

再

思

識

耶

穌

剖析耶穌「甚難」之言

歐果維著 鍾越娜譯

再認識耶穌——剖析耶穌的「甚難」之言

作者：歐果維

譯者：鍾越娜

出版：美國活泉出版社

P O.Box 10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總代理：基道書樓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界限街148號地下

電話：338-7104/傳真(852)338-4457

(澳洲)基道書樓Logos Book House

432 Wattle St ,Ultimo 2007, N.S W Australia

Tel: (02)281- 7416/Fax:(612)2-502-3383

設計製作：基道書樓製作部

一九九〇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The Other Jesus

By Lloyd J. Ogilvie

Translated by Loma Y. C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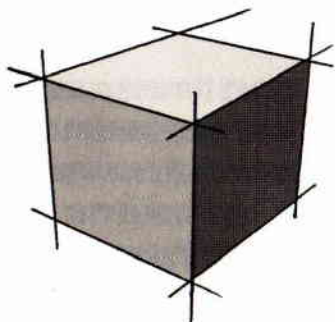
請嚴謹遵守以下守則：

1. 此資料是為不方便地區，方便有能力者，請購書支持聖工。
2. 為了尊重作者版權、避免山寨電子營利版，請勿把此資料在任何網站續傳發布。



目 錄

1. 再認識耶穌	1
2. 奮力掙扎	7
3. 新皮袋裏的舊酒	23
4. 卡在鍼眼中	39
5. 優先的定奪	57
6. 懼怕贏	71
7. 心靈的防火門	91
8. 惟一神不能赦免的罪	103
9. 愛的試驗	115
10. 時候到了	129
11. 竊取榮耀	143
12. 被召與選上	153
13. 錯過天父的筵席	163
14. 你的魚在那裏？	179
15. 次要之事的引誘	199



1 再認識耶穌

「衆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可一22）。

再認識耶穌，我不是要介紹你一個不同的耶穌，而是要和大家思想這位耶穌被遺忘，忽略，錯過的一面。

在現今自我意識高漲的世代，耶穌的另一面對我們常常成了陌生人。祂不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那一位耶穌——天性隨和，脾氣溫柔，我們一招喚，便前來協助解決難題。這樣一位文質彬彬，仁慈善良，卻無異於「小聽差」的耶穌，只會窒礙我們靈命的增長。蕭 (Shaw) 說：「這是現代人假慈悲的發明，福音書卻不能爲它作證。」

耶穌的另一面是聖經裏清楚記錄的——強壯有力、充滿挑戰；祂不僅只是安慰者而已，也面

2 再認識耶穌

對我們，且拒絕在我們生命中居次要地位。祂呼召我們接受生動的門徒訓練，踏入刺激的冒險。雖然祂按我們的本相迎見我們，但因着深厚的愛，便不肯讓我們留在原地不動。

在我們受到傷害時，這一位真實的耶穌固然會給予溫柔的撫慰，但祂也會毫不留情地揭露一切攔阻我們成為祂忠僕的事。祂的愛與赦免無與倫比，但祂的要求也斬釘截鐵。祂是主，掌管天國大權，祂也是衆生之王，呼召我們將自己所有的獻上。

本章標題「再認識耶穌」並非故作驚人之語，也不是暗示要在此介紹新近發現書卷或文獻裏的耶穌。事實上，作者只是誠實的指出，近代基督教由於處心積慮要去接觸受傷害的人，結果幾乎專門強調耶穌是隨時候教、予人援手的一位。對一般剛接觸者，這還無妨，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從這一角度認識祂，就無異否定了祂對我們的偉大期望。

我們的需要將我們帶到耶穌那裏。知道祂是良友，永不離開我們、丟棄我們，是好得無比的。祂確實會在我們孤單時伸手扶持，困惑時指引方向，灰心時給予鼓勵。我們若慘遭失敗，亟需赦免，渴望保證，確實十分需要祂。但這樣會導致一個危險，就是將耶穌局限為僅僅是我們的「解決問題者」。

我們可能變得和我的一位朋友一樣，他總是

在遇到危機時才和人連絡。每一次他打電話或寫信給我，都是因面對了難題。我只要一在信箱裏看到他的便條，就會不禁喃喃地說：「這回山姆又怎麼啦？」

有一天我終於問山姆，爲甚麼他只在碰到麻煩時才和我連絡。他對這個問題頗感困惑，有些訝異。我們談了一會兒，他開始明白，他一向都認爲，只有在遭遇危機或有特別需要時，他才能吸引別人的注意。他這種想法是有原因的。追溯童年，他記得父母惟一注意他的時候，就是他碰到麻煩時。多年以來，他一直把這種印象投射到他的朋友身上。

我們繼續談下去，山姆開始看見，他對主的態度也同出一轍。他與主的關係差不多只局限在他遭遇困難的期間。他太專注於自己的計劃和需要，以致於從未真正去認識耶穌，享受耶穌。更糟的是，他一心要主成就他希望作的事，以致錯失了主爲他所訂的計劃。

我們也一樣，常常要耶穌照我們的計劃施加援手，卻聽不見祂爲我們預備的精采計劃。祂召我們去嘗試先前認爲不可能的事。祂催促我們接受挑戰，因這些挑戰需要我們向祂支取遠超過我們想像的能力。祂向我們展示一種生活，是我們從未夢想過的。

今日教會內、外的人所需尋找的，就是認識耶穌另外這一面。我們好像帆船，在波濤洶湧的

4 再認識耶穌

海洋上起伏漂盪，等待一陣風將帆鼓滿，使我們照着天地之主的藍圖航向祂的目標。

有時聖經所記的這位耶穌也口出「甚難之言」，讓我們大夢初醒。祂驚人的挑戰令我們瞠目結舌，但祂同時也應許要幫助我們通過挑戰。耶穌的「甚難之言」讓我們面對福音的另一面——即跟隨基督的人，所領受的託付是何等重大、驚人，具有何等的潛力。我們卻常常忽略這一類言論，避免面對其中的教訓。

這類教訓有些非常難懂，初看之下簡直不知所云。我們會說：「到底耶穌真正的意思是甚麼？」而經常一掠而過，自言自語地說：「但願有一天我能明白；至少現在無法瞭解。」這些甚難之言就像隱藏的財寶，除非我們在主的幫助之下將其挖掘出來，否則對我們並無任何意義。另有一些則像海島，我們必須繞行再三，直到找着登陸點，曉得從何處作更深的理解。

有些甚難之言是因難以實行。我們喊道：「誰能活出那種生活？這個挑戰非我能力所及！」這正是耶穌期待的答案。祂說：「靠自己你當然活不出我的要求，我也無意令你單闖獨鬥。我要住在你裏面，給你能力和勇氣。」我們聽了之後，遂發現這些甚難之言裏正包含着耶穌訓練門徒的範本。我們若膽敢靠祂的力量來活，就會開始明白祂的心意，在祂的道路中成長，越來越像祂。這樣，我們就能超越傳統宗教的陳腐窠臼。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使耶穌的一些話語成為「甚難」。這些話彷彿雷射線，刺入我們心靈最堅硬之處，引起內在的爆破，產生新的秩序，價值和態度。我們被迫去重新估量我們的偏見和反應。生平第一次，我們的生活被整個翻轉過來。認識耶穌的另外一面，會吹掉我們保留態度的頂蓋。我們發現，這位主不單單給予幫助，也施行醫治；不單單顧念我們的需要，也要求我們用體貼的心去服事他人。我們被提昇起來，離開矛盾的困境，進入果斷、堅定的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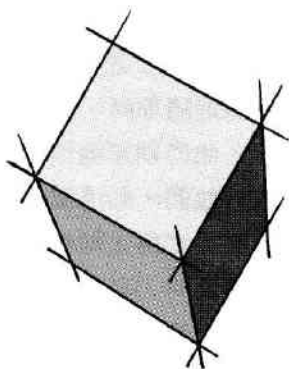
最近我對這些「甚難」的話語作了一番研究，重新發掘出這耶穌的另外一面。這本書因而誕生。我也再度更新了信念，深信生命和靈程的長進，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接受耶穌在這許多嚴厲、難懂的話語中所提出的挑戰。如何將祂置於生命首位、以及如何完全發揮生命潛能，祕訣全在其中。

四福音和啓示錄有不少這一類「甚難」的話語，是耶穌或在服事生涯中說的，或在復活以後向小亞西亞教會說的。有些聖經學者將其歸納為一百五十多則；有些則統計為七十則左右。

我從其中選擇了十五則。這些話語越過今日表面的關心和需求，向我們最深處的需要說話。以下各章將逐一討論這些「甚難之言」，其他相關的經文，也會一併說明。我們將逐步發現，我們真正的需要是有希望得到滿足的。

6 再認識耶穌

我們的生命——包括現今的和永存的——端
賴於再認識耶穌的另一面。



2 奮力掙扎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的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約六53～56）。

爲了介紹這位耶穌的另一面，我願意首先舉出使許多門徒感到困擾的一段話。他們都說，「這話甚難，誰能聽呢？」（約六60）。讓我們先來看看耶穌說那段話之前發生的事。

當時耶穌剛剛行過用五餅二魚叫五千人吃飽的神蹟。那一羣跟隨祂的人，正如當今許多只顧自己、追求慾望得滿足的人一樣，他們被耶穌吸引，只是因爲祂能滿足他們膚淺的慾望。

稍後，這一羣熱情洋溢的跟隨者，沿着加利利海追隨耶穌，直到迦百農，祂卻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期望祂作的事，是何等有限、狹小。祂告訴他們，祂渴望滿足他們內裏更深的飢渴。祂大膽地宣稱，祂是他們生命的糧；又說，凡來到祂那裏的，必永遠不餓，信祂的人必永遠不渴。這是何等的應許！

人羣被這個大膽的應許震懾住了。祂說祂是從天上來的，更令他們大為吃驚。他們驚訝地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麼？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麼？他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這個問題導致耶穌進一步的聲明，祂宣告說，祂最終的目的是要賜下永生。

難怪猶太人彼此議論耶穌這番話的含義。他們原先的奉承變成了尖刻的批評。我很感激他們表達了他們心中的藐視，因為這帶出了這一位耶穌那充滿希望的甚難之語：「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的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約六53～56）。

這比喻的含義

如果說那些有意跟隨祂的人原先感到驚奇，現在他們更是目瞪口呆了。我喜歡「新英文聖經」

的譯文，該處將門徒的反應譯為：「這話實在不是我們能消化的！為何要聽呢」（約六60）。

我們也可能有相同的反應。這番難懂的話起初聽來似乎有些噁心，令人厭惡，除非我們真正能瞭解耶穌所使用亞蘭文成語的含義。

如果將這段話與當時有關人體的用語相較，就容易明白耶穌的意思。在耶穌的時代，一般人如果工作過度，以致精疲力竭，往往會說：「我已經吃了我的身體，喝了我的血！」換句話說，他們已經將全副精力用在工作上了。同樣，當一個領袖呼籲跟從者毫無保留地為他盡忠，他也會要求他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此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要求絕對效忠、擁護的隱喻。

在我們批評耶穌這話過分露骨之前，不妨先思想一下我們平日如何使用像「肉」「血」「心」這一類的詞。

我們常常說到「血汗」一詞。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黑暗的時期所說的話，迄今仍常被人引用，他鼓勵他的百姓獻出「血，汗，和淚」來。我們也常常稱那些需索無度的人為「吸血鬼」。至於那些對我們要求過高的人，我們往往會回上一句：「你打算怎樣？要搾乾我的血不成？」

這些句子當然不能照字面來詮釋，但它們確實表達出，我們的思想、感覺與肉體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若有人用隱喻強調他全心的支

持：「我身體的每一根纖維都和你站在一邊」，我們當然能明白他的意思。

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這種想法可能會冒犯我們的感受。但我們若真能把握住祂話語的含義，就會明白，這建議乍看之下似乎涉及食人肉，實際上乃是在邀請人進入更忠實、更密切、更合一的關係中。這一位耶穌發出呼籲，要人與祂建立一種更高的關係；祂也應許賜下完成這工作的能力。

那麼，耶穌的跟隨者爲甚麼強烈反對這番話呢？這話「甚難」，不是因爲他們覺得難以明白，而是因爲他們瞭解得太透徹了。祂大膽地呼召他們接受祂是神的兒子，將生命獻給祂。爲這緣故，祂應許要永遠滿足他們屬靈的飢渴，並賜給他們永生。難道不是每個人都渴望得着這些嗎？不然，因爲它附帶着一個條件：必須全然忠於這位賜下永生的主。耶穌的跟隨者是宗教人士，對神卻沒有切身的認識，他們拒絕祂的強烈呼召，不願意完全獻身於祂。人生所以有掙扎，是因爲許多屬靈的需要未得滿足。主所要求的，只是接受祂作生命的主。會不會因爲他們太習於掙扎，以致於無法相信一旦完全順服耶穌，生命就會全然改觀？

習於掙扎

我相信有許多人是爲了能繼續掙扎下去而在

苦苦掙扎。我們已經習慣人生的掙扎場面，所以甚至會與那位要解決我們各樣難處的主爭鬥。

你認為你最大的掙扎是甚麼？最近我向我的會衆和全國電視網的觀眾發出了這個問題。

有一位觀眾的回信頗令人吃驚。「掙扎？我的整個人生就是一場掙扎。爲甚麼？我知道解決之道是將生命交給基督，但有一個人擋在路上，攔阻我這樣作。他說我會失去控制的，反而於事無補。這個絆住我的人是誰？就是我自己！」

我讀遍幾千個答案，但那人誠實的答覆一直盤旋在我心頭。我開始越來越關心一件事。每當我要求人們分享需要和問題，同樣的挫折感一再浮現。今日人們仍在掙扎，同樣的掙扎週而復始。我常常不斷從同一個人聽到同樣的問題。是不是我們已經在掙扎裏發展出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這導致我對美國基督教現況產生了一個不安的結論。許多基督徒成了習慣性的掙扎者。我們與生活壓力掙扎，與難以相處的人掙扎，與挑戰掙扎。我們在微小的掙扎上呼求耶穌賜力量，卻不讓祂來解決最大的掙扎。

我們裏面最大的掙扎就是企圖主宰自己的生活。論到接受耶穌作救主，讓祂來赦免、安慰我們，這並不困難；但是要接受祂作爲我們生命絕對的主宰，管理生活中一切的難處，卻非易事。若要從祂那裏領受能力，以面對日常生活的難題

12 再認識耶穌

和死亡的恐懼，惟一的祕訣就是將生命完全降服、奉獻於主。只有順服祂的主權，我們才能於今生和來世享受祂所賜予的豐盛生命。

若缺乏毫無保留的降服，我們就會一直過着屬靈乞丐的生活。似乎我們已經習慣於捉襟見肘的生活，但耳邊聽到的卻是，「你所承繼的產業無以計數！」我們感到驚訝，但因長久以來慣於為生活奔波、憂慮，我們已經不會去倚賴那分產業。

格林海蒂 (Hetty Green)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去世時留下了一百萬以上的遺產。但她生前卻活得一貧如洗。此外，她對於公益事業更是一毛不拔。她的一生都是在苦苦掙扎中度過。為了省燃料，她只以冷燕麥裹腹。即使寒冬，她也從不使用暖氣設備。她的外表潦倒落魄。她的兒子因腿疾必須就醫，她卻一再延宕，企圖尋找免費的醫療機構。再三延誤的結果，她兒子的腿最後不得不切除。海蒂腰纏萬貫，卻活得像乞丐。

我們中間許多人在屬靈上也是這樣。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患難中的一針強心劑。我們更需要明白：只要我們將生命獻給耶穌，就能承繼豐富的產業。祂是全能的主，執掌王權。尊祂為主是填滿內在飢渴的關鍵。

打破既有形式的能力

獻身可以使我們脫離不斷掙扎的舞臺，但這

種獻身必須十分明確。許多人相信耶穌，卻從未作過獻身的禱告。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最主要的意義就是獻身成為祂的跟隨者，將我們的心思、意志、情感、身體完全交由祂管理。獻身之後，接着就是交出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我們的人際關係、工作、金錢、未來的計劃和盼望。然後我們可以將目前面臨的掙扎列出清單，一項一項交託給耶穌，尋求祂的引導和介入。

作了如此徹底的獻身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耶穌這句難懂的話作第二步、更深一層的探討。吃耶穌的肉，喝祂的血，意思是接受祂為我們所成就的事。這便保證我們永遠不必再忍受這類掙扎了。

持久的營養

耶穌呼召我們吃祂的肉，就是生命的糧。祂在信息中使用的「肉」，在希伯來文中意思是人性。祂提到自己的肉，乃是意指祂的道成肉身。祂，這位神的兒子，永恆的「道」，神最終極的道，竟「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要因這一崇高的事實得飽足。在這心靈的盛宴中吃喝，可以滿足我們靈裏的饑餓。我們滿懷驚歎，默想祂為我們所作的——「成了肉身。」這是我們百嚼不厭的美味，其豐富的營養可以為我們全然消化。

耶穌所賜的糧就是祂的生命，祂是賜「生命

給世界的」。基督，以馬內利，在加略山爲你、爲我而死。我用那代贖的祭物餵養靈魂的飢渴，知道從此以後再也用不着經歷饑餓的痛苦了。神愛我，徹底赦免了我的罪。我不必擔心自己所值多少。基督將祂的身體，祂的肉，祂的生命給了我。我也不必懼怕死亡，或憂慮死後的生命。我一旦吃下了十字架的事實和真理，就得到永生的確據，相信我將永遠活着，有天堂爲我存留。這種新的認識使我不得不發出呼喊：

我不斷思念十架，
閉上眼睛仍看見
殘酷釘子荊棘冠
耶穌爲我而受死。
即使親目睹祂死，
或許亦只能看出，
祂心中燃燒愛火，
極微小之一部分。

我們越多想到那愛，就越容易看到這愛在我們身上的意義。耶穌的死不僅帶給我永生，並且賜給我每日、每時都能經歷的豐盛生命——那是極其豐富圓滿的生命。

每個人都渴望，餘生能完全活出基督在我們裏面所要活出的樣式。這不單是要祂幫助我們通過日常生活的挑戰和患難；若我們真正抓住祂的應許——祂所有的生命我們也可以得着——我們

就真正在「喫祂的肉」了。祂呼召我們像祂那樣去愛人，寬恕人，像祂那樣去醫治人的心靈、身體、人際關係；像祂那樣無私地犧牲、服事。這一切也是這句難懂話語中所蘊含寶藏的一部分，而和我們內心的剛硬部分正相牴觸。基督的糧是賜給門徒的。我們會說：「不可能！我們怎能像耶穌一樣生活？」

喝基督的血

事實是，除非我們同時吃祂的肉，喝祂的血，否則便不能像祂那樣生活。我們能夠體會耶穌的門徒爲甚麼被這個挑戰所震驚，但我們發現，今日要明白和實現這點，也非易事。「喝祂血」的觀念使他們裹足不前。祂站在他們面前，血管裏流着活生生的血液。而現今我們的主已復活。我們怎能喝一個「靈」的血？我們今日喝基督的血，究竟是在喝甚麼？

希伯來人對血的觀念，根植於一信念，即動物或人的血是代表生命。這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時代，他說：「血是生命」（申十二23）。對我們而言，喝基督的血就是支取祂的生命。祂用這個隱喻，將住在祂裏面、與祂聯合的意義生動地表達出來。祂自己如此解釋：「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約六56）。

葡萄樹和枝子的比喻也闡明同樣的真理。「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

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十五5）。這是基督在我們裏面的奧祕聯結——是奇妙的能力，導引我們活出祂所應許的豐盛生命。祂對我們說：「你必須將我的生命帶進你裏面。我必須住在你的思想裏，從你的情感中湧流出來，直流過你的身體。我的心思要成為你的心思，我的意志要成為你的意志，我的優先次序要成為你的優先次序，我的力量要成為你的力量。」

一個重要的確據

如今我們看出，這句難懂的話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確據。耶穌不僅呼召我們效法祂的榜樣，祂也邀請我們消化祂自己，祂的靈，祂的生命。我們喝祂，就是吸入祂的生命，祂的教訓，祂的性格，祂的道路，祂的美德，祂的智慧。

「效法基督」並非像字面上這麼簡單。我們的確可以模倣不像自己本性的事。但努力去作耶穌所作的，甚至問，「耶穌會怎麼作？」只不過是「效法」最淺的層次；今天許多基督徒還是憑自己的努力，活在這個層次中。這不是耶穌的應許。祂要將內住的靈賜給我們，提供激勵與啓示；並非短暫的經歷，而是永久的聯合。這些乍聽之下甚難明白的話，實際上就像答應給快要乾渴致死的人一杯水，給快餓死之人一盤食物。

一些嚴肅的問題

或許你心裏會浮現出一些問題。我們爲甚麼會阻止自己渴望被基督的靈充滿？爲甚麼我們總想靠自己的力量活出基督徒的樣式？爲甚麼我們會對掙扎不已、上下起伏不定的屬靈生活感到滿足？

這句難懂的話所以難，是不是因爲我們害怕失去對自己的控制，或害怕內住的基督要我們去成就的事？如果祂真的打算透過我們繼續祂的事工——我深信是如此，那麼我們一定會思想，究竟要付出多少代價。

拿撒勒人耶穌在世上服事的時候，爲了照顧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個人生活。祂的生命爲了人的需要而完全獻出。祂服事人，卻不求人的服事。祂所愛、所寬恕的人，依我們的標準並不值得愛、不值得寬恕。祂幫助病患和受苦的人；祂伸手觸摸麻瘋病患，和被社會棄絕的人。我們是否擔心，祂要藉我們作同樣的事？

當我們思考喝基督之血的含義，就會不禁和那些人同聲說：「這話甚難！」但耶穌沒有改變祂的要求，使這話變得容易些。跟隨祂的人有些離去了。原先一腔熱誠、緊隨不捨的旁聽者，紛紛掉頭而去。他們發現還有別的事情更值得花時間和精力。約翰記錄了當時的情形：「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約六66）。今日的宗教領袖若收到類似的報告，一定會大驚失色。

如今情況是否相同？我們是否因吃基督的肉、喝祂的血要付的代價太昂貴，而裹足不前？這話對我們而言是否太難？我們是否甘冒風險，接受祂道成肉身的完整含義，邀請祂來住在我們裏面？

這位耶穌想知道答案。祂問我們相同的問題：「你們也要去麼？」

坦白說，有時我們的確如此。有時出於自私和驕傲，我們情願再任意而行，照自己的意思生活。有時我們甚至真正「離開」了，不再作門徒，卻仍活躍在教會裏，裝得像真門徒一樣。

但在我們內心深處，仍然有一個「人」，是耶穌可以信得過的，那就是真我。在內裏深處，我們知道真正的重點。我們和彼得一樣，對於主再度要求我們重申對祂的委身，感到相當驚奇。「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約六68）。

我們若真相信這一點，就可以看見，在靈命的增長上，耶穌這句甚難的話如何帶給我們克服掙扎的祕訣。吃基督的肉，喝祂的血，實際上就是接受祂的靈，開始長大成人，如保羅所說，「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13）。

基督的豐富

基督的豐富包括祂的心意成為我們的心意，祂的本性成為我們品格的本性，祂的氣質成為我

們的個性，祂的意志成爲我們意志的方向，祂的能力成爲我們行動的力量。

一旦我們順服，讓內住的基督來塑造內裏的生命，我們就能面對外在生活的掙扎。每一個新的挑戰或難處，便是要我們再一次在祂的豐滿裏成長。我們應當感謝祂，因爲祂必以祂豐滿的智慧、知識、和異象，來引導我們的思想、行爲。原本煩擾我們的生活壓力，反倒成爲良機，使我們得以在基督的豐滿裏進一步受塑造。我們在思想和行爲上每一天都與祂有更深的合一。

爲基督的豐滿成形在我們裏面祈求，可以抒解生活中三種最艱難的掙扎。第一，是與我們人類本性的掙扎，包括我們的思想、內在的感覺、與自私。想要改變自己，簡直就是一場無盼望的消耗戰。各種解決之道，改進的策略，自我訓練的努力，只能改變我們本性中極小的部分。但我們若承認失敗，求基督的豐滿來改變我們，祂就進來，不斷以奇蹟使我們更加像祂。

第二，我們可以脫離企求全備的掙扎。我知道自己不夠應付生活的各種要求，但也知道基督是萬能的。沒有任何問題祂不能解決，沒有任何人祂不能愛，沒有任何挑戰祂無法應付。因此，基督會在我裏面、在我周圍動工，賜給我靠自己無法作到的結果。

第三，我們不必再憂慮未來。我們可以確信，主所允許發生的事，必然有其用途，能使我

們在祂的豐滿中成長。我們可以安然無虞。將來要面對的每一件事，都是新的機會，以擴展祂在我們裏面形成的品格。

這一切都基於一虔誠的信念：道成肉身時，神的靈完美地與耶穌的人性結合，同樣，祂的靈也可以用極有能力的方式住在我們的人性裏，使祂在我們裏面成形。我們越多將自己的生命向祂降服，祂就越能塑造我們成為祂的樣式。這是終生之久的過程，祂的塑造之工永無止息。

真正的基督徒

今日我所目睹最興奮的一件事，莫過於基督徒真正得到更新。這一位耶穌正向這一代以自己的需要為中心的基督徒進攻，他們原先非常滿足於自己不冷不熱、柔軟溫和的信仰。他們本來只要耶穌滿足表面的需要，然而祂內住的靈使他們徹底改變了，祂正在滿足他們更深的飢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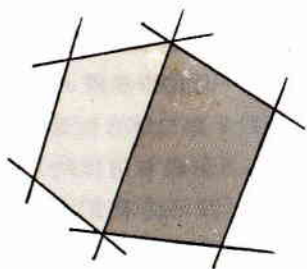
這和當初耶穌說這句話時，跟隨祂之人的反應大異其趣。有些教會或宗派的人數或許會一時縮減，但要不了多久，這些當代被聖靈充滿的門徒將發現，這句「甚難」的話實際上是替教會帶來新契機的寶貴應許。

四種特色

這種更新運動有四種特色，我們也可以擁有。(1)今日對耶穌認真的人，已經重新向基督委

身，以祂為生命的中心。(2)他們已經邀請祂的聖靈住在他們裏面。(3)他們不斷藉着讀經來吃祂的糧。這些難懂的話語成為訓練他們作門徒的範本。(4)內住的主正引領他們忠心地宣揚祂的恩典，付出重大的代價來事奉祂。

這一位耶穌正在行動，祂要使我們脫離為掙扎而掙扎的困境。



3 新皮袋裏的舊酒

「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路五39）。

我服事的教會位於好萊塢一條繁忙的道路上，爲了吸引過往行人的注意，我們豎立了一塊巨大的招牌，不僅標明教會的名稱，也宣佈下一週主日講臺的題目。

有一週，我的講道題目正是本章所用的標題，結果引起不小的騷動。不信主的人以爲我打算討論酒的事而大感驚訝。而有些信徒自認爲頗熟悉聖經，他們擔心我的題目是否錯誤。其中不少人打電話來指正。有一位甚至沾沾自喜地指出，我在用字上弄顛倒了。

他說：「我這週每天早晚開車經過教堂時，都會面對你的講題。我猜想你打算講皮袋的比喻。若真是如此，你就用錯了字。正確的題目應

該是舊皮袋裏的新酒。」

「你說的沒錯，」我回答，「但那是比喻的前半段。第二部分就是講到新皮袋裏的舊酒。」

「聖經有這樣的記載嗎？」他的語氣充滿挑戰，「我可從未讀到這部分。」

「當然有，」我說，「請查閱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節。耶穌固然關心新酒裝在舊皮袋裏，但也同時關心舊酒裝在新皮袋裏的問題。」

「好吧！」他回答說，「這個禮拜天我會去聽道，並且手中拿着我的聖經，隨時查對你所講的。」

他果然履行諾言，進行挑戰。他坐在講臺前的第一排位子上，手裏攤開聖經。我可以看得出，他和某些信徒一樣，面露驚訝神色，因為他們發現在路加福音裏，耶穌結束有關皮酒袋的比喻時，用了很奇怪的結語：「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路五39）。

你也許會奇怪，為甚麼我將這段話算作難懂的話。它聽起來如此簡單，不過是一個品嘗酒味的人偏好陳酒的敘述而已。這話有何難解？乍看之下似乎不難接受，也不難明白。但是如果我們瞭解耶穌此處的用意，就會知道這話確是「甚難」。

從三個層次來聽

要明白這話的意義，必須從三個層次來聽。

首先，我們必須透過當時在場聽衆的耳朵來聽。其次，必須透過路加寫這本福音書的對象——第一世紀的信徒——之耳朵來聽。最後，必須用我們這二十世紀的耳朵來聽。我們可以透過這三個層次，抓住其最深刻的含意，對皮酒袋的比喻有新鮮的領悟。這個比喻的背景如何？爲甚麼路加要將它和後面的結論並列記載？它對今日的我們有何意義？

背景

皮酒袋的比喻是耶穌在迦百農說的，目的在回應文士和法利賽人對祂事工的批評。就在記這則比喻（路五36～39）之前，路加記載耶穌所言所行如何令宗教領袖大不以爲然。

當祂正在一個擁擠着人潮的屋子中講道、教訓人，忽然有四個人，拆開房頂，縋下一個躺在褥子上的病人。他們再也不能等待了，必須及時讓他們的朋友接近耶穌。可以想像那些宗教領袖對此情景的驚愕，而他們對耶穌的反應更爲驚奇，祂不但醫治了那人，並且告訴他，他的罪已蒙赦免。他們再一次指責耶穌，說祂講僭妄的話。那些惱怒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說：「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這一位耶穌——罪人的朋友！

接下去，我們看見耶穌走在街上，祂遇見一

個名叫馬太的稅吏。當時稅吏被視為羅馬人的走狗，普遍為人憎厭。他們在迦百農的大道上徵收進、出口稅。他們不僅徵收安提帕 (Antipas) 所要求的稅額，還額外搾取納稅人的口袋，將多收的稅納入私囊。猶太人恨惡稅吏，視之為仇敵。但耶穌不只視馬太為稅吏，更視他為一個需要愛和饒恕的人。

耶穌與稅吏交談，就夠令人側目了，何況祂竟然又應邀前往他的家吃飯。祂與馬太的朋友們同桌而食，其中不乏稅吏和被猶太人劃為罪人、下等人的人士。

似乎這還不夠，文士和法利賽人發現，耶穌的門徒竟然不遵守禁食的規則，如此一來，他們更是怒不可遏。當時凡是好猶太人，都應該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禁食。很少人知道為甚麼要禁食，只是視為宗教責任，奉行如儀。

為了答覆他們對門徒的批評，耶穌解釋說，門徒與祂的關係就如同於婚筵。在那個時代，人們往往花上一個星期的時間與新郎、新婦一同慶祝婚禮。根據拉比的規定，在那一星期當中，新郎和賓客可以免除一切宗教儀式，包括禁食在內。

耶穌問：「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路五34～35）。耶穌藉此聲明：祂就是新郎，和祂生活在一起是

值得慶賀的喜事。祂同時暗示，祂已知道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密謀。祂知道他們想除去祂，是因為祂不理會他們那不勝枚舉的條文規章。

傳統受威脅

耶穌所威脅的是官僚的傳統。祂並不反對律法和對神的敬虔。事實上，祂不斷呼召人將神放在生命的首位。然而文士和法利賽人只固守過去歷代建立的人為傳統，拒絕作任何調整或改變。

如此我們便可以明白，耶穌所說補衣服和皮酒袋的比喻，以及人們喜愛陳酒的那句話，含義何等深遠了。「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補在舊衣服上；若是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並且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新酒必將皮袋裂開，酒便漏出來，皮袋也就壞了。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裏。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路五36～39）。

以新布補衣服的比喻，首先道出耶穌將要陳述的重點。祂傳講的神國，祂的福音，祂的同在，祂的喜樂都是祂賞賜給跟從者的新生命。這新生命不是文士和法利賽人所堅守的傳統，那些就如舊衣服一般。耶穌是彌賽亞，神的道，祂來不是要修補或保存儀式條文，因為這些外在的宗教形式正妨礙了人與神的相交。這個比喻本身是一種警告。從新衣服撕下的一塊布，由於未縮過

水，會把舊衣服弄破。何況，它與舊衣服毫不相稱。在基督裏的新生命不能僅用來保存舊的宗教規則和條文。

由所知啓發

接着，耶穌用另一個耳熟能詳的比喻來強調祂的重點。皮酒袋的比喻，是運用聽眾所熟悉酒發酵的原理。請留意耶穌如何採用人所熟知的事物，來教導他們所不知道的。祂利用他們已經明白的，來傳達他們必須知道的事。

門徒和文士、法利賽人都明白將新酒裝入舊皮袋的危險。在耶穌那個時代，酒是放入羊皮裏發酵。他們把山羊的肉，骨，內臟除去之後，將皮放在以刺槐木燒着的火上烘乾，然後縫上開口處。皮的頸部成了袋口，未發酵的葡萄汁經由此處倒入。全部裝滿了，就封上頸部，開始發酵過程。

一旦發好酵，皮酒袋會被撐得鼓鼓的。酒用完了，空的皮也乾了。它變得很堅硬，失去原先的柔軟性，再也不可能伸縮。這時的皮袋只能裝水，不能再裝酒了，因為酒一旦發酵，就會撐破皮袋，使酒和皮袋都無法再使用。

比喻的含義

我們必須確實明白主的比喻。新酒代表祂有關神國的新教訓。從路加的眼光看，它亦代表耶

耶穌的應許，就是祂要住在跟隨祂的人裏面，並在五旬節時實現這應許。對我們而言，新酒就是耶穌自己，祂是我們生命的主，是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

至於皮酒袋，也必須弄清楚。當然，耶穌是以此指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但祂也指當時在場聽到這比喻的每一個人，他們都是皮酒袋，要盛裝祂的福音，那活潑的、激動的、可以改變生命的能力。

祂對我們的期許不亞於此。我們也是新皮袋，滿有伸縮性、可塑性、調整性，不僅盛裝耶穌革命性的教訓，也承受祂的內住和同在。我喜歡將我們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視為今日盛裝基督新酒的皮袋。

一個難題

若要將這項特權應用在實際經歷中，我們內心難免會浮起一個疑問，是這個比喻沒有直接提供答案的問題。如果皮酒袋只能用來發酵一次，那麼這個比喻如何解釋我們的需要——每一天我們都要重新被基督的靈所充滿？由其含義看來，我們應該帶新皮袋到基督面前，即以敞開的心思，受教的心靈，順服的意志來迎見主，熱切尋求祂的指引。每一天都必須如此。

這個挑戰非同小可。正如文士和法利賽人一樣，我們很容易從傳統中獲取安全感，而不願意

改變。我們在日常生活經歷到主的能力，便感心滿意足，卻害怕任何新的挑戰。我們越心懷畏懼，想要保持在基督裏現有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皮袋就會越變越堅硬，缺乏彈性。

難懂的話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來，耶穌對新酒和新皮袋的比喻所作的結論為甚麼難懂。我們對自己在基督裏成長的階段甚為滿意：「還是舊的好！」我們很贊同諸如此類的話：「給我舊有的宗教吧——對我而言，它已經夠好了！」但我們真正的意思是：「讓我停留在原地吧！我該知道的都已經知道了。我對自己目前所擁有和所經歷的都很心滿意足！」

有一種看起來很基督徒化的法利賽派思想，極容易侵襲我們。我想這正是路加將這句難懂的話載入福音書的原因。路加與使徒保羅一同出去傳道時，有許多次親眼目睹早期的基督徒反對個人在基督裏的成長，又攔阻福音傳向外邦世界。路加對那些人頗熟悉：他們欲將基督教局限為猶太教的一支，並且堅持，所有歸向基督的人，在加入教會之前，必須先變成道地猶太人的樣子。當時許多初信的基督徒也同樣受到困擾，他們很快就滑入舊有的個性和思想型態裏，沒有繼續勇敢地學作門徒。路加感覺有必要記載下這段難懂的話，不僅為要解釋耶穌那個時代法利賽人拘守

遺傳，同時也要指出，許多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舊皮袋。

· 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二十世紀末期的我們。我們很容易為令人欣慰的觀念、既定的態度、和自滿自足的心態等類之「陳酒」陶醉。

新皮袋裏的舊酒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更嚴重——裝在新皮袋裏的舊酒。我們每天禱告，求主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生活中；敬拜時我們也高唱獻身的詩歌。我們中間有些人已參與更新運動，為自己 and 教會尋求新的能力，然而大多數人不得不承認，他們尚未得到新的屬靈能力，去面對生活中所遭遇頭痛的人物和問題。在詩歌、講道、小組討論、禱告、和團契之後，我們還是無法感覺被聖靈充滿，行動也缺乏能力。原因何在？

我認為，那是因為我們給主一個皮酒袋，卻想裝入舊酒。陳酒在新皮袋裏有何作用？它只是沉澱在那裏！

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一些基督徒，他們一方面試着作新酒袋，一方面又對代表過去所知道、所經歷的「陳酒」念念不忘。有一次我去拜訪一位知名的五旬節派領袖，他說，「去幫助那些願意獻身、將自己向主的靈敞開的人，實在是一項挑戰。我們中間有些人對自己所受的靈洗，以及熟悉的教會生活和敬拜方式如此自豪，以致於很難

幫助他們經歷到主每一天所賜下的智慧和能力。使一個復興運動者更新，和讓一個五旬節派的人重新經歷五旬節的能力，都是很大的挑戰！」

我們也可能陷入同樣的光景。我們珍惜那些脫口即出、得心應手的屬靈句子，一再重複許久以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卻未對主現今在我們裏面成就的工作感到喜樂或興奮。如果我們發現，別人的經歷和用詞與我們不謀而合，問題便更形嚴重。我們很自然就會加入他們，集結而成爲一個「舊酒協會」。

最近我們教會的情形卻正好相反。我很感謝神，許多位長老不單每天向基督呈上新的皮酒袋，並且渴望被祂的新酒裝滿。這對一個有復興傳統和普世領導權的教會並非易事。我們的傳統加上過去光榮的記憶，很容易使我們拒絕接受今日基督要澆灌下來的能力。我們發現，教會必須不斷成爲新酒袋，領受主在佈道事工計劃、敬拜等各方面所預備的新鮮能力。只是新酒袋裝上了新酒，才能應付這個挑戰。

白德的故事

我的朋友白德是新皮袋裝上新酒的最佳例子。他是一個忙碌的影片製作人，但他對主最優先的獻身是在教會擔任長老。有一天他對我分享發生在他生活中的一件事。他告訴我，幾個月以前他曾對自己說：「如果基督真如祂所說的，是

統管萬有的主，一切能力與喜樂源頭的神，那麼我若不肯每天早晨花一段時間與祂親近，讀經，禱告，我就真是傻瓜或瘋子！」

白德下定決心，每天早晨早起一個小時靈修。他提到自己從這段時間所得到的光照、異象和引導，心中的喜悅和熱切洋溢不已。他每天獻給主一個新皮袋，也每天被新酒所裝滿。結果是，他本人不斷增長，更熱心尋求神對教會所存的心意。這位渴望新酒的長老成了一個管道，神要透過他，將祂對整個教會的新引導流露出來。

新酒協會

發生在白德身上的事，也同樣發生在我們教會許多同工和長老身上。每個主日早晨，我們在第一堂崇拜之前聚集禱告，尋求作新的皮袋，好盛裝主已經為我們和教會預備的新酒；這時他們那種「主啊，我已預備妥當」的靈常常使我大得激勵。然後牧師們走向聖壇，長老們則魚貫成列進入會堂。他們沿着聖壇的臺階站立。敬拜的呼召過後，在風琴的序樂聲中，牧師們跪在聖餐桌的後面，長老則肅立於聖壇臺階上。

許多會友告訴我，這種對主敞開的表達方式很使他們感動，提昇了他們的期許，等待主在崇拜聚會中說話作事。崇拜結束之後，長老們會與決志的人一起禱告，或者為那些在靈命、情感、人際關係、身體等方面需要醫治的人禱告。

我認爲最有意義的，是這種醫治事工不斷在演化，在過程和深度上都有進步。我們學會如何爲人和其多重需要代禱。我們對基督於上一個週日所成就的，永遠不感到滿足。我們學會一件事：每一個主日都需要新皮袋，不管對負責講道的我，或主領敬拜的其他牧師，和作爲禱告導管的長老而言，都是一樣。如果只禱告要作新皮袋，卻又安於昨天或上週的陳酒，則是非常危險的。

新酒是給每一個人的

這一點對教會的每位會友都相同。每個教會的成員中，總會有一些人尚未親自遇見基督，他們需要跨出第一步。但邁步之前，他們應該先聽這個具挑戰性的好消息——作基督徒就是作新皮袋，來裝基督之靈的新酒。那些蒙召多年的基督徒更應記住，他們的揀選，呼召，是要他們每天都作新皮袋。有些人可能變成裝陳酒的舊皮袋。有些人可能祈求作新皮袋，卻仍只存着他們多年前奉獻的舊酒，或抱持着他們原本對耶穌的有限認識。

每天一個新皮袋

如果我們夠誠實，就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我們也和別人一塊高唱：「還是陳的好！」這是可以理解的。每天獻給主一個新皮袋，預備領受祂

聖靈的新酒，這是要付代價的。祂發酵的力量將迫使我們改變思想、個性，以及任何攔阻我們與祂聯結的事物。我們懷疑祂會要我們作超過能力所及的改變。任何人若過分關切自己要付出甚麼，就會發現，這個挑戰使他倍受威脅。

我們珍惜陳酒的原因，是害怕新酒以及它所要求的改變。很多時候我們會說：「我就是這個樣子，別指望我改變。我天生是如此。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就接受我的本相吧！」那些嚷得最大聲，高呼自己有改變的自由之人，很可能是在暴露自己的弱點——不願意讓基督干涉自己的生命。這樣不僅會令人自滿，更無異於爲自己強辯。

只有基督能夠打破這個模式。祂的作法，是向我們啓示，每天作新皮袋，被祂的新酒充滿，是何等喜樂。有時祂讓我們經歷困惑、難題，好逼我們看清自己的面目。有時祂也指出，其他甘願獻上自己作新皮袋的人，經歷了何等奇妙的事，以刺激我們對新酒的渴望。然而，祂最奏效的方法，是不斷賜給我們豐盛的恩典和信心，好讓我們去支取恩典。

這正是祂對我使用的方法。我還記得祂曾賜給我對新酒的渴望。祂先使我對自己這個人感到不滿，然後用兩節經文指引我。第一節是描述祂願意賜給我的豐富恩典，第二節是爲了得到那賞賜，我所需要的應許。約翰福音第一章十六節吸

引住我：「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反覆思想個中含義。

「恩上加恩」，那是一種無止盡經歷不配得之愛的過程。主一直恩待我，但我發現自己只關注於外在的恩典，而沒有活出配得上它的生活。所以我作了一個特別的禱告：「主耶穌，我期望從現今的挑戰和難處中，領受你新鮮的恩典。」

然後這「恩上加恩」的恩典將我領到另一處經文，那裏應許了一項多重祝福。羅馬書第一章十七節，保羅使用了「本於信，以致於信」的句子。我再度求聖靈光照，突然之間我明白了，除開那最初接受基督作救主的信心之外，祂還要教我在特殊事情上倚靠祂的信心。

祂不但引導我預先見到隱藏在前面患難中的恩典，並且賜我膽量去支取祂的能力，作我從來不敢嘗試單獨去作的事。這使我不再眷戀舊酒。我開始每一天都渴望得着新酒。

我們周圍羣衆的需要，同樣也能激起我們對新酒的渴望。我們一旦開始向主呈獻新皮袋，祂就以祂的豐富充滿我們，給我們機會分享祂所賜的恩典和信心所帶來之熱誠、喜樂、興奮。我們被領到需要盼望和鼓勵的人中間。我們會主動去治愈破碎的人際關係。當四周的人驚慌失措，我們卻仍相信神在掌管一切，要從最陰暗的環境中帶出好的結果。新酒彷彿清晨的甘露滋潤我們，這一天都將充滿活力，我們可以盡情地將所領受

的傾倒出來。一旦我們停止湧流新酒，活力便會戛然而止。

面對未來的彈性態度

新皮袋裝上新酒，可以使我們對未來產生截然不同的態度。主使我們變得更柔軟，更敞開，可以接受新的法子去作舊的事。不再拘守成規，反而更能領受祂無止盡的新樣。我們會發現，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喬裝成困難的機會。我們不再是有問題的人，因着主的智慧和更新，反成了解決問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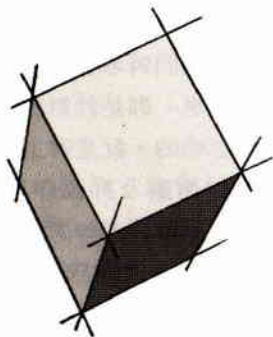
基督這句難懂的話，直接刺入我們心中的剛硬部分；因着剛硬，很多人拒絕改變，或者對目前所享受的恩典心滿意足。我們開始查覺，生活可以多麼一成不變。我們多麼容易墨守宗教傳統。主警告我們，一味珍惜舊有的習俗和慣用的敬拜方式，只會攔阻教會的長進。

我們如何知道自己對這一位耶穌的新酒是否採取關閉的態度？如果我們今天不開始給主一個新的，敞開的，接納的，有彈性的皮袋，那麼我們就是在珍惜舊酒。我們若不再指望每天有新的恩典發生，就是在邁向枯燥乏味的生活。如果我們對主和祂的榮美缺乏新的領受，就是攔阻自己在悟性上長進。我們若沉緬於「美好的往日」，就錯失了主所計劃又新又美的日子。我們若說：「我從來沒這樣作過啊！」就是在重踏舊軌。

新的開始

我的會友中有一位姊妹名叫姍拉，她對這位耶穌非常認真。她每天早晨如此禱告：「又是新的一天。我是新的皮袋，要向祂國度的新酒敞開，向基督，祂的恩典，及對祂的信心和喜樂敞開。今天，我要不斷思想祂，試着作我從未嘗試過的事。我要和我的丈夫、家人、朋友，和主安排我去愛、去聆聽的任何人，分享這新酒。我願意改變，好用不同的方法去盡原有的責任。我所有的就是今天。昨日已成為過去。我既不為昨日的發現沾沾自滿，也不因昨日的失敗耿耿於懷。今日是主給我嶄新的禮物。祂使我作好萬全準備，迎接今天要臨到的事。至於明天？用不着擔心。就像今天一樣，明天將是另一個新皮袋，新酒，新的開始，新的生命！」

我們蒙召作基督門徒的人，都是祂的新皮袋。惟一的問題是，我們是被新酒裝滿呢？還是被陳酒裝滿？



4 卡在鍼眼中

「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可十25）。

我有一個朋友，是典型的「週一早晨講章分析家」。最近他對我說：「昨天的講道不錯，正是那些人需要聽的！」

我真希望聽到他說：「我實在需要這篇信息。平常我總是說的比作的好。我感覺你瞭解我的需要，這篇信息正是針對我說的。」

然而，我的朋友卻相信，這篇講道是為在他以外的每一個人預備的。

在我們批評他自以為義之前，不妨試想我們是否有時也和他一樣。你是否曾規避某些挑戰，因為覺得不適用於你？別人在討論一些難題，而你認為你早已克服了，或從未遇到過，那時你心中是否會浮現一絲優越感？

我們對耶穌那些「甚難」的話可能也會有類似的反應。那是針對別人說的，不適用於我。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財主難進天國的這句話。記得耶穌如何論及那位年輕的官嗎？「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可十25）。

你怎麼回應？或許你鬆了一口氣，想道：「這句話固然甚難，但不是針對我說的。我可能有不少問題，但絕不是財主！」

奇怪的是，我們總認為「財主」是指別人。不僅家境清寒的人這麼想，那些在經濟上相當有成就的人，也不認為自己有錢。甚至家產萬貫的人也只稱那些比自己更富有的人為「富翁」。我只遇見過少數幾個人拒絕致富的機會。

不論我們的經濟情況如何，我們都喜歡金錢，以及金錢所能買到的東西。「財產」對我們很重要，它代表我們的身分。不論我們是否在擔心如何守住已擁有的，或企圖擁有更多，財產往往反而能控制我們。

耶穌這句話是針對每一個人說的。我們愛好物質，因此雖然財產不如財主，卻有財主的問題。我們都有被卡在鍼眼中的危險。

耶穌對那年輕官發出的挑戰，而我們如何回應這挑戰，足以測驗出自己問題的嚴重程度。「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可十21）。馬可接着記載，那年輕官聽見耶穌的話，

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進入故事的中心

如果耶穌向你提出類似的挑戰，你會怎麼作？這個問題使我顯得有些自義，其實我必須承認，耶穌用駱駝難以穿過鍼眼來比擬那年輕官難進天國，也令我頗感不安。

我和你一樣，對耶穌這種「若不……就不能……」的口氣不太習慣。我們都希望能夠一面相信耶穌，一面又可以控制自己的財產。

這就是為甚麼這裏的記載與我們息息相關。它正是當代基督徒被卡在鍼眼裏的寫照。固然，耶穌的比喻是用誇張的手法來突顯祂的重點，但這重點相當銳利，很容易便刺入剖開我們的價值觀。為更深明白這句「甚難」的話，讓我們來探討一下這位年輕官的長處和需要。

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指出，這年輕官有許多值得稱揚之處。我們也和他一樣，感到靈裏極其飢渴。無論在物質上獲得多少成就，內在的空虛仍令我們靠近跟隨耶穌的那一羣人。我們和年輕官一樣，都被耶穌和祂有關豐盛生命的信息所吸引。祂的愛、喜樂、平安，如同磁鐵吸住我們。祂赦免的話語和賜新生命的應許俘擄了我們。我們不禁被主耶穌所吸住。

遇見主

我們暫時把作門徒要付代價的問題擱置一旁。我們惟一關心的是面對面見主，想要個別認識祂，感覺祂友誼的保障。

那位富有的官也到了這個關頭，他對於靜立於羣衆邊緣，聆聽耶穌講話，感到還不足夠。當耶穌離開衆人出來行路，由於心裏奧秘力量的催逼，這位年輕人就跟着跑上來。他到達耶穌面前，四目接觸的一霎時，不禁產生一種奇妙的感覺，混合着景仰與敬畏，他不禁跪倒在主面前。稍爲鎮定以後，他終於道出埋藏在心中許久的問題：「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我們對他的急迫性和這個問題的內容，都頗能有同感。我們在想知道如何成爲基督徒時，會發出同樣的問題。在靈命成長過程中，我們亦不斷會問，我當作甚麼？我必須參與甚麼？增進與基督的關係需要具備那些條件？

對這緊急問題的深奧回答

沒有別的問題能更暴露出這年輕人的屬靈困境。這個短短的問題顯示出他困惑的思想和自信。他謹慎地稱耶穌爲「良善的夫子」，表示他相信，世人觀念中的良善，和耶穌所說的生命品質同爲一物。他認出耶穌是「良善」的。顯然他也自認是一個善人，所以他想知道他還需要再多作些

甚麼，好在他豐厚的產業之上再憑添永生。他用了「承受」一字，顯示他思想的領域。「承受」是我們支取應得的產業，是自己當得的。這位富有的官覺得，只要他添加一些額外的善行，就可以證明他是如何配得永生。

耶穌的回答卻非常深奧。「你爲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沒有良善的。」祂似乎是這麼說：「你稱我爲良善，是因爲你接受我的宣告——我是從神來的，祂是惟一良善的，又是衆善之源——；或是因爲你將我與其他拉比並列，而你認爲這些拉比的良善，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而得的呢？」

無論我們怎麼詮釋耶穌最初的反應，顯然祂看出這年輕人過分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爲永生可以靠行爲去獲取。爲了幫助他明白，他所想望的良善遠非靠己力所能及，耶穌特地提醒他十誡的後半段，列出六項順服神的品德：「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耶穌是何等恩慈！祂知道這人真正的問題在第一條誡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耶穌從神的靈得知，這人的財富和他自認良善的觀念，是他的絆腳石。他直率地回答，這一切他從小就遵守了，耶穌便定睛看他，有一種「哦，真是這樣嗎？」的意味。馬可告訴我們，「耶穌看着他，就愛他。」

真財寶的代價

這裏我們看見，這位耶穌正在行動。祂被心中深沉的愛激動，要求這年輕人作一件能夠將他自己暴露出來的事。祂直接用手指觸及他的痛處。祂實際上是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的財產，這樣你就不會被任何事情牽絆住。將變賣得來的錢分給窮人，然後你就會明白，你真正的財寶是在天上。你就可以自由地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你若能作到這一步，就可以成為我內圈的門徒。」

如果換成我們，會如何反應？更重要的是，現在我們如何回應？我們因屬靈的需要來到耶穌那裏，與祂面對面而立。我們感覺作門徒的代價太大了。「你還缺少一件」——這話不斷在我們心中盤旋回響。「缺少」一詞在希臘文裏是動詞 *busterō* 的形式，意思是「遲了，短缺，或失敗」。我們所缺少的，是否和他一樣——看自己的產業重於基督？

請注意，耶穌對年輕官的挑戰，重點不在他必須變賣一切所有的，去調濟窮人。祂要他作的，是脫離財產對他靈魂的轄制。一旦他獲得自由，便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照顧窮人。我相信，耶穌沒有要求彼得、雅各、約翰「變賣所有的」，有其意義。祂乃是要求他們離棄漁夫生涯，為祂得人如得魚。耶穌沒有要求馬大和馬利亞賣掉她們在伯大尼的房子。對另一位官長尼哥底母，耶

耶穌也沒有要求他要變賣財產才能重生。但耶穌向這位富有的年輕官提出這個條件，因為世上的財富攔阻他明白，他的財寶原是在天上。

耶穌此處用的「財寶」一詞，在希臘文中是 thesauros，指盛裝錢財或珠寶的器皿。耶穌曾多次提到人心是屬靈財寶的器皿或寶盒。

我常常想，耶穌應許給這年輕官的天上財寶，應不限於死後到天堂仍享有的生命。我越思考就越相信，耶穌是指當時、當地的寶貴機會，就是成為神的寶庫，神要把豐盛的生命，連同永生，一塊兒存在這寶庫裏。沒有任何物質的財寶堪與其相比。我們若明白，貪戀物質的情慾會奪去這種屬靈的財富，就必會深自警惕。我們會開始思想，我們內心的寶庫裏究竟裝的是甚麼？我們是否依從世俗的風尚，用積聚的產業來塞滿內心？這些問題使我們益發想要知道發生在這年輕官身上的事。

如今他被迫作一決定。馬可描述他那悲苦的反應：「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可十22）。「憂憂愁愁」一詞，在希臘文裏是指內心的痛苦。祂呼召他作門徒的話，彷彿電光火石，閃過他的心頭，促使他作一抉擇。他的產業遠比永生的喜樂、被神珍愛、作耶穌親密的門徒更重要。對這年輕人而言，他的財產和他整個人密不可分。他不敢想像，沒有了財產，生活會變成甚麼樣子。它們不僅帶給他保障，而

且幾乎就等於他的生命。

這位年輕官不是當天惟一感到憂愁的人。他蹣跚離開時，耶穌的心比他還憂愁。我可以想像主站着，目送他離去，看他消失在路的盡頭，心中爲他傷痛。耶穌沒有追上去，企圖改變祂剛才提出的作門徒條件，這正是這位耶穌的特質之一。祂的愛固然是沒有條件的；祂毫無保留地要賜人新生命，但祂要我們完全獻身的要求絕不改變，祂不接受我們次要的、第二等的忠心。我們都要作這個可畏的選擇！

鍼眼

待這位年輕人完全消失在視線外之後，耶穌轉向祂的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祂又重複所聲明的真理：「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接着祂道出本章所討論的「甚難」之語：「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乍聽之下，我們會爲這句滑稽的話啞然失笑。可是等我們明白，我們可能是在笑自己，恐怕突然之間笑容就會僵住了，剛要發的笑聲好像魚骨鯁在喉頭。

耶穌用巴勒斯坦最大的動物和我們可以想到的最小的洞，來強調人的不可能。有人認爲，祂其實是在說繩索而非駱駝。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耶穌說這話時用的是亞蘭文，但馬可是用希臘文

記錄下此事，而希臘文的駱駝 kamelos 和粗的船纜 kamilos 非常近似，以致筆錄時弄錯了。還有人認為，耶穌是指耶路撒冷的一個小門，當時被稱為「鍼眼」。由於那門非常低窄，當駱駝馱着貨物欲通過時，必須先卸下貨物，跪下來，才能勉強擠過那門。但這兩種解釋都不能改變耶穌說這句話的原意：一個倚靠財富的人要進神的國，是其難無比的。

這些年來，有一些曲解耶穌原先用意的解釋，妨礙了我們對這話的理解。有人辯稱，耶穌對富有官所說的「你還缺少一件」，可以指任何使你無法絕對順服基督的事。他們這樣暗示：「耶穌不一定是指你的財產，你可以運用在任何攔阻你跟隨基督的事上。」許多人聽了會大感欣慰，或者鬆一口氣，因為如果耶穌指的是財富，會使他們心裏不安。我前面已經提過，既然沒有人會把自己列入富人的行列，耶穌這句話自然就很容易被忽略了。我們錯失了一個極重要的信息：我們的產業可以成為我們進入神國的大障礙。

神國

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神的國是指祂統管每一件事——包括我們的人際關係，責任，一切生活，產業也在內。我們所有的全屬於主。正如那位青年官，我們領受的恩賜、產業，可能反而攔阻我們遇見、認識、享受那賜厚恩給人的神。更

糟的是，我們有時強求主，不但賜下日常所需，甚至供應奢侈的東西。

進入神國的條件，不僅是接受基督作救主，也包括以祂作我們的「主」。這是今日許多基督徒面臨的難題。我們想要得着基督的愛、赦免，和生命的確據，卻發現要在生活的每一層面上都信靠祂，並非易事。

耶穌堅持要作我們整個生命的主，否則祂就全不作主。如果我們從自己的財產上獲得安全感，或生命的意義，那麼我們就是用物質來填滿「主權的空位」，而不是用基督，我們仍然卡在鍼眼裏。這不僅會奪去我們現今作門徒的喜樂，也可能令我們到了天堂亦感不安適。一旦我們認為，那不能帶走的事比能帶走的靈魂更重要，我們的永恆生活必會變得一團糟。

我們在今世的生活原則，是根據相信基督為救主，由祂得着進天堂的保證。但基督呼召我們尊祂為救主，為主宰。以祂為我們生活絕對的主，是通過鍼眼惟一的方法。

其次，我相信我們能夠認同門徒的反應。他們聽了耶穌這句甚難的話，就問祂：「這樣誰能得救呢？」這問題顯示他們仍持舊觀念，以為物質的財富和世界的屏障是神賜福的記號，也是救恩的憑據。他們實際的意思是：「如果像這樣蒙神祝福的人都不能得救，那麼誰能呢？」有時我們也存着同樣的困惑。「既然神是萬福之源，為

甚麼祂允許這個人在物質上昌盛，而又不把生命最大的福氣——救恩——賜給他呢？」我們常常和門徒犯同樣的錯誤：看不見我們可能視神所賜的福為自己的成就，並且以之取代了神。我們已經決定一生的價值和目標為何，而把神當作附屬品。難怪我們會和門徒一樣，問道：「誰能得救呢？」

我相信，耶穌在回答門徒的問題之前，必然以充滿愛和忍耐的眼光望着他們。待大家都安靜下來凝神諦聽時，祂道出了一個最有盼望，最鼓舞人的真理：「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可十27）。這句話可以直接應用在那富有的青年官身上，也同樣適用於今日的我們。

神凡事都能

神對這位年輕的官並非無計可施。即使那天他拒絕耶穌要他作門徒的呼召，也並未替他的屬靈生命寫下最後的休止符。主沒有停止對他作工。

耶穌的意思似乎是，財主進神的國是艱難的，但並非不可能，因為在神凡事都能。

我想，當時耶穌正準備面對祂為世人的罪受苦、受死的時刻。祂將為這位年輕的官走上各各他。祂復活掌權之後，仍要繼續在許多最頑梗的人心中動工。十字架所彰顯的愛，大過祂以拿撒

勒人耶穌的身分在世上服事時所彰顯的愛。祂的靈可以穿越阻礙，產生信心的恩賜，使人向祂內住的能力敞開自己。祂可以勝過物質的偶像。

在某方面來說，祂能透過祂的死和復活，為我們通過鍼眼。祂為每一個尊祂為主的人打通一條道路。祂拿走我們建立在財富上的安全感，然後以祂豐滿的恩典來取代。

保羅抓住了這奇妙的事實：「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林後八9）。我們一旦經歷過屬靈的富足，就可以把物質的財富放在適當的位置上。

耶穌說，在神凡事都能，這話真是滿有盼望。祂以完全的信心眺望未來；祂讓這位富有的官離去，因為祂知道，在肉體死亡來臨之前，任何的拒絕都不是最後的、無可迴轉的。耶穌相信在神沒有難成的事——藉着祂的死和復活，這年輕人仍有蒙救贖的機會。

許多人和我一樣，猜測這富有的年輕官後來放棄了對財富的追逐，成為基督的跟隨者，並且在主復活之後加入了教會。有人猜這段記載可能是馬可的自傳。另有些人認為，這位年輕官就是巴拿巴，他後來成了教會的一分子，變賣一切財產，把所得的錢悉數放在使徒腳前，用來賙濟窮人。這些可能性不是人們希望這故事有個愉快結尾而虛設的。初代教會在日益擴展之際，復活的

主確實曾得到許多有錢有勢之人效忠。或許這位富有的官也列於其中。對這件事我們不必追根究底；最重要的是，今日我們如何回應耶穌的呼召。

耶穌的挑戰

如果今天耶穌來到我們這裏，面對面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甘願作我的寶庫，領受我的靈，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我們會怎麼作？「不可能的！」我們或許這樣回答。是的，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但神若與我們同在就不一樣了。祂所要求的惟一回應，就是甘心樂意。

這位耶穌所要賜給我們的品格，由祂所說的第一福可以看出，「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3）。真正蒙福之人，乃是那些不在乎世上財富多少，而承認自己有極深屬靈需要的人。這種「需要」的感覺是聖靈的恩賜；這位耶穌堅持，我們必須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祂幫助我們穿過鍼眼，進入神的國，並且保守我們不再重返鍼眼裏。與物質世界的爭戰，往往是一生之久的。

有一位在經濟危機中成為基督徒的人，述說了一件相當驚人的事。「我在極大的經濟需要裏，體會到屬靈生命的空虛。我向主呼求，祂就幫助我脫離困境。如今我的環境好轉，甚至超過

我所預期的，但我發現自己反而很難像從前那樣迫切禱告。真奇怪，主對我的幫助反而削減了我認識祂、事奉祂的火熱渴望。我爲自己這種缺乏感恩的態度羞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就是無法像從前那樣時常想到主。我恐怕如今又被排擠到外面來了！」這人正被卡在鍼眼裏！

我們可能聽了也心有戚戚焉。經濟問題可以使我們領悟到屬靈的需要。但主幫助我們爬出洞穴以後，我們反而發覺更難完全信靠祂。至少有一陣子，金錢所能買到的東西，會很快填補我們虛空的感覺。

金錢帶給我們一種虛假的權力滋味。它使我們有能力應付衣、食、住的需要。金錢也會使我們感到自由——可以任意擁有自己所想要的，例如旅行，休假，培養嗜好，收集各種象徵成功的東西。我們銀行的戶頭若收支平衡，且小有積蓄，我們很容易感覺自己終於脫離了經濟上的憂慮。

另外，我們也發現金錢可以說話。事實的確如此！我們對那些財力雄厚的人心存敬佩，正足以暴露我們自己的價值觀。我們常喜迎合那些承繼豐厚遺產的人，或者以羨慕的眼光看那些工作辛勤，積蓄有成，擅長投資，家道豐實的人。在爲教會或慈善、文化事業募款時，我們常常想到這一類人，他們應是絕佳的捐款人選。有時牧師會談到太富足是一種罪，其實他們自己也常常特

別注意教會中較富裕的會衆，期待能從他們那裏得到源源不斷的大額奉獻。他們也很容易被卡在鍼眼裏。

我們每一個人，不論擁有多少，或盼望擁有多少財富，都不斷地與耶穌這句話掙扎。我們如何面對耶穌要求我們放棄物質主義和虛假安全感的命令？這包括四件事。

四個嚴格的要求

第一，要求我們對耶穌認真。祂用誇張的比喻強調我們以物質爲假神的危險。這迫使我們自問：「我是否想得着更多產業？這欲望是否超過了要祂轄管我生命的渴望？」

第二，這句「甚難」的話可以衡量我們的意願。我們甘願變賣一切，分給窮人，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嗎？耶穌對那富有青年官的期待，和對我們的期待相同，就是一顆願意的心。除非我們知道，一旦祂問起，我們會立刻甘願接受祂的條件，否則我們的心便無法得着釋放。

第三，主的靈可以使我們有甘願的心。門徒的挑戰爲，人類不肯將神國放在首位，耶穌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爲神凡事都能。」

任何人，無論貧富貴賤，老幼婦孺，若不是被聖靈呼召、吸引，就不可能進入神的國。我們需要得滿足，我們的蒙召，信心的恩賜，在神國裏的長進，有能力過信心的生活——這一切都是

單單出於神恩典的賞賜。我們不得不謙卑禱告：「主啊，你的挑戰遠非我能力所及。我心裏有一些不情願，但我知道你凡事都能，你能使我心甘情願。求你使我脫去一切纏累，除去令我無法完全尊你爲主的束縛。」這類性質的禱告可以預備我們跨出最後的一步。

第四，將主放在首位，這樣，我們就算作好了冒險的預備。讓祂爲了祂的榮耀，憑己意使用我們。這必須從最根本作起，例如十一奉獻和幫助有需要的人。然後我們便會發現，處理主所交託我們各種資源祕訣何在。祂會供應一切，並引導我們如何去給。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作爲祂憐憫的代理人，我們可以不斷從祂那裏領受各樣的供應，以幫助四周那些在經濟或屬靈上有需要的人。世上還有甚麼喜樂比這個更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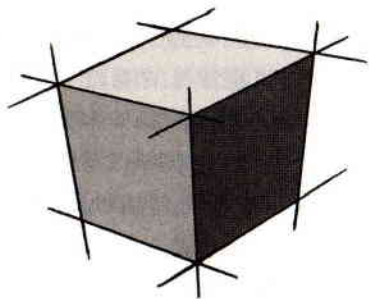
永遠的財寶

有了永恆的財寶在天上，我們可以成爲寶庫，主從這寶庫中拿出祂的愛，分給別人。我們必須使它穿過鍼眼。既然知道卡在鍼眼中、忠誠分化的痛苦，就不要再將駱駝載滿貨物，免得又被卡住，進退不得。

賽耶 (Dorothy Sayers) 在她的著作「生而爲王」(The Man Born To Be King) 中，充分道出超越鍼眼的生命有何等無窮的喜樂。猶大問馬太，他所有的財物跑到那裏去了。馬太回答說：

「我想都沒想過……後來我的兄弟一再追問，我才說：『你可以把它賣掉，或任意處置，反正那些身外之物如今與我無干了……我現在確是無財一身輕。』」

這種甘心情願的態度，就是避免被鍼眼卡住的祕訣。



5 優先的定奪

「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那裏去，我要跟從你。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又對一個人說，跟從我來；那人說，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又有一人說，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耶穌說，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路九57～62）。

吉彌用迷惘和挑戰參半的聲音問我：「基督是不是會偏心？爲甚麼有些基督徒總是洋溢着喜樂，而另一些基督徒看來卻垂頭喪氣，愁眉不展？是不是基督給某些人特別多的祝福？」

我壓抑住想要立刻回答他的衝動，先探究他這個問題背後的隱衷。顯然吉彌不是故意刁難我，他確實欲探知答案。所以我問他：「吉彌，這只是一般性的問題呢？還是你心裏尚有別的事情？」

「哦，」他謹慎地回答：「我想這是我個人的問題。我認識一些非常有活力、有朝氣的基督徒，但信仰對我而言似乎平淡無奇。六個月以前我聽你在電視上談到，你們教會信徒發現了喜樂，所以我決定自己來實地勘察一番。從那時起，我每個主日都來參加你們的聚會。你說的沒錯，這裏確實有不少喜樂的基督徒。祕訣到底在那裏？」

吉彌只用了幾句話，就提供了我一條重要的線索。他已經在這裏聚會了六個月。至少他有二十四次機會曾被邀請將生命獻給基督。如果我問他為何沒有回應，可能會冒犯他，所以我換個方式問道：「吉彌，你甚麼時候成為基督徒的？從那以後又發生了甚麼事？」

「我也不太肯定……我是何時成為基督徒的。」

接着他道出了一個我已聽過無數次的故事。他自幼在家鄉的教會中長大，上基督教大學，娶了一個同樣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的好女孩，並且找到一分工程師的工作。如今他有美滿的家庭，住在漂亮的房子裏，看起來就是典型受人尊敬的公民。

聽完他的故事以後，我說：「朋友，你每一週都聽到我講論接受基督的喜樂之祕訣。我說過，真正的喜樂來自接受基督的愛和寬恕，並被祂的靈所充滿。我們所要作的，只是接受祂的賜予，將自己毫無保留的交給祂。在我提出邀請時，你感覺如何？」

吉彌說：「坦白告訴你，我每週都會有不同的問題冒出來。我太太會怎麼想？我若委身於基督，祂會要求我作甚麼？我的朋友會不會視我為宗教狂？我會失去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權嗎？每週我一一思索這些問題之後，就會遲疑起來，等禮拜結束，我又把你的挑戰延到下一個主日。如今大概我該想的問題都想光了——再也找不到藉口了。」

那天我們作了一次長談，他終於決定交出生命的主權給基督。他長久以來所渴望的喜樂終於臨到他，甚至超過他的想像。現在他開始奇怪，為甚麼以前要拖延這麼久。不幸的是，教會現今充滿了像吉彌一樣的人。他們習慣於逃避基督的呼召，以致至終罔若未聞。

拒絕的託辭

我們常常用一個連接詞，來拒絕耶穌「跟從我！」的呼召，那就是「但是」。我們願意跟隨祂，但是……

結果我們陷入「但是」的泥沼，不可自拔。我

們每個人都找得出說「但是」的理由。這位耶穌不斷勸我們，將跟從祂放在最優先的地位。許多的「但是」妨礙我們跟從祂。事實上，我們乃是想霸佔祂的優先權。

路加第九章五十七至六十二節，記載三個人對耶穌「跟從我」的呼召所作的三種反應。頭兩個人沒有使用「但是」一詞，然而已表現在他們的態度中。第三個人則是公開地道出了「但是」。耶穌如何對待這三個人，也顯示祂如何應成為我們的優先。祂的回答又是三句甚難的話，啓示出祂呼召人獻身更深一層的意義。

跟隨主的代價

耶穌那時正走在往十字架和耶路撒冷的路上。祂以前一再重複「跟從我」的呼召，如今更為急迫，而所涉及的代價也更形高昂。祂身旁是一羣聽見祂呼召而回應的門徒。另外還有一羣是仍在猶疑不決的人。路加告訴我們，他們當時正經過撒瑪利亞，要往耶路撒冷去。有一個撒瑪利亞的村莊不肯接待祂。

我們不妨隨着這羣人下去，觀察他們的反應。第一個人用肘排開羣衆，直擠到耶穌面前。耶穌停下來，定睛望着他。整個隊伍也暫停下來，聽他們兩人對話。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要跟從你」那人充滿自信地說。從他的服飾，我們知道他是一個文士

（見太八19）。對一個文士而言，這實在是出於信心的允諾，因為通常文士和法利賽人總是與主爭辯，攔阻祂的事工。這個文士決心脫離那羣對耶穌嚴苛批評的同伴，加入跟從主的行列，實在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也許他本來是想搜集更多的證據來反對祂。不論如何，顯然他改變了態度。

耶穌的回答叫人驚訝：「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這樣的答覆，對文士忠心耿耿的表白豈非略顯突兀？但耶穌看見了我們所未觀察到的。我們很容易滿足於小小的忠心，今日一見到有人稍作回應就雀躍不已，所以我們會對文士備加讚賞，因他開始有感動，願意跟從主。耶穌卻不然。祂要這文士計算代價。

祂還有其它的要求。文士和法利賽人一向否定耶穌的聲明——祂說祂是彌賽亞，是人子，由神差來的，祂有完全的人性，又有神的權柄，能審判罪、赦免罪。耶穌故意在回答中使用「人子」一詞，表明祂知道這人所缺少的是甚麼。顯然這位文士固然尊崇耶穌是一位英明的領袖，卻尚未接受祂的教訓。他沒有向這位神聖的人子委身。雖然他未說出「但是」一詞，然而他的態度卻表露無遺。

進一步我們發現，耶穌所擔心的，是這人的自作主張。祂並未特別對這人說：「來跟從我」，而他卻已認定自己配得這邀請。

耶穌時常面對人們這類的假定。這位文士顯然有他自己的優先次序。可能他仍持宗教的條文主義和傳統主義。他沒有真正領會耶穌所言「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中」（路九44）的含義，以及十字架的必要性，也不明白跟隨祂的人是用孩子似的謙卑來衡量一個人的偉大與否（路九48）。

這位文士就像今日許多基督徒一樣，他們滿懷宗教熱忱，積極參與教會活動，結果這些反而成了他們拒絕完全將生命獻給主的藉口。

個人被改變的經歷

我剛信主的幾年，也是滿懷宗教熱忱，而缺乏自我降服、誠實的委身。我對於四周流行的運動深感興奮。在蘇格蘭愛丁堡的大學讀研究所時，我與基督的關係大大地擴展。那時各樣的教會活動，開會，以及準備作一個傳道人的興奮，使我裏面不再渴望讓基督來改變我的本性。由於生活繁忙，我實際上已不再覺得有需要讓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改變我，也沒有真正背負起絕對順服的十字架。

有一天在上托倫斯 (Thomas Torrence) 教授的課時，我故意用精心設計的問題，來逃避他的教導中一些扎心的部分。托倫斯博士看出了我的需要。他開門見山的說：「歐果維先生，你不可能偷偷從各各他旁邊繞道而行。你必須先去！」

我目瞪口呆地聽着我的教授解釋向自己死是甚麼意思——向驕傲、痛苦、優先次序、個性而死。那是指將我一切生命完全交給基督，包括我的缺乏安全感在內——這與我的過分自信有關。若我將生命向基督降服，祂在加略山的死不僅會成為我的實際，也成了我惟一的盼望。

下課以後，托倫斯幫助我作了他所描述的那種降服。那是我真正喜樂的開始。經過多年，這分喜樂有增無減。

在事奉生涯中，我一直不斷分享、教導、傳講向自己死的絕對必要性，原因就在此；這是真正向主全然降服不可或缺的條件。在我們與祂一起復活，滿有祂的靈和新生命之前，必須先與祂一同死。

我認為，今日北美教會特別需要這種經歷所帶來的改變大能。由於缺乏向自己死，以及隨之而來聖靈的充滿，以致許多教會信徒軟弱乏力。這也說明了為甚麼喜樂的門徒少之又少。教會充斥着像這位文士一樣的人，他們出於自己的宗教，攔阻了真正的獻身。最大的障礙在於一個沒有說出，但明顯存在的詞——「但是」。

次等的忠心

讓我們再回到那條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穌轉向另一個人，發出響亮清徹的呼召：「跟從我來！」這人的回答叫人困惑：「主，容我先回去

埋葬我的父親。」既然這人已經跟隨耶穌數日，而且一般人通常都是在日落之前埋葬死人，他的父親不可能剛好是那天早晨去世的。難道他在加入跟隨耶穌的行伍時，就已經想，過一會兒要去埋葬他父親嗎？不太可能。

不如說，他是使用比喻的說法，就是在傳統上，人必須照顧年邁的親人，直至去世。今日中東仍通用類似的說法。那人的意思是：「主，我很願意跟隨你，但我有一個年老的父親，我必須照顧他，直到他離世。然後我可以跟隨你作門徒。」他父親活着的時候，他不願離開父親去跟從主。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爲甚麼耶穌那樣回答他：「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任憑死人埋葬死人」爲一格言，其意思顯然是指，讓靈性的死人去埋葬肉體的死人。耶穌按着這人的程度來回答他——以格言應對諺語。他看出這人極擅長爲自己找藉口。他既然關心父親，此時此刻爲何不待在家裏呢？

這番對話於我們有何意義？至少讓我們看見，我們很容易爲自己找藉口。然而從更深一層看，我禁不住想問，耶穌對我們的呼召是否會導致我們忽略家庭責任？大多數人對朋友、家人都有當負的責任。我們是否當放下這些義務，去服事基督呢？

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把甚麼放在首位？這一位耶穌要求我們，必須先向祂委身，再將祂的愛分享給別人，這是我們最優先的事。然後我們可以尋求祂的旨意，去盡生活中對別人的責任。任何時候，只要有一個人對我們而言變得比耶穌更重要，我們就是以那人為神。一旦他的計劃、意見、和對我們信心生活的保留態度，開始左右我們的想法，我們就喪失了跟從基督的自由。

很多時候，人們想藉着肯定或批評我們的行為，來控制我們。由於我們裏面缺乏安全感，渴望得到他人的贊同，不知不覺中，別人的意見便開始影響我們對基督的委身。

一旦這種情形發生，我們和四周的人都會深受其苦。我們拿他們當藉口，解釋自己為何不能毫無保留地跟隨基督。而我們真正能給予他們的卻也很少。但是如果我們把祂放在首位，祂就以祂的大愛和大能充滿我們，這樣，我們便能更有效、更無私地去服事別人。

有一位婦女曾經極力反對她丈夫對基督的委身，後來她說：「我失去了一位我可以控制、轄管的丈夫，但我得到了一位愛我、關心我，遠超我所求的自由人。我看見丈夫將基督置於首位之後的改變，我也渴望得着同樣的喜樂。最後我終於被領到基督那裏。我簡直不敢想像，如果當初

他在我的威脅下屈服，會是甚麼光景？我的損失將無法估計！」

這促使我們不得不反省，那些人是攔阻我們跟從基督的，那些人是不斷在跟從之路上設下路障的。

記得有一位「基督教」市場分析家告訴我，除非我改變以基督為中心、以聖經為依據的信息，採取目前流行的心理學，否則我無法名列成功的電視佈道家之榜。我的回答是：「若為了功成名就，所付出的代價是放棄我已經持守了三十年的原則，那我情願不要。但我有一個把握，就是現今的人渴望的是基督的愛和能力。我情願叫屬靈的死人復活，而不願意去埋葬屬靈的死人。」

基督必須居首位，超越媒體世界所看重的數字、聽眾反應、收視率。我的節目能從幾年前一個地方電台擴展到在全國性的電視台播出，每週有成千上萬的人收看，只有祂是惟一的動力。

向後看的麻煩

我們再來看看那羣與耶穌同行的門徒和羣衆。過了一會，祂轉過身對另一位可能成為門徒的人說：「跟從我來！」這人的藉口也迅速脫口而出，幾乎和剛才那人的推託一樣快：「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

乍聽之下，這番話和第一個人的似乎大同小異。前面那人是要回去照顧他年邁的父親，而這

人是要回去向親朋好友辭行。但從耶穌的回答，可以看出其中的差異。祂對第三個人說：「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我們不妨想像，一個正在犁田的人回過頭看，會有甚麼情形發生。他的犁會偏歪。要犁得正，必須兩眼正視前方。耶穌說的「向後看」在希臘文裏真正的意思是「不斷向後看」。任何人犁田時這麼作，都會犁得彎彎曲曲的。

耶穌用這個簡單的耕田比喻，向那人和我們指示了一項意義深遠的屬靈真理。不斷向後看，會使我們不但無法勝任未來的挑戰，也不能面對現今的挑戰。「配」這個字的希臘文是 *euthetos*，意思是「預備好去使用，適於，放置恰當」。想回家向親友辭行的那人，實際上並未預備好跟從耶穌，讓祂引領他的生活。他更關心留在後面的事。

主看出這人說「但」這字後面的含義。祂以神的眼光洞察他心中所想的。如果他就此回家，恐怕再也不會回來了。耶穌查覺，他想回去作許多其它的事，不單是辭別而已。「辭別」一詞的希臘文是 *apataxasthai*，意思是分開，分離，但它也可以用作軍事術語，指分遣士兵任務。

我猜想這人想要釐清他的人際關係，以確保每一件事都會按着他的計劃進行。或許有些破裂的關係需要彌補，有些傷痕需要醫治。他的錨深陷在不肯饒恕和懸而未決的泥沼中。他想到的是過去，而不是未來。

許多時候我們因着過去發生的事，而限制了自己對這位耶穌的回應。我們試着用「自責」或「自以為義」去「配」進神國。然而我們又一再回到過去一些未經治愈的記憶中，或者決心重複以前的成功經驗。我們不斷想要補償前者，並且從後者獲取虛假的安全感，結果使得過去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惡夢，或假的偶像。不論是那一種情形，我們都是在向後看，受過去的控制。我們所錯失的是現今的珍貴良機，和未來的刺激挑戰。

我們中間許多人正如這第三位，很難接受基督已經赦免我們過去失敗的事實。我們以為自己還當盡一些努力，緊緊攀住過去的光榮事蹟，以為要繼續成功才配進神國，其實這只徒然使我們精疲力竭。另一方面，我們若不能將自己親人的福祉交託給基督，也會產生同樣的挫折感。我們以為，除非自己能左右他們的命運，否則他們將難獲致幸福。

我們若想找藉口，推辭基督要我們獻身的呼召，必可找到許多值得作的事，應當在生命降服於主之前完成。即使獻出自己的生命以後，我們仍然很容易認為，由於我過去的所作所為，基督不再愛我了，除非我作一些事，符合某種條件，祂才會再度接納我。

放棄藉口的喜樂

基督「跟從我」的呼召實在甚難，我們每一個

人在回應時，都有自己私人的、經過細心演練的「但是」。我們不知道那三個人提出藉口之後，下場如何，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回應。那三人離開以後，主轉身望着我們。突然間我們明白，任何藉口都行不通了。只有毫無保留地回應祂，才能得到我們所渴望的喜樂和平安。

最大的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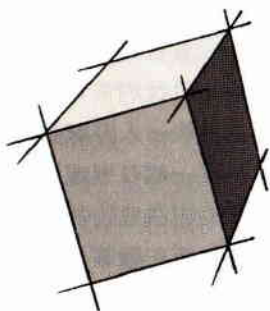
本章開始時，我曾提到吉彌的藉口，以及他最後終於突破自己，完全獻身，以致獲得無限喜樂的事。馬莉的故事雖然略有不同，但也可以顯示，基督若克服我們的藉口，可能會發生的事。

有一次主日崇拜以後，馬莉過來對我說：「這簡直是一個神蹟！幾年以來我一直渴望過更真實的屬靈生活。我裏面想要認識主的飢渴日益加遽。但是我害怕付代價。我試過各種自我協助、團體幫助的方法，都無濟於事。基督『跟從我』的呼召始終縈繞不絕於耳。」

「一直到數週前，一位朋友邀請我到這裏聚會。連續五週來我都聽到你在邀請我向基督獻身。今天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站起來，走到前面，接受基督的呼召。如今祂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我的全人都是祂的了。」

許多人以為，神蹟只是身體得醫治，或某項問題用幾乎不可能的方式獲得解決。對馬莉而言，經過多年的尋求和找藉口，最大的神蹟是她

能夠回應。她原先以為她必須作甚麼，事實上，是主使她自由，能交出自己的生命。在多年抵抗之後，祂終於讓她明白，她是被神所愛，所饒恕，所珍惜的，這本身就是神蹟。如今她可以說：「我感覺太美妙了，這真是一個神蹟！」



6 懼怕贏

「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着，『我曾說你們是神』麼。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神，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間來的，他自稱是神的兒子，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麼」（約十34～36）。

害怕贏？有誰會怕贏？不是每一個人都想作贏家嗎？

當然不是——這樣說雖然令人吃驚，但很多時候，我們的行動顯示內心對「贏」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慌。雖然大家言之鑿鑿：「每個人都愛作贏家！」但我們中間卻少有人自認為是贏家，也很少為自己贏了而喝采。事實上，有些人下意識中還故意作一些事來避免贏。我們故意和自己作對。

這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設定一套失敗的策略。但我們常常無意中或作或說一些事，來避免在挑戰、人際關係、或生活的責任上作贏家。往往在一個目標或計劃尚未完成之前，我們就用不同的方法宣告放棄。事實上，我們中間許多人情願輸而不願贏。

現今我們聽到太多人談及害怕失敗。我甚至聽到有人承認，他不敢嘗試任何事情，只因為害怕失敗。但我相信，那只是害怕贏的另一面表現。

我們中間許多人是因自我形像太低，而感覺自己不配贏。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深深受到父母、兄弟姊妹、朋友、老師、領袖的負面態度影響，而不指望去贏。然而無論理由如何，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不值得贏。我們不盡全力表現，自導自演失敗的角色。

原因何在？本章將探討人懼怕贏的原因。然後試着從耶穌所說的一句「甚難」之語，看我們贏的潛力。首先我們必須思考，「贏」真正的含義是甚麼。

對「贏」的看法

我要先談我所認為的「贏」不是甚麼。贏不是指成功的戰利品。它不是贏得生活中一切的爭論。它不是控制或操縱別人作我們想作的事。它不是立於「萬人之上」，總是坐在權力的寶座。它

不是經濟上的成功或保障，也不是指受人贊同或喝采。

我所談論的贏，有更深刻的含義。那是內在的一種品質，可以提昇我們外在對生活的態度。對基督徒而言，贏就是完成我們人生在世的目的，即成為主所要我們成為的樣式。贏是將最精華的一面活出來，展現個人能力的極致。除非有一天我們經歷到最崇高的喜樂——知道我們被主所愛，所珍惜，並被祂的靈所充滿、釋放——否則我們就尚未發揮完全的潛力。

因此真正的贏就是：渴望主最終的心意，去發現、去實現，並遵行祂每天的引領。贏就是活在自由的確據裏：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女，蒙祂揀選，去實現某一個特殊的計劃。

因此對基督徒而言，最奇妙的是，我們正在參加一項我們已經贏了的競賽。我們不是藉比賽贏得主的接納和肯定。祂已將這些豐豐富富地賜給我們了。我們乃是蒙召，以贏家的身分與祂同跑，要得那勝利的冠冕。

面對生活的挑戰，我們可以由此產生自信。在人際關係、工作、和主所交付的事工中，祂要我們充滿信心，相信祂的計劃和旨意必按着祂所預定的時間和方法，藉我們完成。祂願意幫助我們贏，去更真實的愛別人，成就祂所託付我們的工作。

這聽起來很吸引人，對不對？那麼為甚麼很

少基督徒認為自己是勝利者呢？我想是因為心理狀態的緣故，使我們預期自己會失敗，或會過着起伏不定的挫折生活。

這位耶穌的挑戰

這位耶穌——勇於面對我們，口出「甚難」之語的耶穌——要醫治我們這種自貶身價，自認為不配的感覺。祂要消除我們過去背景中導致我們害怕成為神得勝兒女的因素。

約翰福音這段經文是一個生動而緊張的畫面，耶穌在這裏直接針對我們對勝利的恐懼，說出了一段難懂的話語。

由於我們自己也曾經抗拒耶穌明確的旨意，所以我們能夠明白，祂在世時人們對祂的反對何等激烈。祂發出呼召，要求祂自己的同胞，就是猶太人，去重新發現他們真正的命運。約翰福音第十章記載，耶穌宣講祂的目的為何，並說明祂大能的來源，這令百姓大為吃驚。祂清楚地告訴他們，祂是從父那裏來的，要叫他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這個應許和祂自稱為神兒子的聲明有關。祂大膽地說：「我與父原為一。」

耶穌的辯解

在耶路撒冷的那次修殿節，耶穌的一席話引起軒然大波，猶太人由於震怒，頓時成了一羣目無法紀的暴民。有人指責祂說僭妄的話，有人拿

起石頭要打祂，欲置祂於死地。就在一片嘈雜聲中，耶穌說出了最難懂的話語之一。若明白這話的真義，就知道它原來是一劑有力的解藥，可以用來對付我們對贏的恐懼。

這段甚難之語，是耶穌針對他們控訴祂僭妄的辯解。祂說：「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着，『我曾說你們是神』麼。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神，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間來的，祂自稱是神的兒子，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麼」（約十34～36）。

耶穌對聖經的瞭解，在此倍顯燦爛奪目。在這段難懂的話裏，祂引用了詩篇第八十二篇。這篇詩是指着以色列的士師們說的。許多世紀以前，神呼召他們，在百姓中解釋神的話語，施行公義，但他們卻誤用了這呼召。在詩篇裏他們被稱為 elobim，意思是「士師」或「神」。

耶穌卻運用這整篇詩的上下文，指出一個更深的問題。爲了回答猶太人控訴祂僭妄，祂引用這篇詩，證明他們實際上更加僭妄：他們輕視了被呼召作爲神，爲士師，爲神兒女的身分。「我曾說，你們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兒子」（詩八十二6）。

耶穌引用了這節經文，陳明神對祂子民的肯定，接着便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神稱古代的領袖爲神，稱所有百姓爲神的兒子，那麼我稱自己是神的兒子，你們爲何指責我說僭妄的話

呢？聖經有神聖的權柄，它稱神的百姓為兒子。因此純粹從人的層次看，我的聲明也不是狂傲的。」

耶穌沒有停在這裏。祂繼續大膽地提出證據。祂指出祂的工作，祂以大能所行的神蹟奇事，都是最終的依據，證明祂有權柄聲稱祂不只是兒子，而且是神子，被父差到世間來。「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們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約十37～38）。

那天指責耶穌的人，都已見過祂的神蹟奇事，其餘的人也必然聽說過。他們有機會相信，卻硬心拒絕。他們抗拒祂，故意把對祂工作的認識撇在一旁，譏諷祂所說祂與父原為一的嚴正聲明。為甚麼？

貶損的榮耀

我的猜測是，在表面以下，那些指責耶穌的人不單因祂為自己所作的聲明而惱怒，也因祂說他們是神的兒女而不安。我們常常分析這種拒絕的態度，將其歸類於驕傲和自滿。但是他們的行為除了顯示內在的不安全感之外，還代表着甚麼？這些猶太人正受一種心態折磨，我稱之為「貶損的榮耀」。他們怕贏，怕作為神所珍愛、寶貴的子民。

我相信耶穌引用詩篇第八十二篇第六節經文，不僅是爲了證明祂的兒子身分，並且要提醒猶太人，他們真正的身分是甚麼，他們已經貶低了其身分應具備的榮耀。他們並未在日常生活中經歷「蒙揀選」的安穩，只一味倚賴神在過去歷史中爲祂選民成就的事。由於不再與父有親密的聯合，他們開始在遺傳、規則、條文、儀式中尋求安全感。他們自高自大的律法主義，完全以論斷爲主。耶穌呼召他們來得豐盛的生命，並享受永生，這呼召暴露了他們真正的光景。由於自貶身價，對民族的命運感到消沉，他們無法抬頭昂首，接受耶穌有關祂自己以及他們未來展望的聲明。正如祂稍後所說的，他們沒有把握一個事實：祂來是他們得「眷顧……的時候」（路十九44）。

那些想用石頭打死耶穌的猶太人，絲毫未體會詩人在詩篇第八篇所表達的敬畏和驚嘆。這篇詩裏所用的肯定詞彙 *elohim*，「神，士師」，應能提供猶太人堅定不移的自尊心，知道自己在神計劃中的地位。讓我們思想詩人對神榮美的頌揚，以及神派定祂選民的偉大身分：「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爲冠冕」（詩八3～5）。

「天使」一詞，在希伯來原文中也是 *elohim*。

它可以指詩篇八十二篇第一節裏的士師，由此可見，神賜給以色列士師的屬靈敏銳度和鑑察力，已經提供給神所有的子民。或者可以解釋作，神造祂子民時，所賦與他們的地位，只比那能分享祂永恆榮美的異象和頌讚的天使略低一些。或者更直捷了當地說，這節經文可譯成：「你叫他比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這正是新美國標準聖經（N A S B）和修訂標準譯本（R S V）的譯法。

神對我們的奇妙信心

無論我們選擇由那個層面來解釋 *elohim* 一字，都會為神對我們所存的驚人信心感到訝異。祂藉基督耶穌來幫助我們恢復那崇高的、可以建立勇氣的信心。人類既然只比祂微小一點，祂要我們認識祂，享受祂。我們可以從耶穌明白這話的意思。祂以神兒子的身分住在我們中間，使我們能明白作兒女的喜樂。我們若接受這一點，就可以克服過去那些導致我們懼怕羸的經驗。

那天責難耶穌的猶太人喪失了這事實所帶來的安全感，他們潛意識裏已經認定，自己必會走上失敗之路。以色列全國都陷溺於沮喪之中，他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在羅馬的壓迫之下，他們渴望一位彌賽亞來，用武力重建過去的强大國勢。他們對得勝存着錯誤的觀念。他們只想到政治和權勢方面，卻不知得勝是指建立神屬靈的國

度，就是祂恩典、公義、公平的國。

自從耶路撒冷在西元前五百八十六年淪陷之後，猶太人就長期過着放逐生涯，受異邦統治，他們不斷與自己神選民的身分掙扎。耶穌帶來神國度的新啓示。猶太人出於自我保護的心態，一味拒絕耶穌和祂的啓示。基本上他們情願沉湎於失敗中，而不企求得勝。由於長期等待彌賽亞未果所產生的失望，使他們認不出祂來。他們誤解了有關彌賽亞的預言，而一心尋求一個與聖經預言迥然不同的國度。

猶太人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由於怕贏，情願輸，而貶低了他們真正的價值，以致喪失了謙卑的素質，這種奇妙、甘心的素質扎根於以神爲中心的自尊心；我們若要以自信和喜樂掌握生命，這種素質是不可或缺的。

現在我們已準備好，可以將耶穌這段甚難的話應用在自己身上，解決我們怕贏的心態。這位耶穌不會允許我們一直持續過去負面的自我形像，祂來，是要使我們成爲新造的人。祂要幫助我們脫離過去經歷的影響。我們若將過去降服在祂面前，祂會治愈那些使我們輕看自己的回憶。祂要幫助我們去寬恕那些損傷我們自尊心的人。祂拉我們離開自我批評的泥沼，這種泥沼是我們早年或現今接收的負面訊息累積而成的。在第一章也提過，祂住在我們裏面，要掌管我們的心思。祂替我們描繪出一幅新的畫面：一個蒙愛、

也愛人的勝利者，在祂指引的道路上無往不利。

這些年我從自己的一生和別人的例子中，深深體會這一點。或許我之所以能同情那些怕贏的人，是因為我也有過同樣的問題。

個人的經歷

我對贏的恐懼，植根於十多歲時發生的一件事，那經歷本來應當是非常正面的，但卻演變成我最可怕的經驗。那年在我的演講老師戴維斯(John Davis)的影響和調教下，我贏得了全國演講比賽冠軍，也嘗到了健康的自我形像美味。

我回到家鄉，受到熱烈的歡迎，他們甚至為我舉辦了一次遊行。稍後我又在就讀的高中領取了獎盃。然後我興高采烈地走回家，回想所發生的事，簡直樂不可抑。我知道所領到的這一筆獎金足夠我上大學了。想到展現在前面的燦爛遠景，我不禁快樂地吹起口哨，脚步也輕快起來。

不久我轉入家附近的一條小巷子，這是我每天上下學必經的捷徑。就在午後稍暗的巷弄裏，我遇見一羣老搭擋。他們對我的成功毫不高興，事實上，還非常生氣。起先他們嘲笑我得獎，說我驕傲自大，講話娘娘腔，不再屬於他們一夥了。接着他們又動起手來，拳打腳踢，用粗話侮辱我。

最後我奮力突圍，快速向家跑去。當然，過一陣子之後，我身體的傷痊愈了，但我卻從那時

起下了決心，如果我的某項才能會使別人感覺不安，我就絕對不去使用這項才能。爲了確保自己不再受到類似的傷害，我在我的潛能之上加了一個蓋子。

那次事件很快就埋進了我的潛意識裏。我上大學時成爲基督徒，並且決定獻身作傳道人。神學院和研究所的生涯迅速逝去，不久我就到一個教會擔任牧師。從那時刻起，我開始意識到，裏面有一種對贏的恐懼。內在的自我懷疑常常和外表的成功針鋒相對。我沒有辦法享受成功的樂趣，而且還經常貶低自己的成就，結果變得對自我越來越敏感。

在那段時期，我誤以爲我是對失敗恐懼，因此拚命嘗試要逃避。事實上，我害怕的是得勝，在下意識裏，我是在對少年時巷弄中的那一夥人作出反應。我加給自己的蓋子仍在那裏。於此同時，我又過分裝飾演說的外在才華，結果有時反而顯得不自然。我一向最反對咬文嚼字，誰知我卻擅長此道而猶不自知。

感謝神，祂沒有讓這情況繼續下去太久。在我開始服事祂的頭一年，祂讓我看見靈命增長的兩個重要祕訣：記憶的醫治和讚美的能力。當時我已經開始學習這兩件事，如今它們成了我親身的經歷。

我開始爲自己害怕失敗的心理禱告，求主幫助我看清引起這種心理的原因。一天早晨我靈修

的時候，那次巷弄的回憶又突然湧了上來。這回我沒有排拒它，反而讓它儘情襲上心頭。十一年前的往事彷彿昨日。我輕聲禱告：「主啊，請你醫治這段回憶。」一股强有力的意念在我心中成形。原來我害怕的不是失敗，而是成功！我替自己設下的限制使我無法享受贏的樂趣。於是我跪下來，求主幫助我脫離這束縛。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所感覺到的平安和喜樂。

在屬靈里程的同一段時期，我也發現了無時無刻不讚美的能力。我發現勝過憂慮的祕訣，就是為所面臨的難處和問題獻上感謝，為祂要藉這些難處教導我的功課而感恩。我也發現向祂讚美是醫治虛假驕傲的良藥。過去我不願意享受祂託付我的才幹和恩賜，是因為缺乏讚美。為神所賜的福分讚美，可以使我避免陷入自我否定或自高自傲。經過一段凡事讚美的屬靈實驗之後，我開始享受自己，並且把一切的成功歸榮耀與神。原先我放在自己潛力之上的蓋子變鬆了，最後脫落下來；對「贏」的恐懼終於被治愈了。

我的掙扎和得勝，使我能夠察覺其他人同樣的問題。在此不妨舉幾個人為例。

偏見約翰

有一位朋友，我喜歡叫他「偏見約翰」，無論在逆境或順境中，他都不知道如何享受主賜的福。最近我在芝加哥主領一次退修會，他也參加

了。當我聽說他要來時，不禁倒抽一口氣。

「你好嗎？約翰！」我問。

「好極了！」他的回答頗令我感到意外。但他繼續說：「不過好景不會太長。我從經驗中知道，當一切順遂時，過不了多久我就會遇到麻煩。人生就是這樣——順境後面一定跟着逆境。」

約翰並不是情緒沮喪、起伏不定的人。事實上他是一個適應相當良好的基督徒。但是他的思想有一個嚴重的缺點。他無法將得勝的光景持續下去。令人驚訝的事實是：過去這些年我注意到，約翰會不知不覺作一些事情，以確保他的順境不會長久。

如果他的妻子和家人都很和樂，沒多久他就會說出或作出一些事情，為全家帶來一場風暴。在工作上他也常常無端惹事。不幸的是，約翰從未想到，這些麻煩和批評是他自己招來的。他總是為臨到自己的事怪罪別人。

那幾天的退修會中，我有很好的機會與他長談。我覺得多年來的友誼應該可以使我能直言不諱地談論他這種忽上忽下的態度。最後，經過數次長談，我們把問題越挖越深，一直追溯到約翰的父親。

在他成長過程中，父親常對他說：「約翰，你成功的時候別得意忘形。主會敲掉你的支柱。你得記住，好景後面一定緊跟着困境，就如白日之後必定跟着黑夜一樣。」

雖然約翰相信基督，但他在下意識中想要作到父親的消極指令，這種心態一直左右着他的生活。他後來終於瞭解到這一點，並且表示願意有所改善，於是我們就一起禱告。他開始明白，他過去被父親那種責罰性的觀念控制，沒有讓主的能力幫助他在生活的高原或低谷中得勝。他大可不必去製造困難，以應驗他父親的預言。退修會結束時，我的朋友已開始作一個贏家了。

我還認識一些人，正在發現他們害怕贏的原因。這類原因雖因人而異，但都非常容易削弱人的鬥志，使人灰心喪膽。

童年的影響

以葛林為例。他不斷驅走任何贏的機會，因為他的父親一生不得志，沒有成功。每當葛林在事業上有所進展，他都會作一些事情來否定自己的升遷，否認自己有所成就。他內心深處埋藏着一種感覺，就是他無權超越他的父親；每有成功的機會，他就感到內疚不已。

提彌的情形正相反，他有一位事業成功，位高名重的父親。但是他的父親沒有時間教他一件事，就是對自己的價值感。提彌生長在不斷追求成功的壓力下，他永遠無法討好父親。如今他雖然早已成年，也有相當成功的事業，他還是有一種能力不足的感覺，總是不知不覺中作出一些事，來證明自己不配。他周圍的人自然也會接納

他對自己消極的感覺，同意他的看法。

朱莉的父親是一位傑出的律師。他絲毫不掩飾對朱莉的失望，只因爲朱莉不是男孩，無法承繼他的衣鉢。然而朱莉仍努力不懈，在大學和法律學院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畢業後她在外地的一家大公司擔任律師。儘管事業一帆風順，她卻認爲自己並非真正成功，因爲她未能身爲男兒。朱莉的父親說，他以她爲榮，但他從未暗示過她可以來爲他工作，或預備她將來接手他的公司。

朱莉的母親相信，一個女人的角色應該是待在家裏，支持丈夫，此外就是活躍於教會和社區活動。她不贊成朱莉進法學院，或建立她自己的事業。她告訴女兒，她只希望她安頓下來，嫁人，生兒育女。

於是朱莉被卡在中間，左右爲難。她渴望成功，以向父親證明女人也可以在法律界出人頭地；另一方面，她的成功卻不能取悅她的母親。這一切混亂都隱藏在她那優雅、專業化的外表下面。她想要贏，又害怕贏。最近她才開始思想，在神爲她生命所定的旨意中作一個贏家是甚麼意思。當她決定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神，單單討祂喜悅的時候，她得到了真正的釋放。

愛麗的問題主要出於她與丈夫的關係。她以爲，作一個好妻子就是要像她母親對她父親那樣，事事管轄丈夫。我們討論到爲催逼丈夫所說、所作的事，如何令她先生忿怒，她才發現，

自己正定意要摧毀婚姻，這令她大吃一驚。終於，她開始面對自己對贏的恐懼，然後才看清，許久以來她一直持着那種熟悉的、自我毀滅的習慣，就是作她丈夫的母親。如今她在耶穌裏重新正視自己的角色，舊有的模式不攻自破。

消極的批評

我認識的朋友中，不少人對自己存有這種消極的看法，他們不相信自己配在生活中得勝。對基督的膚淺經歷無法治愈這種態度，教會裏的活動更無濟於事。他們的靈命變成自我輕視的延伸。他們無法享有耶穌所應許的奇異恩典和豐盛生命。他們不斷作一些事情，以顯明他們企圖和神保持某種距離。

這些人都是消極批評下的受害者。大多數的家庭，朋友圈，和教會裏，都不乏這種批評。這些人是我們所重視的，而若允許他們的批評在我們裏面潰爛，早晚我們會變成他們所批評的樣子，並且發展出害怕贏的心理。

我前面描述的那些人都是基督徒。我們貶低了神賦與的榮耀，這一位耶穌要令我們感到不安。祂不僅使我們對自己浪費了恩賜而慚愧，更使我們因對自己所設的限制而心感不寧。祂不是藉提醒過去的罪行來折磨我們的靈魂；乃是用啓示光照我們，看清祂所賦與我們的是何等光明的未來。

保羅——輸家變為贏家

使徒保羅是一個極富挑戰性的例子，證明耶穌如何能將一個輸家轉換成贏家。悔改以前的大數人掃羅，十足是虔誠人的代表。他是自己人生舞臺上的作者，導演，舞臺經理，主角。他大發熱心起來抵擋耶穌。

但是他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了復活、掌權的耶穌，一連串的轉變臨到他，預備他將來承擔廣傳福音的使命。耶穌住進他心裏。滿懷憤怒、批判的舊掃羅被驅逐出去，在基督裏的新人保羅，開始成形在他裏面。

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裏，解釋惡和我們天生的罪性如何影響我們，在我們裏面製造害怕贏的無力感。「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羅七19）。這是對我們的窘境何等生動的描述！有人辯稱，保羅是在描述他重生以前的經歷；另有人說，他是指信主之後他裏面與自己的掙扎。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即使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後，也會與自己的本性不斷爭戰。

然而這不是一場毫無盼望的爭戰，我們可以像保羅一樣存着單一的盼望，「感謝神，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羅七25，八1）。我們不必一直被過去的失敗擊退，也不必讓別人為我們塑造的輸家形像左右。「隨從聖靈的人」（羅八4）是指被

永活的、內住的基督所充滿、管理的人。我們若膽敢檢視過去失敗的記憶和現今的光景，就能得到醫治和釋放。

得勝的應許清楚記在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十七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們已藉着基督的十字架與神和好。住在我們裏面的基督，會不斷將妨礙成為新人的事物顯明出來。祂將這些事物從無意識層面提昇到意識層面，讓我們可以交給祂，並且知道自己再也不需要保證天生是輸家了。

還有一點可以給我們帶來安慰。保羅到了晚年，仍在尋求與基督建立親密的關係。他雖然被關在羅馬的監獄中，但在基督裏他是自由的人。他寫下一段話，我稱之為「贏的定義」。「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21），以及「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腓三8，10）。

保羅可以忍受艱難和痛苦，視其為服事基督的一部分，但他覺得沒有必要為過去的事受苦，用受苦來懲罰自己。一直到接近人生旅程的終點時，他仍然承認內心的意願，就是努力不懈，要達到基督徒信仰中那特殊、崇高的贏的本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12~14）。

基督能使我們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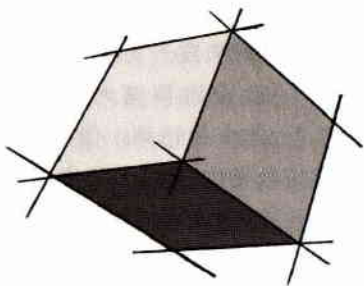
使徒保羅被處死之前不久，就是第二度被下在羅馬監獄的時候，曾回顧他在基督裏度過的一生，留下一句有關贏的銘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四7）。

這話乃是這一位耶穌所默示的，確實是贏者的語氣，帶給我們極大的鼓勵。我們不必輕看自己。活在基督裏本身就是得勝的生活。我們可以和保羅一起說：「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四13）。

對基督徒而言，根本沒有「贏不了」的情況或關係。我們被召要忠於主。即使遭遇艱難困苦，我們仍可以在尋求祂的引領，表達祂所供應的喜樂、愛、與盼望上得勝。結果交在神手中。下一個大挑戰來臨時，我們不但不會讓自我設定的失敗擊潰，反而努力前進，知道最終我們要贏得勝利，那將是我們一生得勝的高潮。

這一位耶穌洞察每個人的內心。祂用接納和保證來醫治、觸摸我們過去的童年。祂溫柔地驅除那些導致我們自覺不足的回憶，或消極的批評。祂讓我們看見，靠着祂在我們裏面的能力，我們可以成為怎樣的人。我們可以感覺勇氣高

漲。我們不必再認定必會失敗，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是以祂的榮耀和尊貴為冠冕的，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必害怕去贏。



7 心靈的防火門

「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
燬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麼。我有當
受的洗；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
呢。」（路十二49～50）。

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被電話鈴吵醒。我在
黑暗中伸手去摸索電話機，用半睡半醒的聲音說
了一聲「喂！」

「教會燬火了！」彼端傳來一陣激昂的叫喊。
我立刻被這驚人的消息震得睡意全消：「我馬上
就過來！」

等我趕到教會，救火隊已將火勢控制住了。
幾個小時之後，我又回到家，上床睡覺。

但是那時天將破曉，我輾轉反側，再也睡不
着。待我終於有了幾分睡意時，又被剛才那句觸
目驚心的話「教會燬火了」嚇得清醒過來。

我翻來覆去，回想剛才打電話來的那人並未說：「教會建築燬火了！」而是說：「教會燬火了！」這令我想到，很多時候我們說到「教會」，既指教會的建築，又指信耶穌之人所組成的團契。我們的心中會同時浮起教堂的尖頂和基督子民的圖樣。最後我得到一個令人欣慰的結論：即使這座充滿了美麗回憶的建築物今日毀於大火，基督的教會仍然是存在的。

我繼續想到「火」這個字與聖靈的關係，不禁莞爾一笑。火是聖靈的屬性之一。這使我想到我是多麼渴望教會——不單我服事的教會，也是普世所有的教會——能被聖靈那愛心、喜樂、熱烈、大有能力的火焰所燃燬。我最盼望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我的會衆或世界各地的人說：「我們的教會燬火了！」我不明白爲甚麼現代基督徒少有人作這個聲明。

現代的比喻

帶着這樣的想法，稍後我回到教會，心中已預備好接受今天這事件所帶來的整個影響。消防隊長告訴我，爲了這座建築物將來的安全着想，他必須堅持讓我們裝置一些防火門。他說，「一旦某一處燬火，這些防火門就會自動關閉，以避免火勢竄到整個建築物。」

如今我們已將防火門裝置妥當，所有走廊和樓梯都設有防火門，一旦任何一角落顯示最輕微

的失火迹象，這些防火門就會立刻自動關閉。

或許你已經從防火門的比喻領會出其中的寓意。許多教會也設有屬靈的防火門，當聖靈復興的火焰在某個團體中燃起時，這些門就立刻關閉起來。有些人畏懼聖靈的火，甚至遠甚於教會建築物燬火。今日許多教會大半的形態幾乎無法燃燒——我們燒不燬的傳統，被水浸透的辦事程序，缺乏溫暖和熱情的冰冷態度，等等。

心靈的防火門

今日教會的光景，也是許多教會成員的光景。我們在心靈裏也築起了防火門。一座建築物裏的防火門，在收到警告訊號時，立刻會以正面的、保護性的方式關閉起來，同樣，我們也常常在一看到聖靈的火和能力迹象時，心靈防火門就立刻以負面的、畏懼的方式關閉起來。我們害怕聖靈穿透我們全人，進入我們的心思，感情，意志，以致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與態度，不知會發生甚麼改變。

傳統的信徒迫切需要聖靈的火，但只要一強調聖靈，他們的反應便是驚慌失措，這種情形在主要的宗派教會裏尤其普遍。他們擔心，這樣的強調會引進一些專講聖靈的團體所用的習慣、術語，或儀式。

另外有一些格外熱心的「屬靈人士」，他們從一個教會到另一個教會，向牧師和會眾挑戰，要

他們「被聖靈充滿」。他們往往勉強人接受他們那一套屬靈復興，而且很少感到滿意。他們高喊：「有火！有火！」常常只是假的警告，徒令教會成員和領袖心靈中的防火門關閉起來。事實上他們堅持的，只是廉價的複製品，不是真正的聖靈之火。

但是還有一種更深奧的警報系統，會造成防火門的關閉。我們中間許多人對於聖靈究竟是甚麼，祂如何作工，被聖靈之火充滿的意義等感到困惑。又有些人懷疑，若聖靈真得着他們，會發生甚麼事。另有些人仍然對靠自己努力，過自給自足的生活感到滿足。我們大多數人缺乏膽量與冒險精神，沒有勇氣去得聖靈的智慧和能力，更遑論聖靈的火。

今日基督徒和教會最大的需要之一，就是真正經歷聖靈的火，並且不斷持續經歷。若沒有聖靈的火，就不可能過一個活潑的基督徒生活。我們心靈的防火門不僅將祝福拒於門外，並且與這位耶穌最主要的心意背道而馳。

耶穌最終的使命——把火丟在地上

耶穌最具挑戰性的「甚難之語」之一，就是：「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燬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麼。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路十二49～50）。

這段甚難的話迫使我們進入這位耶穌的內

心，去揣摩祂對自己最終使命的想法和感覺。我們對於祂來到世上的目的，原先有些推想，這段話卻將我們平素的理解更加擴展。

如果你必須向一個人解釋，爲甚麼耶穌要來到這世上，你會怎麼說？祂來是爲了將神啓示給我們？當然。祂來是爲了賜下更豐盛的生命？不錯。是爲了解釋神的國度，並呼召我們進入神國？對的。是爲了替世人的罪代死，使我們藉着十字架與神和好？確是如此。是爲了征服死的權勢，使我們由復活而得勝？一點不錯。

但是除了這些美麗的福分之外，我們還未完全把握耶穌最終的目標。還需要添上甚麼？祂在這段經文中說得很清楚。祂來要把火丟在地上。

我們必須明白此處火是指甚麼。許多人解釋作審判和毀滅。這和耶穌稍早對門徒的回答互相矛盾。幾天以前，門徒曾希望主從天上降下火來，燒毀一個拒絕接待耶穌的撒瑪利亞村落。祂回答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九 55～56）。

耶穌確實警告過，那些拒絕神國的人，死後要面臨地獄的永火。但是只有在這裏，祂說到把火丟在「地上」，而內容是論及祂來到世上的原因。我們不禁要問，祂要丟在地上的火是甚麼呢？

答案可以在施洗約翰的預言和使徒行傳中被聖靈充滿的信徒身上找到。「我是用水給你們施

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路三16）。這預言在五旬節那天應驗了。縱觀整本使徒行傳，我們可以目睹一個在基督裏的新族類，一羣被聖靈之火燒燬的人誕生了。

火降臨之前——十字架

這是耶穌說祂要丟火在地上時所預先看見的情景。祂看見有一新的族類產生，他們要住在祂裏面，祂也要住在他們裏面。祂是多麼渴望見到這事成就！難怪祂說：「我是何等的迫切呢！」然而祂知道，這事發生之前，祂必須先上十字架，爲人類受死，以除去攔阻人得豐盛生命的障礙——罪。然後祂要從死裏復活，勝過撒但和死亡的權勢。耶穌走向耶路撒冷時，心中已存着這信念。祂的目標必要達成！

現在我們比較能體會耶穌後半段話的緊迫感。「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耶穌此處是指十字架。祂知道祂必須浸在加略山的無邊痛苦中，承擔全人類過去、現今、未來的罪孽。聖靈澆灌之前，那完全的、一次作的、永不再重複的救贖必須先完成。

耶穌渴望這事成就。請留意祂的語氣：「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迫切」一詞在希臘文裏是 *sunechomai*，意思是「向後拉，受壓抑，向下壓」。祂感覺在世上服事肉體上受到限制。祂渴

望經過十字架的痛苦，以接受復活的印證，從父神得榮耀。祂將在這世上得釋放，成為祂所建立的新族類之主，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祂知道祂十字架的愛和赦免可以改變人，祂的復活可以將他們從疑惑、恐懼、畏縮的墳墓裏救出來。他們將預備好，迎接祂藉內住的靈在他們心中所燃起的火。

蔓延之火

這使我們聯想到，主復活不久，祂的兩位門徒在以馬忤斯路上遇見祂的事。他們描述這段經歷，就好像有火在心中燃燒。「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路二十四32）。那只是一個開頭，接下去基督更新的火要臨到門徒，住在他們裏面，教會從此就誕生了。這一新的族類心中散發出燦爛的火花，將火蔓延開來。

在接受基督的靈火之人中，有一位很重要的法利賽人，名叫保羅。他藉拿撒勒人耶穌把火帶到世上的事工，作了以下的歸納：「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呼叫阿爸，父」（加四4～6）。所有基督徒都享有一種權利，就是基督內住之靈的火。

燄火的基督徒

我們感到奇怪，爲甚麼今日鮮見「燄火」的基督徒。爲甚麼我們在自己心中和教會裏面築起許多防火門，以阻擋聖靈之火的蔓延？或許是因爲我們從未想像完全被火燒燄是甚麼樣的光景。基督的靈功能正如火一樣，可以潔淨、煉淨、光照我們，並透過我們將溫暖帶給別人。只要我們求祂賜下火，祂就會開始這過程。

火是從我們的心中開始。基督在我們裏面動工，預備我們產生需要祂的感覺。我們接受祂爲救主的時候，星火就點燃了，並且開始燃燒，直到形成烈火熊熊的確信。耶穌的十字架變得大有能力，與我們個人密切相關。我們不再自以爲義，知道自己被基督所愛，完全從過去的罪和失敗裏被解救出來。復活變得非常實際，我們知道自己將永遠活着。我們的思想得到潔淨，回憶得到醫治。對自己和生命的所有混亂想法，都被焚燒盡淨。

這時煉淨的過程就開始了。就像生鐵在熔解過程中，不純的雜質會浮到表面，然後被撇除一樣，基督的火也要煉淨雜質，以確定我們不僅以基督爲救主，並讓祂掌管一切。煉淨的結果是，我們的心思意念完全被基督的心意充滿，祂可以透過我們思想，這會影響我們的態度。我們將以不同的眼光看人，並滿帶着盼望和興奮眺望未來。

其次，基督的火也遍及我們的意志。我們頑硬的抵抗被祂燃燒的靈發出的熱所融化。我們開始渴望讓祂的旨意超越一切。我們的心被迫切的意願催逼，在每一項決定中都尋求祂的指引。這實在是奇蹟。

一個被火充滿的人，最大的願望就是完全為基督而活。這願望會催促我們每天早晚、隨時隨地的禱告。基督的火焚燬我們的反抗，並在原地產生新的活力。我們會更急於想多認識祂，作祂要我們作的事。我們不再和主打游擊戰，反而渴望經歷祂奇妙的恩典——是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一旦意志的防火門打開，聖靈的火就蔓延入我們的情感中。煉淨的功用再一次顯明。舊日對生活和人的反應模式得到潔淨。過去多年來的傷痕被抹除。在基督無條件的愛火裏，我們雖然經歷人的拒絕或誤會，仍會感到自己是蒙愛的。我們可以無拘無束地體會祂的接納與珍愛。

愛之火

結果是，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表達深刻的愛。我們的言語，行為都不再受束縛，可以充分向人表達溫柔、寬恕、和保證。冷漠的基督徒是假基督徒。不論冷漠或不冷不熱，都是一種外在的記號，說明這人缺乏基督的火。

一旦基督的火在我們裏面點燃，我們的一切

行動就會表達出一種新的熱力和活力。我們成為別人的啦啦隊長，並且滿有確據，知道聖靈無限的能力將幫助我們成就一切事工。一個有基督的火在心中的人，別人都會樂於和他共處。他們所發出的光芒，可以照亮日常生活中的單調和枯燥。

他們向人傳福音，奏效的祕訣就在基督的愛之火。他們不需要精美的佈道手冊，也不需要牧師一再耳提面命叫他們出去傳福音。傳福音變得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因為他們深切關心人，渴望每個人都認識主，接受祂的靈。他們不是煽動事情的火把，而是被基督的美德和憐憫燃燄的人。這導致他們一方面去接觸那些需要主的人，一方面也負起社會責任。

燄火的教會

一個教會若充滿了「燄火」的基督徒，會是怎樣的光景？它會變成一個滿有愛心、寬恕的團契。它的敬拜滿有活力，讚美，喜樂。講壇的四周沒有防止靈火蔓延的防火門。聖靈的火竄及所有聽道的人、參加主日學的人、和團契。教會領袖不再作消防隊員，而是點燃火苗的人。整個教會成為一團烈火，其他的人也被吸引而來。接納與合一使眾人緊緊連結。當外面來的人聚在火旁時，他們乾燥的心靈也不禁燃起熊熊火光來。

今日我們如此要求教會，是否太過分？絕對

不是。但我們必須記住，賜下火的是基督，而不是我們。許多渴望教會燄火的人，往往把這事攬在自己手中。稍早我曾提過，他們以為只要將那些被聖靈充滿的教會所採用的儀式、慣例，一成不變地搬過來，就可以造成教會的更新。請記住，帶來真正靈火的是神所行的神蹟，而不是人的操縱運算。

教會如何燄火？

那麼基督徒和教會如何燄火？甚麼可以改變屬靈的防火門，以致當基督想丟下祂的靈火時，這些門不致關閉，反而大開？

祕訣存在於耶穌這段「甚難」之語中。從這段話中我們確知，祂恆久的心意就是賜下這火。祂期待火被燃起。但正如在實現這心意之前，祂必須先走向十字架，同樣的，在我們和真正的靈火之間也有一個十字架。它要求我們向自己死，並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祂。

我們必須放棄自作聰明的態度，不再想靠自己的努力帶來復興。一旦我們倒空自己的計劃和要求，聖靈的火才會降下。祂在改變我們的外在之前，必須先充滿、改變我們的內裏。

別人會看出我們裏面的火焰，感覺出我們心中跳躍的愛火所發的溫暖。那些和我們同樣被靈火燒燄的人，則和我們一樣，期待這火能燃遍整個會衆。

我們的禱告將是：「主，我們需要這火，需要這火；我們將生命完全降服下來，以接受聖靈的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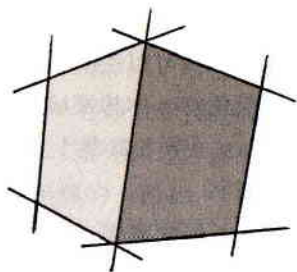
基督來，要將火丟在地上。祂經歷十字架的洗，以預備點燃我們的心，這樣祂才能用火給我們施洗。歷代以來祂在許多已預備好，被點燃的心靈中所成就的，今日祂也要照樣成就。我們如果不被祂內住的靈所點燬，不但因此錯失了祂的旨意，並且會失去火熱的信念，煉淨的欲望，溫暖的愛和熱忱，以及內在燦爛的榮光。

基督之靈的火，並非加之於救恩和永生之外可有可無的東西，那是一種恩賜，使救恩和永生成為永不止息的確據。有一首詩我很喜歡，作者不知道是誰，其中包含了一個請求，求神赦免過去歲月中，壓熄我們裏面愛之火的懦弱和懼怕。它最後一行寫道：

愛之火，在我們裏面燃燒，
越燒越旺，
直到我們為你燃盡。

我願意更動最後一行，作為該首詩的結尾。有基督的火在我們裏面燃燒，我們就不會燃盡，而是：

愛之火，在我們裏面燃燒，
越燒越旺，
從今直到永恆。



8 惟一神不能赦免的罪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可三28~29）。

「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一位年輕婦女在承認她與一個有婦之夫通姦之後，哭泣着說。

「你爲甚麼認爲自己所作的不能蒙赦免呢？」我問她。

「我一向都這麼想啊！」她一邊拭淚，一邊回答。「從我年幼時，父母就一直警告我婚前性行爲是大罪。我開始和這個男人出去之後，他們更是怒不可遏。他們不斷說：『你如果和那傢伙有了麻煩，可別指望我們饒恕你。也別向神求助——祂絕不會饒恕你！』」

「你對自己所作的感到懊悔嗎？你願意中斷

和那人的關係嗎？」我小心翼翼地問。「如果你願意，我可以證明，人若承認所犯的姦淫罪，神會赦免的。你想要接受祂的赦免嗎？」

「哦！當然！」她的臉因有了盼望驟然亮起來。

接下去的一個小時，我向她談論到神在基督裏所啓示的愛和赦免，以及十字架代贖的功能。我們一同讀新約中有關基督如何對待那些承認己罪之人的經文。

雖然這個年輕婦女是在教會的團契中長大，也知道基督的愛，然而她對這愛的體認，卻因她父母對赦免的教訓受到限制。我們談話結束時，她終於親自遇見了基督，深深經歷到了祂的赦免。

我在服事主的這些年間，常常遇到一些人，他們認為自己所犯的罪是不能蒙赦免的。他們認為那是最嚴重的罪，以前想都不敢想。然而他們渴望蒙赦免，這事實清楚顯示那不是無法赦免的罪。

「永不」一詞是否太強烈了？

是否有一種罪，神不能赦免？是的，正如本章標題所指，我相信有一種不得赦免的罪。

或許你會問：「『不能』一詞豈不是限制了神嗎？我們豈不是相信，神能作一切祂想作的事嗎？如果改口說，可能有一種罪，神『將不願』赦

免，豈不是更妥當？你豈不是局限了神主權的大能嗎？」

且容「不能」一詞暫時成立。在你裁定我是否牴觸神無條件的愛和赦免之前，請先來思考耶穌所說過最令人困擾，也最被誤解的一段話。「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可三28～29）。

這段有關罪不得赦免的經文，歷代以來一直使許多人困擾。陸卡克 (Halford Luccock) 曾寫道：「如果我們把耶穌說過的話分類整理，其中一類是『我希望耶穌從未曾說過的話』，相信高居榜首的，一定是馬可福音裏的這一段經文。對許多人而言，『永不得赦免』的罪有一種奇異的吸引力和恐懼感，它曾使許多被罪惡感困擾的人心力交瘁……然而它的上下文卻提供了清楚而簡單的解釋。」

這段話背後的起因

陸卡克博士說得不錯，本段經文的上下文確實啓明了耶穌這話真正的意義。我們若明白祂說這話當時的環境，就會開始明白祂話中的意思。

那時耶穌趕出污鬼的消息已傳到耶路撒冷。文士們遂派代表前來調查。他們尚未和耶穌交談之前，這些在詮釋律法上受過高度訓練的律法主義者，已經下了判斷。因為他們不肯接受祂自稱

是彌賽亞的聲明，所以必須另找理由，來解釋為何祂有能力勝過污鬼。他們的結論是：「他是被別西卜附着，」「他是靠着鬼王趕鬼。」

別西卜在希伯來文中的意思是「王子巴力」。這曾經是以革倫 (Ekron) 最大之神的稱號。此外，以色列人征服應許之地時，曾對抗迦南人所敬拜的豐饒之神巴力。耶穌在世的時代，別西卜被猶太人視為鬼王。他的另一個名字是撒但。不論他叫甚麼名字，他都被視為掌管眾鬼的惡魔。

這位耶穌尖銳的回答

耶穌對於別人指祂靠別西卜趕鬼的控訴，回答得既尖銳又合邏輯。「撒但怎能趕出撒但呢。若一國自相分爭，那國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分爭，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但自相攻打分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可三23～27）。

主這段醒目的辯辭是在說，撒但不會摧毀他自己的王國，如果耶穌是靠撒但趕鬼，豈不等於撒但自毀其國？況且耶穌從人身上趕鬼，就是在掠奪撒但的財物。祂要如此作，惟一的方法就是運用比撒但更大的能力。但是耶穌在祂的事奉中，一向清楚聲明，祂是靠神的靈趕鬼。換句話說，文士們不僅僅懷疑祂的權柄，並且在質疑祂裏面作工的靈。這些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是在

褻瀆。「褻瀆」一詞的意思是「侮辱，輕視，不敬虔，或者用毀謗、輕蔑的言語敵擋神或屬神的事」。神的靈是活的，在耶穌裏成為肉身，主動要使人相信主就是他們長久以來期待的彌賽亞。因此文士不單是毀謗耶穌，更是對神表輕蔑。

不得赦免的罪

以上所述就是造成耶穌說這段甚難之言的背景。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只有一個例外：褻瀆聖靈的罪。那是指文士拒絕聖靈正在他們裏面所動的工，當時聖靈正試圖說服他們，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馬可接着說明他們如何拒絕：「因為他們說，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三30）。也就是說，他們故意將耶穌藉着神大能的靈所作的事，歸之於撒但。馬可在這裏所用的「說」一字，希臘文原意暗示，文士不僅說了一次，而且是不斷地說。

耶穌譴責的是這種故意盲目的態度。馬太對於這件事的記載，更突顯出這一點。「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凡說話干犯人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太十二31～32）。

耶穌在世時，許多人發現作門徒要付的代價太高。其他人因祂大膽揭露了他們的偏見，自私，缺乏愛心，而倍感威脅。這些人常常批評耶

穌和祂的信息。但是他們並未犯下不可赦免的罪。他們固然有沉淪的危險，然而機會的大門從未完全關閉。他們的心正逐漸剛硬，但尚未完全僵化。耶穌的十字架和復活，可以柔軟他們中間許多人剛硬的心，藉着聖靈的大能，有些人會承認祂是救主。

然而許多文士卻不單拒絕聖靈，蔑視祂要他們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努力，並且還跨出致命的一步，就是稱善爲惡。毫無疑問的，耶穌將鬼從人身上趕出來之後，那些人就得了釋放和醫治。把這功勞歸之於撒但，就等於推翻歷代以來所有猶太人的信念——他們一直相信神和祂恩慈的眷顧保守。這就像爲了日出、大自然的美景，和神聖的律法與傳統，而讚美撒但一樣。文士雖然知道，只有神的能力可以趕鬼，他們卻不承認神的靈正藉着彌賽亞作工，也將拒絕祂在加略山爲世人代贖之死。

重點即在此。他們的罪不蒙赦免，是因爲他們根本不承認犯了罪。他們不肯說：「主阿，可憐我這個罪人。」只有罪人才需要救主。文士卻否認有此需要。這種否認並非一天造成的，是經過多次拒絕聖靈的催逼，存心抵擋，最後導致屬靈和心理的光景陷於無法得赦免的境地。

抵擋聖靈的四種方法

或許你會奇怪，這一切和現今我所宣稱神不

能赦免的一項罪，有何關係。我不是暗示，二十世紀的人會犯下這種褻瀆的罪——稱基督的能力是從撒但而來。但今日有許多人在抵擋聖靈的影響力。這些人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的人拒絕聖靈的感動，不肯承認自己靈裏的空虛。和文士一樣，他們定下了自己的劫數。他們不肯承認自己的需要。罪使人與神隔絕，使人錯失了生而為人的目標。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人不願意認罪，因此也得不着赦免。

第二類的人可能有罪不得赦免的危險。他們自稱是基督徒，卻堅持，在處理失敗和力不從心的事上，應當自尋解決之路。他們面對難處，常會怪罪別人或環境、生命。有些人則加倍努力，以掩飾缺失。另有些人用辛勞工作，自我改進，設立計劃，或者嚴苛的自我批評，來為自己贖罪，卻不肯作誠實的告白：『主，我失敗了，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求你赦免我，賜我能力去遵行你的旨意，作你要我作的人。』同樣的，若不肯認罪，主的赦免就不會臨到。

第三類，是拒絕以耶穌為對付生活挑戰力量泉源的人。祂不斷提醒我們，要接受祂的能力和引領。幾乎每一天，祂都明確地感動我們去作一些事。祂呼召我們去愛那不可愛的人，饒恕那些不值得饒恕的人，關心四週迫切需要盼望和鼓勵的人。

第一次對主的靈說「不！」，是極其嚴重的拒

絕。以後就似乎越來越容易，最後我們整個生命封閉起來，不再與祂有任何親密的交通。禱告越來越少，而且流於形式。讀經也被忽略，不再倚靠主。我們若不斷說「不！」久而久之就不可能再說「是」了。我們對聖靈的工作變得麻木不覺。再重複一次：沒有認罪，就沒有赦免。

保羅用相當個人化的辭句談到聖靈的工作：「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弗四30）。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連串需遵守的規則，而是個人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前一章所提到聖靈的火，若缺乏新鮮的燃料——甘心遵行主的旨意——就會逐漸暗淡，有一天甚至熄滅。保羅向帖撒羅尼迦人發出挑戰：「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帖前五19）。他的意思是，不要熄滅聖靈的火。

保羅在前面告訴帖撒羅尼迦人，「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五16～18）。意思是說，要視生活為一種特權，常存感謝的心，不論逆境順境，都要為祂在我們生命中所作的獻上感謝。我們若忽略讚美，就會感覺被四周不順心的人和問題傷害。不久我們就會產生一種負面的感受，認為自己每一天都被勉強的決定和辛苦的努力壓得不勝負荷。一旦抵擋了聖靈催促我們讚美的事工，就等於關閉了祂作工的管道。

這樣我們很可能變成第四類的人，這等人常常相信撒但的能力，而不信基督的能力。文士的

情形就是如此。他們比較相信別西卜的能力，而未能看出聖靈在耶穌裏彰顯的大能。由於抵擋聖靈，他們心中留下的真空就被撒但的勢力填滿了。

對我們而言，這會導致屬靈的麻木和道德的遲鈍。否定論常常造成沮喪的擴散。我們會因拒絕良善，而淪為惡魔的代理人，很容易說出或作出攔阻神計劃的事，傷害別人，使人軟弱。時日一久，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敵擋主，自以為沒有甚麼罪可認，因為我們已陷入自義的泥沼而不自覺。神並沒有拒絕赦免我們，只是我們拒絕聖靈催促我們認罪的呼聲。

結果是甚麼？我們越來越相信自己不需要赦免。「赦免」一詞的希臘文是 *aphiēmi*，意思是除去，*apo* ——從，*hiēmi* ——除掉。主不可能除去任何我們自認為從未犯過的罪。

認識我們的需要

我們若發現自己屬於以上任何一類，便有犯下不可赦免之罪的危險。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頓 (Princeton) 神學院聽見沈福頓 (Fulton J. Sheen) 主教這麼說：「真正不可赦免的罪，就是否認自己有罪，因為這就等於說，自己無罪需赦。」沒有赦免，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需要，或不想得到赦免。

使徒約翰用生動的辭句描述這種光景：「我

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8～10）。

希望你終於明白，爲甚麼我將「不能」一詞放在本章標題裏。神不能赦免的罪，就是我們拒絕承認的罪。危險的是，一件罪可以衍生成許多種罪。聖靈的工作，是在我們裏面產生需要赦免的感覺，將我們帶近十字架，保證我們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我們若予以拒絕，就是將自己囚禁在找藉口、自我控訴、否認失敗的監牢裏。惠提爾(Whittier)曾描述這種光景如下：

若你的眼睛拒絕看，
你的耳朵關閉不聽，
你豈非甘願爲囚，
陷於自造的黑牢中？

邊界線

或許你的心思也和我的一樣，已躍至本章所討論永恆的區分。人故意拒絕神的大愛，喪失蒙赦免的願望，結果是何等可怕。這一位耶穌清楚說到，其結局是永遠與神隔離。

似乎有一條隱形的邊界線，我們每一次拒絕聖靈，就向該線接近一點。在線的另一方，是一顆剛硬的心，不再接受聖靈的影響力。我知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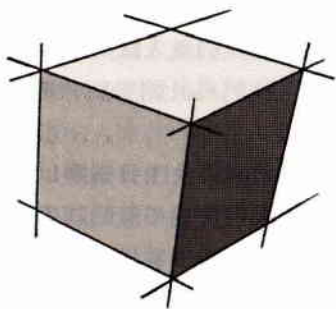
些基督徒，正一步一步靠近那條線。我也認識一些人，似乎已經跨過了界線。他們不再想得着主或祂恩慈的赦免。你和我或許離那線尚遠，但我們必須問：我今天是正邁向它呢？或正遠離它？

只要我們一息尚存，主就不會稍減祂要接近我們的努力。祂要我們現今就體會天上的喜樂。這樣，我們在離世時，就會得到極大的釋放，可以永遠享受與祂同在的喜樂。

如果……

如果我們拒絕主，直到我們不再想得着祂，那怎麼辦？如果每一次細微的、不肯承認的罪累積起來，以至最終不肯認罪，不再渴望祂的恩典，那怎麼辦？祂不會否定祂所賜給我們的選擇之自由。我們的罪將得不到赦免，永遠陷在懊惱和痛苦中。

現在，讓我調整一下本章的標題——只要我們肯認罪，沒有一項罪是神不能赦免的。



9 愛的試驗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
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路十一4）。

想要明白耶穌所說一些難懂的話，就如同在
波浪洶湧的海中游泳一樣。首先，我們必須站在
水可及膝的部分，就是一般對於這段話的解釋。
然後才能趟水前進，探討更具挑戰性的解釋。最
後，我們已預備好躍入更深的海面，接觸耶穌本
意中最深刻的真理。

我認為這節熟悉的主禱文「不叫我們遇見試
探，救我們脫離兇惡」需要用以上的三個層面來
思考。

淺灘的問題

我們仍在淺水處時，會發出一個問題：「神

會引我們進入試探嗎？如果不會，那麼為何耶穌叫我們爲此禱告祈求呢？」這是許多人心中的難題。

有一次主日崇拜以後，我和老友鮑布談話，話題很快從一般的談笑轉到嚴肅的討論，結果我們一直談到當天下午。他對主禱文中的這項祈求甚感關心，希望深入研究。

他說：「我從小就會背誦主禱文。今早敬拜時，大家一起背誦，我突然發現自己很難出口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近來我常想到這個問題。我無法想像神會故意引我們進入試探。既然如此，爲甚麼需要禱告求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呢？」

他繼續下去：「坦白說，單單這個問題就已經爲我帶來足夠的試探了。每次想到神可能叫我遇見更多的試探，而我必須求祂不要如此作，就令我困惑不已。我想大概是我自己有所誤解吧！不論答案是甚麼，至少在我弄清楚以前，我是不會作這部分的禱告了！」

通常的答案

你會如何回答鮑布的問題？若從表面來解釋，我們多半會提出一個常見的答案。我們會告訴他，這話真正的意思是：「使我們遠離試探，制服那不斷想將我們拉入試探的魔鬼。」

這答案可能是對的，至少對初探者而言是如

此。我們隨時都在受試探，需要主保護我們脫離魔鬼的影響。我們所求的，乃是要祂保守我們，不與那些引我們偏離正道的人來往。

爲了支持這種解釋，或許我們會翻開聖經中的相關經文，作爲我們與試探爭戰時的鼓勵。我們可能翻到雅各書第一章十三節，那裏強烈地保證神不會試探我們。「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爲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我們若在某種試探的壓力之下，可以從保羅那段確認神信實的話大得能力：「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十13）。

我們都可以從個人的生活中找出一些例子，說明神曾經如何攔阻我們一些自私的欲望，免得我們傷害自己或別人。如果不是祂提供我們逃脫之計，使我們免於說出或作出毀滅自己的事，有誰能夠一日日、一週週安然渡過，而毫髮無傷呢？

神使我們對於「白謊」（善意的謊言）感到不安，因爲這會形成一種不誠實的習慣。在我們要越界去傷害、毀壞別人之前，祂會直接指出我們不當的態度，或閒言閒語。當我們用輕佻的態度面對性的問題，而可能導致犯罪時，祂會在我們

未陷溺之前，及時提出警告。想想看，多少次祂攔阻我們任意擬定的計劃，免得我們偏離祂的正道。

感謝神，祂用無限的慈愛介入我們的生活；祂有時關閉一些通路，設立路障，阻擋我們作某些事，因為祂有更好的預備。甚至在我們失敗時，主也會幫助我們對付自責的試探。魔鬼潛伏良久，就等待這一刻。他亟力想阻止的，就是我們承認自己的失敗，接受赦免，然後重新開始。然而我們的救主基督比撒但有能力。祂賜我們力量去克服試探，不叫我們陷於自責的泥沼。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這第一個層次的瞭解，作以下的禱告：「主，你知道有時候我是多麼軟弱，而魔鬼是多麼狡猾。求你幫助我脫離試探的箱子！」我們需要每日這樣祈求，主會以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方式應允我們。然而這還不是主在這段難懂話語裏完全的意思。

下到更深處

我們若下到更深的水裏，會發現這祈求裏的試探一字，在希臘文是 *peirasmon*，也可以譯成「試煉」。因此這句話可以譯作：「不叫我們遇見試煉，救我們脫離兇惡。」

我們都有遭遇試煉的經驗。那時我們的耐心，力量，忍受的能力都來到瀕臨崩潰的邊緣。別人令我們失望，疾病攔阻了預先的計劃，親愛

的家人失喪，或逆境突臨，粉碎了我們的盼望和夢想。請牢記，每逢面臨這些痛苦的時刻，我們都可以倚靠主，脫離艱難的試煉。

我們也無法想像，慈愛的天父怎會故意設下試煉。我們固執地相信，神不會差來難處。我們寧願相信，大部分的問題是自己找來的，其餘的問題則是四周人帶來的。撒但的軍火庫裏總是裝滿各種兇猛的苦難彈藥。我們說，不，神不會引我們入試煉；但祂可以使用試煉幫助我們成長。

回顧過去艱難的時刻，我們可以肯定，若非主的幫助，我們無法平安渡過。我們可以和詩人一樣說：「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詩二十七13）。於是我們提醒自己和別人：「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詩二十七14）。

談到這裏，我的朋友鮑布表示，我所解釋神必會在一切試探和試煉中幫助我們，的確很有道理。「但是，」他插口說，「你仍然沒有談到主禱文中『叫我們遇見試探』的問題！」我告訴他，我打算保留這部分，到下一部「躍入深水」時再談。

一躍而入

「不叫我們」真正的意思是「不要帶給我們」。在解釋這句祈求時，一定得把這個意思包括進去，主能夠，也願意將我們帶入任何祂認為必要

的光景中，好使我們向祂敞開，接納祂作我們生命的主。

法摩 (H.H. Farmer) 在「世界與神」(The World and God) 一書中說，「我們的父神是一個絕對的發令者，和絕對的援救者。」我們比較習慣聽祂是救援者，滿有恩典慈愛。但祂的愛也包括命令。作為我們的父，祂確實定下一些標準，我們若驕傲或自義，故意違反這些標準時，祂就使我們非常不舒服。祂不僅只是副駕駛，協助我們達到自定的目的地。我們雖限制自己的目標，遠低於祂的想法，祂的旨意卻更高，絕不會以建立我們的自尊心為滿足。祂也不只是人生旅程的好夥伴，陪陪我們而已。祂會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但我們必須先尊祂為主，絕對順服祂的命令。

我有一位在電影界工作的朋友，他是不可知論者，常喜歡嘲笑基督徒，就是那些以為神呼之即來的人。有一天他遇見我，使用自以為聰明的方式和我打招呼。

「嗨！歐果維！你好嗎？你那位表兄上帝好嗎？」我愣了一下，覺得自己不能對這種說法毫無表示，任它過去。

「神不是我的表兄，」我嚴肅地回答。「祂是我的父親，是我生命的主。」我繼續告訴他，主對我的意義。

我的朋友料不到我會這樣回答。他為自己的

輕率道歉。他說：「你真的如此相信嗎？至少神對我不是那麼真實。我喜歡故意作弄那些過分虔誠的基督徒，大概是因為我想自己去尋找神。或許改天我們再好好談談。」

後來我去探訪了他幾次。有一天我在他正拍片的現場看見他。「嗨！歐果維！你和你父親都好嗎？」他熱情地招呼我。我微笑着回答：「我們都好，而且我們都非常關心你。」這人已經跨出了一步；不久之後我們都將成為父家中的兄弟。

我的朋友用「表兄」一詞形容神，表達了這世代的心態。即使在基督徒當中，祂也被削減成我們的尺寸；我們對祂缺乏敬畏和驚歎。我們竭力創造的神，是肯幫助我們、卻不過問我們價值觀和優先次序的神。我們有需要時就求助於祂，卻拒絕讓祂掌管我們的生活。

今日的基督徒迫切需要天父。這位耶穌來，為要啓示祂的慈愛。但是祂所表達的無限之愛，並不是浪漫的，溺愛的。我想這正是祂將「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放在主禱文裏的原因。「試探」也有「試驗」的意思，這可能是主的本意。「新英文聖經」(The New English Bible) 將這句難懂的話譯得很正確，「不將我們帶入試驗中，救我們脫離兇惡。」

鮑布對此顯然頗有興趣。他急切地問：「我們真的相信神會試驗我們嗎？」

「是的，我想祂會試驗我們。如果我們真正

嘗過一次試驗的滋味，就會迫不及待地禱告說，不叫我們遇見試驗。」

試驗

試驗可以暴露一樣東西的真正本質。在實驗室裏我們試驗某種物質，以確定它的成分。金屬經過試驗，才能鑑定它的韌性和耐力。車子出廠前必須先經路試，以評估它的安全度。

我相信神將我們放入試驗中，並不是要暴露我們的軟弱，而是要讓我們看見自己的本相。試驗的目的是爲了我們，而不是爲神。

換個方式說，若我們開始遠離主，偏行己路，抵擋聖靈的感動和催促，我們就是在走向災難。但是慈愛的主會介入我們急速的生活步調裏，阻止我們往前行。因此試驗就是在爲時未晚之前，神用來喚醒我們、顯露我們真正目的地的方法。一旦我們想尋求獨立，不倚靠祂時，祂就必須採取一些行動。

有時主也會用生活中發生的悲劇，來提醒我們離祂有多遠。疾病和痛苦可能是祂示警的擴音器。心靈的黑夜可以使我們渴望祂愛的黎明。

當然我不是暗示說，生活中一切的難處都是試驗。對一個向主敞開，願意接受祂的愛和引領之人，難題可以成爲加深他與主關係的機會。但對於一個日漸與主疏離的人，試驗可以使他驚訝地覺悟，自己過去是如何的疏忽或悖逆。

這一句難懂的禱詞：「不叫我們遇見試驗」，實際上是耶穌提供的特效藥，以幫助我們建立屬靈的免疫系統，免得我們犯下前一章所述的不得赦免之罪。每天作這樣的祈求，可以使神不必要試驗我們。

現在我們來到最難的問題上。神的愛難道會允許我們越飄越遠，以致最後我們不再感覺需要主嗎？不會的。

以大衛為例。他曾被稱為「合神心意的人」。然而他也曾一敗塗地——與拔示巴犯姦淫罪，又設計謀害她的丈夫。但神沒有允許他被懊悔吞噬。相反的，祂差遣拿單去點醒大衛，讓他看清自己所行的。神沒有放棄大衛，直到他認罪為止。

大衛在悔改的禱告中，清楚指出他的破碎乃是神的恩賜。「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踊躍。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詩五十一8~11）。

不要忽略了這句話：「你所壓傷的骨頭」。主的試驗常是如此。它打破我們刻意想要掩飾自己惡行的努力。

下面我舉幾個現代的例子，說明主如何帶我們進入試驗。首先我想到麗莎和厚吉這對夫婦。

厚吉纏綿病榻良久之後，他們終於重新認識主和認識對方。厚吉說：「我很遺憾，必須經過死亡陰影的磨難，才醒悟到自己的缺失。我們在安逸的生活毀於一旦時，才被迫看清自己的生活 and 婚姻是如何空洞。我希望以後不必再經歷同樣嚴酷的試驗。但另一方面，即使給我一百萬元，我也不願意交換我所學到的功課。」

另一位是蘇喜。她對神的愛不斷存着頑梗的心。她離婚時，怪罪丈夫；失業時，歸疚上司。朋友如果不符合她的期許，她就抱怨說，沒人關心她。

後來，她一向引以為榮的兒子因竊車被捕下獄，這時她終於向神哭訴求助。我記得她這樣禱告：「主，我幾乎已完全遺忘了你。想起多年前你在我生命中是多麼重要，我簡直不敢想像，我怎能如此忘記你。如今我的下場如此可悲。生命中頭一回我看清自己——我是多麼迫切需要你！」

蘇喜已跨出回轉向主的第一步。試驗讓她重新看清自己，並再一次看見那正伸展雙臂等待着她的主。她已預備好接受主的幫助，去解決她兒子的問題。

神確實會在為時未晚之前，將我們帶到試驗中。傑瑞就是一例。我在傑瑞讀神學時就認識他，他在神學生中顯得鶴立雞羣，非常突出。畢業後，他前往中西部牧養一教會。他全力投入工

作中，盡責地栽培會衆，開始建堂計劃，日夜接見人、幫助人。很快的，他的靈修時間因日程緊湊而被擱置下來。最後除了公開職分上的需要以外，他幾乎不再禱告。他讀經僅僅是爲了預備講章，很少是爲了充實靈命。

大約進入事奉的第四年，傑瑞的行止開始怪異起來。他變得專橫霸道，充滿敵意，滿腔憤怒。不久他的婚姻也亮起紅燈。他牧會的同工警告他，這種態度會毀了他的事工。教會的增長因此也受到攔阻。傑瑞卻一直怪罪會友與他作對。有一天，他終於不告而別。

他的事奉已到了盡頭。他不知前面何去何從。他上了車，開始向西駕駛。三個星期之後，傑瑞抵達洛杉磯。這次獨自一人駛過高山、海岸，對他而言是一種獨特的經歷。然而主一路與他同行，提醒他看見過去是如何遠離了主。待他見到我時，他已預備好對自己作一番長遠的、嚴格的審視。

幸好傑瑞沒有試着怪罪他的妻子，他教會的傳統，或過於繁重的工作量。他知道，他一直是靠自己的力量和才幹，而沒有倚靠神。不論他將來是否仍繼續作傳道人，他渴望得着從前曾經歷過的平安。

經過幾次晤談，傑瑞決定回家，面對殘局。主確實在其中行了神蹟。他的妻子和教會都伸出手臂歡迎他。如今他知道，只有神能成就這一

切。以下是他寫給我的信。

「我確知，長久以來主一直想對付我。祂沒有等到我幾乎喪失家庭和教會時才動手。是我自己在排拒祂。我一度近乎精神崩潰，我知道這不是出於神，而是我自找的。奇妙的是，祂沒有讓我完全被擊垮。祂讓這瘡化膿生泡，然後親自刺破，並用祂的恩典來治愈。我最大的遺憾是，自己竟然抵抗祂的醫治這麼久。如今我不斷禱告，求神幫助我再也不這樣抗拒主。」

不幸的是，我仍然不斷看見許多人的生活被弄得肢離破碎，而即使在這種光景中，他們仍頑梗地拒絕主的幫助。「我到底作了甚麼，換得這樣的報應？」他們感到困惑，卻不問自己：「主究竟要在這事上告訴我甚麼？」主想要透過難處接觸他們的努力，因此受到挫折。結果他們心中充滿苦毒，反而以神為仇敵。

救我們脫離兇惡

在那種態度後面，是魔鬼的詭計。撒但不惜花費任何代價，來阻止我們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他企圖影響我們去懷疑，害怕，自憐。這就像在我們的心靈中遍灑煤油，他可以隨時用試探來點燃起火。撒但想把我們拉到一個地方，在那裏我們會感覺自己成了惶然無助的受害者。他最不願意看見的，就是我們為了被主喚醒，回到現實而感謝祂，把我們的問題交給祂，重新信靠祂。

這就是爲甚麼我們必須禱告：「救我們脫離兇惡。」爲了應允這祈求，基督上了十字架，又從死裏復活。所以我們這樣禱告，一方面是回顧過去祂所作的，一方面是前瞻祂將要成就的事。基督在十字架上勝過了撒但。現今撒但一到基督面前就顫抖，一聽到祂大能的名就逃逸無蹤。

基督是拯救者

基督已經拯救我們。「拯救」的意思包括「從……逃脫」，和「保守以免於……」。換句話說，基督已經救我們脫離撒但的控制，保守我們免受撒但在思想和態度上的影響。

耶穌在另一處經文中說到，我們有權柄勝過撒但。「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十19～20）。

在耶穌首度提到這應許的時代，「蛇和蠍子」一語通常是指罪惡。想想看，祂說我們可以踐踏罪惡！每當我們宣告，基督的權柄和能力勝過撒但，我們就是在踐踏罪惡。魔鬼若試着用疑惑和失望來試探我們，我們可以說：「撒但，我奉那在十字架上已擊敗你的基督之名宣告，你無法勝過我。我是屬基督的。現在你離開我去吧！」我們屬乎主，被祂的靈所充滿，我們確實有勝過兇惡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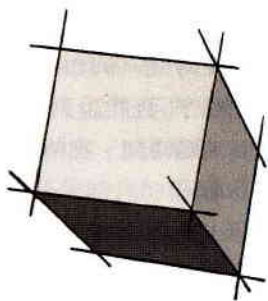
所以當我們禱告：「救我們脫離兇惡」，我們不是處於被動的祈求，乃是在宣告，我們是與基督一同爭戰。祂召我們去奉祂的名禱告，並靠祂的名勝過撒但對我們、對其他人、對環境的影響。

宣告主已經賜給我們權柄，確實是絕佳的預防之計，避免我們淪落到一個地步，必須要主帶我們進入試驗才能讓我們明白祂的愛有多深，而我們對祂的愛又有多少。我們不再過分高估撒但的試探；更好的是，我們也不再低估基督擊敗撒但詭計的能力。

得勝的禱告

對這段難懂的禱詞有了新的認識之後，我們可以誠實地說：「主，求你幫助我與你不斷親密交通，向你的引領敞開，甘心順服，你就不必將我帶入試驗中。謝謝你救我脫離撒但的勢力和他詭詐的影響力。」

本章所記的內容主要是根據那個禮拜天我與鮑布分享。經過這一番討論後，他靜坐不響一會兒，然後用熱切的語氣說：「歐果維，我被神的愛征服了。以後我唸主禱文再唸到這一句時，我就會想到祂的大愛。謝謝你將我推到深水中！」



10 時候到了

「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太十六3）。

英國有一位船塢工人，非常痛恨他的鬧鐘。四十七年來，每個工作天的早晨，他都被它的鈴聲催逼着起床。他真巴不得能置若罔聞。

報仇的機會終於來了。在退休的那一天，他把鬧鐘帶到造船廠去，將它放在八十噸重的水壓機下面。他興高采烈地掀動按扭，水壓機隨之降下，把鬧鐘壓個扁平。他說：「啊！這種感覺真美妙！」

我們中間許多人都會有同感。對於鬧鐘，手錶，計時器，我們常常存着一種愛恨交織的感情。但是即使我們處心積慮去毀壞它們，以洩心頭之忿，也仍然逃脫不掉時間的壓力。

我們常常用非常具體，甚至個人化的辭句來

談及時間。例如「我手頭上的時間」，或「你有時間嗎？」我們說到利用時間，節省時間，浪費時間，剎時間，補時間。然而要替時間下定義卻非易事。

聖奧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說：「時間是甚麼？我知道。如果要我向人解釋，我就知道了。」我們都同意。即使詳細考察人類衡量時間的歷史，也很難找出時間的定義。我們可以感覺時間的移動；一旦手頭的時間太緊迫，或太寬裕不知如何打發，我們便有挫折感。我的朋友麥肯義 (R. Alex Mackenzie) 在他的作品「時間陷阱」(The Time Trap) 中說，「沒有人有足夠的時間，但每個人都有一大把時間。」

如果我們一天睡八小時，那麼一天就有十六小時清醒的時間可供利用，那就等於九百六十分鐘或五萬七千六百秒鐘。然而它們還是忽忽溜過。

如果你在報紙上的「尋找失物」一欄內看到以下的聲明，會作何感想？「遺失物：昨天。大約在日出和日落之間，共計兩個黃金小時，每一小時都有六十個鑽石分鐘。不擬懸賞，因為它們一去永不再回頭了。」

以上的「遺失聲明」是一世紀以前曼荷瑞 (Horace Mann) 寫的。它提醒我們，時間的流失不僅僅只是我們現今這快步調世代的問題。正如「大覺醒運動」(1734~35) 的領袖愛德華滋·

約拿單 (Jonathan Edwards) 在他的書「決心」(Resolutions) 中所寫，「下定決心：絕不失去任何時刻，總以最有實效的方式改進。」這是他二十歲生日之前寫的，足以作為任何時代的提醒。而怎樣去進行，就不僅是日常生活的挑戰，也是跟隨這位耶穌時重要的一面。

有關時間的「甚難」之語

耶穌難懂的話之一，直接涉及時間的誤用。我們若明白它對今天的意義，就可以掌握善用時間、抓住機會的祕訣。這段話也引導我們去思考新約中另一處論及時間的經文。

「耶穌又對衆人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熱，也就有了。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路十二54～56）。

猶太人可以根據空中的雲和風的方向判斷天氣，但卻不能分辨他們所處的特殊時代。他們的彌賽亞已經來了，他們卻不能看出那時代的神蹟。馬太關於這一段的記載尤其有力：「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太十六3）。

先來看「假冒為善」一詞，它的意思是「演戲，雙面人，裝假，外面一套裏面另一套」。事實上，耶穌在指責他們的「不願意」。他們假裝不

明白耶穌事工中所發生的事。以色列人長久以來期待的彌賽亞已經來到，成就了先知所預言的事，他們卻不願意接受祂。

早先，耶穌曾在拿撒勒的會堂，誦讀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一至二節。祂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四21）。有些人因着信心狹窄，回應道：「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他們很難相信，彌賽亞會從他們的家鄉出來。有些人甚至因祂自稱是彌賽亞，而怒氣填胸，趕祂出拿撒勒，要把祂推下山崖。耶穌卻奇蹟般地從他們中間直行而過，免遭毒害。

至於當時聽耶穌說這段難懂話語的人，卻沒有如此暴力的反應。他們太忙於談論天氣，以致無法注意當代最重要的事件。我們許多人也是如此。有時我們關心氣象報告遠甚於主對我們的計劃。

記得有一次我們堂會打算在好萊塢露天劇場舉行復活節禮拜。有些會友非常擔心當天會下雨。「如果一切投資在籌備和租場地上的費用都損失了，怎麼辦？」

於是他們去請教氣象預報專家。雖然預測結果是晴天，還是有人堅持要買「惡劣天氣」保險。他們關心下雨的可能性，似乎遠甚過關心復活節的敬拜。有一個弟兄對這羣憂心忡忡的人說：「如果我們不能一邊打着雨傘一邊高唱『哈利路亞主復活』，我們就不配被稱為教會。讓我們專心

於最重要的事情吧！多去思想如果有人接受復活的主，我們應該怎麼作，不必煩惱假如下雨該怎麼辦！」

結果那天陽光普照，有九千人聚集慶祝主復活。即使當天烏雲密佈，甚至大雨傾盆，也不會稍減衆人的喜樂。

我們很容易被隨時發生的瑣事分心，而錯失了主的計劃。我們都會爲未來憂慮，預支明天的難處和苦惱，卻忽略了今天寶貴的恩典。時光轉瞬溜逝，我們可能未把握機會，抓住「今日」這永不再重複的神蹟。爲了避免這危險，我們需要好好思考耶穌在這段話裏「時刻」一詞的特殊用法。

路加和馬太記錄耶穌所說「這時候」和「這時候的神蹟」，所用的「時候」一詞，希臘文的意思是「以事件爲中心的時候」。新約聖經裏的「時候」有三個字。首先，*chronos* 是指某一段的時刻。*Aiōn* 指在一段時間內某一個世代的特色。*kairos* 與 *chronos* 不同，常被用來指當時一件特殊的事。舉個例子說，一粒種子從發芽，長穗，到可以收割，這個階段是 *chronos*。收割的時候是 *kairos*。或者說，懷孕期是 *chronos*，生產的時刻則是 *kairos*。

耶穌不是說：「你們不能分辨某一段時期 (*chronos*) 的神蹟，」而是說：「你們不能分辨這時候 (*kairos*) 的神蹟。」祂清楚地是指祂道成肉身的事。神藉着祂，介入這世代，要叫世人與神

和好。加略山成了 kairos 的事件，最後將 chronos 的時段劃分為西元前 (B.C.) 和西元後 (A.D.) 兩部分。

在祂釘十字架，復活，升天，回來作王掌權之後，祂仍不斷在祂的跟隨者身上作工，以特殊的事件 (kairos)，來震動他們所處的世代 (chronos)。其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五旬節聖靈的降臨。

從那時起，各世代都充滿一連串特殊的事件。基督既是內住的主，祂一直要引領基督徒進入新的挑戰，就是祂在我們生命中的每時、每日、每月、每年要成就的事。

分辨這時候的神蹟

基督徒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和呼召，就是要在我們這世代中明確認出基督正在作工。

你我都是五旬節之後世代的人，神召我們分辨二十世紀末的神蹟。分辨神蹟可以令我們掌握時機 (kairos)，使我們存活在世上的這個時段 (chronos)，能充滿盼望，過着以時機 (kairos) 爲中心的生活。

我們要分辨的神蹟，包括基督過去所作的，祂現今在別人身上所作的，和我們需要祂在我們身上作的事。那終極性的具體神蹟，就是聖經記載基督所傳愛和赦免的信息，祂國度的呼召，祂擔負我們罪的死亡，祂勝過死亡的復活，祂內住

的同在，和祂同在的能力。

在聽見福音的那一刻，我們的時候 (kairos) 就開始了。我們看見基督如何在某一時刻 (kairos) 改變別人的生命，心中就會興起渴望，要親自認識祂。我們被帶到作抉擇的關鍵，必須自己作回應，接受基督作救主，讓祂住在我們心裏。

每一件事都取決於決志的那一刻 (kairos)。經過悔改相信的過程，我們就能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來面對時間的流逝。

我們不再視生活為一場恆常與時間相爭的戰鬥，包括鬧鐘，行程表，時間的壓力；反而期待主在日常生活中向我們啓示意外的珍寶。生活變成一連串偉大的時刻——有無窮的機會去發現主在四周成就的奇事。

活着本是一種特權

將活着看作一種特權，可以帶給我們全然不同的改變。幾年前的夏天，我從史徒華 (James Stewart) 學得其中的祕訣。他是我從前在英國愛丁堡讀書時的教授。在我服事主的這些年間，我也常從探訪他和上他的短期課程中受益良多。有一次我去看他時，向他承認我一直是在與時間爭戰，繁忙的牧會工作已把我弄得精疲力竭。他的建議給我帶來極大的解脫：「歐果維，每一天你只要盡力而為就行了。求主以超然的能力介入

你的生活，使活着本身成為珍貴的特權。」

從這個建議出發，我採取了一種模式。每天早晨和一天工作結束時，我都對自己說：「這是一種特權！」它已成了我生活的座右銘。

我發現藉着重複這句話，可以將枯燥的例行公事變成興奮的事件，與基督相關，包括屬世生活中的責任，案牘上堆積如山的公文，與人談話，傳講福音。活着本身就是特權！因為我們被基督的靈充滿，能看見祂在我們生活中以不斷的挑戰所成就的事。

我很慶幸在我的孩子未成年之前，能及時與他們分享「活着本是特權」的祕訣。在那之前，我常讓他們感覺到，我的生活充滿各樣壓力。我的言、行並未將「活着本是特權」的觀念傳遞給他們。為了避免讓孩子們感到因我的工作他們被忽略，在談到工作時，我常用無可奈何的語氣，描述那是我不得不作的事。每天我離家上班時，就會板着臉說：「我得去工作了！」似乎暗示，我情願留在家裏和孩子們在一起。

有一天我發現我的兩個孩子，史卡特和海特，在玩辦家家酒的遊戲。史卡特穿上我的大皮鞋，我的寬邊帽一直垂到他耳下。他走到門口，模仿我常重複的話，說：「我得去工作了！」語氣拖得又沉重又無奈。我已經給了他一個不正確的印象，就是我的工作真是沉悶無趣。

我的太太後來告訴我，她如何試着扭轉這印

象；她告訴孩子們，我其實多麼熱愛我的工作。每一次我離家之後，她會對孩子說：「爸爸真的很喜歡工作，那對他是一種挑戰。你們長大以後也會一樣喜歡工作。」

後來我發現了「活着本是特權」的祕訣，於是我可以說：「今天我很高興去工作。我等不及要看主將成就何事。這是何等的特權！」如今我極大的喜樂之一，就是看見我的三個孩子都有工作的熱誠和興趣。

讓我們動手——呂保羅的故事

最近我為呂保羅 (Paul Reed) 主持追思禮拜，他是我們教會的長老，也是傑出的眼科醫生。雖然他出身貧寒，歷盡千辛萬苦才完成大學和醫學院教育，但他走的每一步，都完全信靠基督。從他得救的那一刻 (kairos) 開始，他就有火熱的心願，要藉着幫助別人來好好使用每時每刻。

呂保羅除了醫學技術之外，還有聖靈賜的醫病恩賜；他用這恩賜來為病人和朋友禱告。在我認識他的十四年間，許多人告訴我，透過呂醫生的禱告，他們如何得着屬靈上，心理上，和身體上的醫治。他常常為人作眼科手術，只收取極低廉的費用，甚至分文不取。他免費替許多宣教士配眼鏡，並在經濟上支持他們。

他是我們教會禱告會和醫療傳道事工上極熱

心的一員。我特別感謝他的一點是，他曾爲我妻子的癌症禱告。主使用他和別人醫治了我的妻子。

我對呂醫生最恆久的印象，就是他對於教會各項事工挑戰的反應。每一次有新的異象或計劃提出，只要認定是我們使命的一部分，他就會雙眼散發着光芒來見我，以他慣用的手勢捏響手指說：「讓我們動手吧！」

在他的追思禮拜中，我引用了蒙哥馬利 (Roselle Mercher Montgomery) 的詩來結束我的講道；我想以這幾行文字來描述呂保羅的一生，是最恰當不過的。

對認識你的人而言，
生命的艱辛已成過眼雲煙！
你悄悄地滑進了生命的盡頭。
對你而言，死亡不是征服者，
因你正微笑着去迎見另一位朋友。

我們每一天若以這種「讓我們動手吧！」的熱誠度日，在生命的終結，也可以無愧於接受同樣的墓誌銘。我們不妨自問：「如果今天我被主接去，這首詩是否適合在我的喪禮上朗誦呢？」

爲永恆及時付出

我另外想起一個人，名叫艾金生 (Atkinson)，她也將活着當作一種特權。她是我所知道神最傑出的管家之一。由於她的禱告和經濟支

持，許多福音事工得以推展。有一天我和她一起喝茶的時候，一直試着找合適的詞句，向她表達謝意，因為這些年來她對我們的電視福音工作出力甚鉅。「哦！不要謝我，」她充滿喜樂地說：「能夠付出，是我的特權。」

我們確實不知道主未來會為我們預備甚麼機會。惟一能作的，就是把每一天獻給祂。藉着不斷的禱告和讀經，可以使我們變得敏感，得以洞見祂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為。當機會來臨——它們每一天都會臨到，我們就能把握每一個現今的機會。

三道光

我很喜歡邁爾 (F.B. Meyer) 對於如何充分把握現今世代所提出的原則。他說，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乘船橫渡愛爾蘭海峽。他問船長：「你怎麼能在這麼黑的晚上找到港口呢？」船長回答說：「你看見那邊的三道光嗎？那三道光必須排成一條線，當我們看見它們重疊起來時，就知道港口的正確位置了。」

邁爾繼續解釋這比喻。「我們若想知道神的旨意，通常三件事必須一致——內在的感動，神的話語，環境的趨勢。」他的一生充分符合了這三重原則，在運用時間上把握住主的旨意；主在人心中動工，使其敞開；主透過聖經向人說話，彰顯祂的心意；主也在環境裏動工，在適當的時

間將我們放在適當的地點。

但是即使這三道光排成一條線，將我們帶到港口之前，在面對某種機會時，我們仍然需要拿出勇氣，直駛而入，利用主所預備的一切。

對這一點，使徒保羅給了我們一些實際的建議，這是充分管理時間的關鍵。他在以弗所書第五章十五、十六節說：「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此處的「世代」和耶穌所謂的「時候」(kairon) 是同一字。我們如何愛惜光陰呢？

保羅的意思是我們要利用機會。「愛惜」一詞，希臘文是借自市場上的專用名詞，意思是「購買或買盡」。保羅借用來指買盡所有的機會。我們要使用每一樣東西，把每一個人都視作有利的機會。要充分利用基督所提供的每一個機會，作祂引領我們去作的事，以將榮耀歸給祂。新國際譯本(NIV) 就將「愛惜光陰」譯作「充分利用每一個機會」。

或許我們會想，我們究竟用甚麼來買時間呢？不妨這麼想：我們放棄對自己時間的控制，讓基督來接手；不再視日常生活的一連串事件為時間的壓力，反而接受祂管理的條件，祂要引領我們充分把握祂所差下的機會。我們放棄原先較膚淺的觀念——認為時間不過是「時段」(chronos)，而以更緊密、敏感的「時機」(kairos) 視之。

那就是說，我們活在「緊密事件」的間隔裏，獻上自己作為主恩典的見證人。我們不必為過去或未來憂慮，只需活在「現今」這時刻中。這可以使我們坦然放心，知道主正在作工。將一切的發現累積在一起，我們的日子自然變得多彩多姿。將一切的日子累積起來，我們的一生也變得豐富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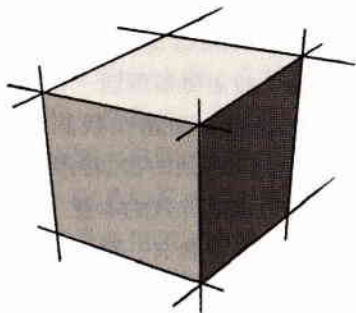
人一生只活一次。每一刻都可能是崇高的，也可能是卑下的。每一事件都可能是沉悶無趣的，也可能是興味盎然的。每一天的開始，我們都有充裕的資本可以用來買時間。每一種關係，每一次談話，挑戰，問題，危機，都蘊含着一個機會。

我們的時間在祂手中

再一次，這一位耶穌的甚難之語給我們帶來活潑的盼望。我們不必假冒為善，拒絕「分辨這時候」。這時候是基督的時候。我們可以像柏朗寧 (Robert Browning) 那樣禱告：「我的時間在你手中，求你照計劃成全這杯。」

如果在時間的壓力下，你感到浪費了數小時或數年之久，因而憂悶不堪，你應該說：「該是時候了！」

別把你的鬧鐘砸碎。當它再響起時，不妨滿懷期待地說：「這是何等的特權！」



11 竊取榮耀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太二十一43～44）。

在一次婚禮之後，拍照片的時候，年輕嬌小的新娘擡起頭，以充滿愛慕的眼光望着她那高大的足球明星丈夫，溫柔地對他說：「如今你是我的了……全是我的了！」

我們或許會對此莞爾一笑，同時也對這位新娘略感同情。很快她就會發現，前面擺着的是一條崎嶇的婚姻路，她早晚會明白，她的丈夫不是她所擁有的財產，而是主賜給她去珍愛的禮物。我們中間一些人也常常會有類似的領悟。

有一天我的妻子用很委婉的口氣說，每當我

向人介紹她是「我的瑪莉」時，她都覺得不太舒服。接着她解釋說，她知道我這樣介紹是一種愛的表示。問題在我談到「我的教會」，「我的工作」，或「我的書」時用的也是一模一樣的語調。雖然這並非我的本意，但我不得不承認，這樣介紹她多少含有一種擁有權的驕傲感，而不是尊重的確認。

很多時候，我們的語氣或行動顯示，我們所擁有的似乎就是我們的。上星期一位朋友邀請我去參觀他剛買的房子。「我要你去看看我的房子，我的新傢俱，我的新車！」他得意洋洋地說。他是個已婚的人，我很驚奇他竟然沒有將他的妻子當作這些財產的共同擁有者。如果他知道真相，他所稱為「我的」那一切，其實大半都是屬於銀行的。

不幸的是，我們聲稱所擁有的，不僅包括物質方面，也包括我們自己和自己的恩賜。我們很容易忘記，我們本身乃是從主來的禮物。我們的表現，好像一切天然的秉賦都是自己努力達成的。我們在與主的關係上也似乎認定：「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你可曾注意，我們多麼容易以自己的成就邀功，而為自己的失敗怪罪主？受人稱讚時，我們微笑地接受。一旦事情因我們的過失有了差錯，我們就說：「哦！主一定是要在這事上教導我一些功課。」聽起來似乎問題都是主帶來的，而成

就卻是我們的功勞所致。

想要認識主是我們生命絕對的主宰，是我們一切所有是源頭的源頭，並非一件易事。我們不知不覺便忘了感恩，反而變得誇大自詡，雖然我們並不是故意想要榮耀自己。但是如果我們取別人的東西當作自己的，就無疑是盜用了。事實上，我們歸給自己的榮譽，原本應該歸屬於神。

這正是以色列領袖的問題，也是這一位耶穌騎驢得勝地進入耶路撒冷時，所帶出的中心議題。衆人在祂四周歡呼：「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太二十一9，引自詩一一八25～26）。然而那一天，敵對耶穌的猶太人領袖，卻視這事件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和權力。他們認為，耶路撒冷是他們的城，是他們的權力中心。

接下去的星期二，耶穌說了一個比喻，我喜歡稱它為遊行行伍的自述。祂用這則比喻解釋祂的事工，和祂浩浩蕩蕩進聖城的事件。

我喜歡馬太對這比喻的記載。他以一句難懂的話作結尾；這句話可能是耶穌所說最難明白的話之一。耶穌有許多「甚難」的話是祂在耶路撒冷最後一週說的，但沒有一句比這裏的話更讓人扎心：「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太二十一43～44）。

若前面討論過的某一段甚難之語，曾使我們驚訝，那麼這段話更會令我們目瞪口呆。它的語氣是決然的，審判是尖銳的。我們或許認為，它只是針對當時以色列領袖說的，而略感心安；但越多研究它的上下文和內容，就會越明白，那是指着今日教會，和每一個被召作門徒之人說的。

葡萄園的比喻

讓我們略為復習一下這個比喻，以明白這句難懂話語裏所提及的審判含義為何。

這個故事說到，一位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他作了一切必須作的事，來修整這園子，例如：在周圍圈上籬笆，挖一個壓酒池，又蓋了一座樓，這樣有賊或不速之客來時，可以一覽無遺。然後他將園子租給園戶。惟一的條件就是他們必須記住他是園主，要按時繳付他當得的利益。園戶們卻不願這麼作，特別是葡萄收穫的季節。他們認為自己辛勞所得，應該全歸給自己。

終於，繳付園主果子的時刻到了。園戶們知道 he 會派僕人前來收果子，所以他們爬上守望的樓臺，等着僕人到來。由於他們可以遠遠的看見來人，所以能夠事先設計，先後將兩批僕人都殺了。

園主聞知他們的殘酷行為，只剩一計可行，就是打發他自己的兒子前去。「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他對自己說。

事實卻不然。園戶看見他的兒子走近葡萄園，就說：「來吧，我們殺他，佔他的產業。」那兒子一進入園中，他們就殺了他，把他的屍體丟在園外。他們用侵佔者一貫的語氣，志得意滿的說：「現在這園子是我們的了！」

一個尖銳的問題

耶穌說了這個比喻，就問以色列的宗教領袖：「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

他們的回答很叫人吃驚。「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着時候交果子的園戶。」他們錯過了整個故事的重點。雖然聖經中一再稱以色列是神的葡萄園，他們卻未認出耶穌故事裏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他們也未看見自己就是園戶。而尤甚者，他們因不承認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所以不明白耶穌就是故事中那園主的兒子。耶穌是在述說祂自己的故事。

耶穌的比喻和祂單刀直入的問題，使得那些法利賽人一步一步在定自己的罪。他們替那些園戶所定的刑罰，實際上就是他們自己當得的刑罰。園戶對園主的兒子所行的，正是他們陰謀加諸於耶穌身上的。

爲了更強調祂的重點，耶穌讓聽衆一清二楚，祂自稱是神的兒子，而且祂知道他們欲置祂死地的陰謀。祂直接引用詩篇一百一十八篇；在祂進耶路撒冷時，百姓也引用同一篇詩中的話向

祂歡呼。「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耶和華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22～23節）。

耶穌在這裏大膽宣稱，祂就是真以色列根基中的頭塊房角石。祂用這些領袖對園戶的定罪，來定他們的罪。神的國要從他們奪去，賜給那能結公義、憐憫、順服果實的百姓。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就能更進一步來看接下去的那段話。耶穌接續房角石的比喻說：「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一個應許和一個警告

這段難懂的話既是應許，也是警告。它和前面的比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耶穌設立了幾項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們必須去重新發現，並且實行出來。

神是永恆的園主，是萬物的創造者和擁有者。詩人以華美的詞句如此描述：「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二十四1）。祂以絕對全權者的身分，豐豐富富地供應我們的需要。大自然的美麗，生命的恩賜，智力和屬靈的賞賜——這一切都是祂的祝福。祂所要求的回應，只是要我們將榮耀歸給祂，不竊取祂的榮耀，歸功於己。即使我們的表現，好像屬靈的竊功者，祂仍不放棄我們，就像

那園主不輕易放棄園戶，在他的僕人被殺之後，仍打發他的兒子前去。

比喻中的僕人，顯然代表神差到祂百姓當中的先知，他們的責任是呼召百姓，要他們恢復對神忠心的順服和信靠。但天父最終的愛之禮物，乃是差下祂自己的兒子。我們都知道以色列的領袖如何對付祂。如今，這段難懂的話對我們這些現代園戶發出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對待祂？有兩個選擇。

跌碎的祝福

根據這段「甚難」之語的頭一部分，第一個選擇，是掉在祂上面跌碎。且勿讓我們敏感的屬靈感覺為這句難懂之語的挑戰觸怒，先弄清楚它真正的含義也不遲。

新約裏提到基督，常把祂比作絆腳石和跌人的磐石。保羅說到因信稱義——與神和好——是藉着相信基督，祂是「絆腳的石頭」（羅九33）；又說十字架是「討厭的地方」（加五11）。重點在，對我們的驕傲而言，基督是不受歡迎的；對我們企圖掠奪祂榮耀的努力而言，祂好像一塊絆腳石。祂指出我們自以為義的錯誤。這原是好事，因為我們若跌在祂身上，狂妄自大就被粉碎了。通常這會以各樣不同的方式發生。

有些人在生活中一敗塗地，而向主發出求助的呼號。有些人面對難以克服的問題，不得不承

認自己的不足。也有一些人被生活的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體會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而活。

在這樣的亮光中，我們就能明白耶穌所說「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的意思。「跌」的希臘文是 *pesōn*，是從 *piptō* 這字衍生來的，它可以指身體的跌倒，和在審判下仆倒。但它也可以指俯伏朝貢與崇拜。對我們而言，它是指在審判下仆倒，因敬拜而屈膝，並跌入基督強壯的膀臂中。基督的審判也是祂恩典的一部分。祂顯露我們的本相，讓我們看見自己虛浮的驕傲。

因此耶穌這段話的前半段，實際上是祂恩慈的賜予，應許要將新生命賜下來。我們跌在房角的頭塊石頭上，就是被迫面對以自己為中心的錯誤生活。破碎本是祝福。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基督作新生命的基礎，這是重建生活惟一可靠的根基。只有將「自義」完全粉碎，才能作到這一點。

破碎不是一蹴可及的。我從得救那一天起，就不斷經歷破碎。我曾努力想靠自己的力量作門徒，一旦失敗，我還拼命替自己辯護，卻不肯降服在基督面前。等到我終於發現，我是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才在祂面前認罪，粉碎自己，然後祂就以湧流不息的聖靈充滿我。

這段話的另一半

現在我們來看耶穌這段「甚難」的話後半段的

意義：「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有一種解釋是，耶穌所想的，是可用來打穀、磨穀、簸穀的兩塊石頭。其中一塊表面平滑，可將穀穗放在上面，然後用另一塊重擊，以使糠秕脫離麥子。

希臘文「砸」是 *likmēsei*，是從 *likmaō* 一字衍變來的，意指將碾石置於麥捆上，以進一步分隔穀物和糠秕的過程。糠秕被碾成碎粒之後，經過簸揚，就如塵土般隨風飄去。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明白耶穌這段話的意思。祂不僅僅是房角石，絆腳石，祂也是輾穀的石頭，要將糠秕與麥子分開。

施洗約翰曾清楚預言，耶穌的事工中包括揚淨祂的場。「他手裏拿着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太三12）。在用碾石分開麥子與麥稈之後，再用簸箕（其實是叉形）將麥子和糠秕揚在空中，以使二者分開。沒有被風吹走的糠，則用火燒毀。

於是耶穌這後半段話的意義立刻顯明出來。麥子代表那些完全信靠祂，以祂為救主的人。糠象徵那些拒絕接受祂，不肯將生命降服給祂的人。在我們面臨最後審判的時刻，也就是肉身死亡的日子，對基督的信心將決定我們究竟是麥子抑或糠秕。

至於尚未接受基督的人怎麼辦？他們的生命

仍和他們在世上活着的時候一樣——與主的愛、饒恕、能力隔絕。那樣的生命與一切福氣無緣，因為他們從主竊取了榮耀，就與主賜的福隔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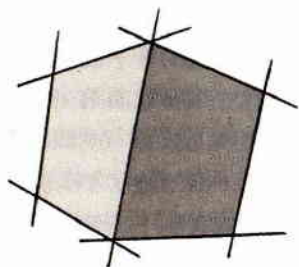
堅忍的耶穌

這一位耶穌另一面是堅忍的。只要我們肉身仍然活着，祂就追趕我們，直到我們屈膝俯伏在祂面前，向祂降服，尊祂為主。這個比喻的結尾，並不是耶穌的原版。祂自己再度回來了。當我們從空墳墓和現今仍活着的基督這兩個榮耀的事實，來思想這個比喻，就會明白一項好消息：祂不斷前來，要我們歸屬於祂，使我們生命的葡萄園，能歸榮耀給神。

如今仍有成千上萬的竊奪者，妄稱葡萄園是他們自己的。其中有一些是非信徒，他們將主的祝福當作自己的功勞。還有一些可能是自稱基督徒的人，他們歡迎神的兒子，甚至為祂建殿，但是卻不肯將葡萄園的所有權交給祂，仍舊為他們自己的榮耀經營園子。這種態度我們稱之為屬靈上的驕傲。

然而神子絕不輕言放棄。祂不斷提醒我們，父是葡萄園的主。

我們不必竊取主的祝福，因為它們原是祂賜給我們的禮物。



12 被召與選上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太二十二14)。

我沿着醫院的走廊走向喬治的病房時，心中一直在想，不知道他如何接受他自己因末期癌症即將死亡的消息。醫生不久前才向我這位七十歲的朋友宣佈，他只有幾個月可活。

我是在社區裏的活動中認識喬治的。說「認識」他也未免言過其實。沒有人真正認識喬治。他一直擺着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他那種誇大的敬虔很容易使人卻步。結果他交不到一個較親密的朋友。

喬治像許多口才流利的基督徒一樣，可以滔滔不絕，卻言而無味。他可以將聖經的知識和教訓倒背如流，使人歎為觀止。問題在他的私生活和事業卻與他所說、所信的背道而馳。

他的妻子已容忍他多年。他的兒女一旦成年就立刻展翅高飛，脫離他的掌握，其中沒有一個繼續上教會，或與基督教有任何關連。在生意方面，喬治賺了不少錢，也樹了不少敵。別人對他的誠實劃下一個問號。他小心翼翼地按時作適量的捐獻，以維持他在社區的地位。他在教會裏的活動和他其餘的生活截然無關。如今他卻面臨了死亡的關頭。

我進到喬治的病房，和他打招呼，發現他還是一副自以為義的樣子。我們交談一陣後，我終於找到機會問他，對於醫生的診斷，他有甚麼感想。

「聽着！」他用一貫的浮誇口氣說，「我已經被耶穌的血洗淨。我一直為祂過着敬虔的生活。我到天堂的時候，相信主一定會高興看見我的。」

我感覺這番流利的回答後面藏着某種懼怕，所以就問他，在他死以前有甚麼需要交待的事，或者我可以為他作甚麼。他的回答仍像以往一樣，把我排拒在千里之外。他說：「我相信基督，接受祂作我的救主。我知道我是被召的和選上的人。我所需要的就僅於此。」

那天我離開醫院時，心中有一種奇怪的不適感。這個人的答案都正確。但是他那種過分自信的態度使我不安。

過了幾天，我去探訪另一位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方娜，她是中年婦人，對於將臨到的死亡，

她的態度和喬治迥然不同。我感覺到她有很多話想說，所以溫柔地把話題帶到她如何面對醫生所宣告的事實。立刻她的眼淚隨着情感傾洩而出。「當然我希望這不是事實。我有太多的事情待作，太多的事情尚未作完，太多的事情我但願從未作過。」然後她說到心中最關切的事。

「牧師！」她憂心忡忡地望着我：「自從我聽到醫生宣佈我的病情恐怕無藥可救以後，我花了很多時間用來思想和禱告。讀聖經也帶給我不少助益，但是這個禮拜我讀到的一段經文卻深深使我困擾。耶穌說蒙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我已信了主，但我怎麼知道我是在選上的人中間呢？如果我未名列其中，我怎麼知道自己會上天堂呢？」

對於這個尖銳的問題，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來討論。

最終的問題

或許是因為我在同一個星期之內探訪了喬治和方娜，所以我對於他們兩人態度上的差別深感驚訝。他們對自己將如何站在神面前的看法，簡直南轅北轍。前者信心十足，卻需要自省；後者惶恐懷疑，亟需進一步的保證。

他們兩人使我想到了耶穌最後一週在耶路撒冷服事時所說的話：「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太二十二41）。

奇怪的是，這節經文同時浮現在這兩人的心中。對喬治而言，這是他屬靈驕傲的依據；對方娜而言，這是她自我省察的源頭。

我用這兩個人的故事作開場白，來介紹這段甚難之話，是有原因的。我願意將討論集中在我們將在何處渡過永恆這終極問題上。我發現，這也是許多人內心深處隱含的問題。我們不妨開門見山地來談。本章中有一部分是我曾和方娜分享的內容。我真盼望喬治也能這樣敞開地和我交通。

如果醫生今天告訴你，你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你會有何反應？或者若你像方娜一樣讀到耶穌這段難懂的話，你會將它當作警告呢，還是確據？

乍看之下，耶穌這話似乎相當狹窄。爲甚麼選上的人少？神難道不願意所有人都知道祂，愛祂？祂豈不渴望所有人現今都活在與祂的交通中，進入永恆時也永遠與祂同在？祂爲甚麼要把一些人排拒在外？

上下文的亮光

耶穌這段話的用意其實正好相反。這話是在祂講完婚筵和禮服的比喻之後說的。略爲復習一下這比喻，可以幫助我們明白祂爲何說「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這句驚人之語。

耶穌將天國比喻作娶親的筵席。有一個王爲

他的兒子娶親，並邀請他的朋友一同來慶賀。他的朋友不肯來，王堅持去請別的人來。「我的筵席已經豫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太二十二4）。但是被邀的客人卻輕看這邀請。有些人太忙於自己的事，無暇回應；另有些人卻拿住王的僕人，把他們殺了。

這位王卻仍不死心。他對別的僕人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二十二8～9）。僕人遵命前去，「不論善惡」都召聚了。筵席上就坐滿了客人，與王一同慶賀。

然而客人中有一位卻未穿禮服。王一走進大廳，就立刻注意到那人。王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他能說甚麼呢？在那種場合，就必須穿禮服。他早該知道了。

於是王下令僕人把他的手腳捆起來，丟在外面。或許我們會認為，這樣嚴厲的刑罰是否太過火，但如果我們瞭解當時代另一個猶太民間傳說的比喻，就不會作如是想了。

在那個比喻中，王告訴他的僕人去預備一個盛大的婚筵。他發給每個人一件禮服。然後有些人等得不耐煩，就把禮服脫了擱置一旁，去作別的事。當王宣告婚筵開始，他們立刻手忙腳亂，來不及準備。

從上下文看，那個未穿禮服的人確實冒犯了王。他知道參加婚筵的禮儀，卻故意不穿王給他的禮服赴筵。因這緣故，那人被丟在外面的黑暗裏。耶穌用屬神的權柄，透過王的話描述那黑暗：「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緊接着，祂就說出這句「甚難」的話：「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一種解釋

我們如何透過這個預言來解釋耶穌這句話？祂所有的預言都有一個重點。祂並不要我們對每一個預言的細節作追根究柢的解釋，但祂要我們隨着故事的路線進入祂所教導的真理中。這個寓言最突出的地方，在於王邀客的殷勤和恆心。至於對他的邀請是否有反應，就全在被邀的客人了。

用這個角度看，耶穌所謂「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可以直接解釋作「被邀請的人多，回應的人少。」天國不是針對少數人開放的。所有人都被邀請，但只有少數人接受邀請。另一說法是，「被叫到名字的人多，選擇來的人少。」我發現最符合希臘文原意的翻譯是，「被召的人多，選擇來的人少。」「被召」一詞是 *klētoi*，「選擇」一詞是 *eklektoi*，其字根的意思是「為自己選擇」。呼召是普遍的，向每一個人發出的。當聽見的人用嚴肅、誠懇的心接受時，這呼召就成為

一個有效的呼召。

摩西對以色列百姓的呼召亦具有同樣的意義：「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三十19）。耶穌用更富深義的方式，發出天國和永生的呼召，並要求人選擇。

確實，基督呼召我們，祂的揀選總是先於我們的決定。「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然而祂的門徒還是掙扎了三年之久，才願意被祂揀選。只有在五旬節之後，他們才預備好接受他們自己的選擇。

禮服是甚麼？

至於那個未穿禮服赴筵的人又怎樣呢？他接到明確的邀請，也回應了。然而他沒有作到王所要求的一件事。我們會揣測，在耶穌的心目中禮服究竟代表甚麼，但無論如何，它總是被選上的一個重要象徵，因為祂題到被召和選上，與此緊密相關。祂似乎是這麼說：「被召的人很多，但有恩賜能接受自己已被選上的觀念之人，卻很少。」

我想，耶穌當時是在望向五旬節的筵席，那時祂的教會，新婦，將要誕生。祂復活之後應許說：「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路二十四49）。「領受」一詞的希臘文 en-

dusesthe，是從 enduō 演變來的，意思是「披上」。禮服就是內住的聖靈。

有人認為禮服代表信心，也有人認為它代表基督徒的品格。兩者都是聖靈的恩賜。祂使我們看到自己的需要，並且使十字架和復活成為我們個人的經歷。祂將福音的鐘聲響徹我們心頭，使我們能自由地回應。祂也向我們保證，我們是被選上的人。

聖靈的印記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說到聖靈的印記。古時候的人裝好一個包裹之後，主人就在上面加蓋印記。這印記是確定擁有權的表徵。由此我們可以明白使徒保羅對小亞西亞信徒所作的保證。「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着他旨意所豫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稱讚。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弗一11～13）。

聖靈的印記是在印證我們的被召和選上。保羅說，聖靈保證了我們所承受的基業。這個保證是給我們的，不是給神的。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現今是祂的，永遠是祂的。聖靈已印上了祂的印記。祂以能力遮蔽我們。

爲何選上的人少？

從印證的角度，我們再回到耶穌那句驚人之語：「選上的人少。」祂是否指聖靈在人內心的工作只是給少數選上的人？是的，是給選上的人，但人數並不少。

人可能拒絕聖靈加上印記的工作。我們可能因缺乏聖靈在我們裏面完成祂的工，而破壞了天國的婚筵。我們都知道王——我們的主——的要求，若故意冒犯祂，不但顯露我們的頑梗悖逆，並且暴露了我們真正對祂的看法。我們想任己意妄行，拒絕祂賜的禮服。知道自己被召，卻選擇不讓聖靈在我們裏面作王，很可能表示我們實際上是不願意被選上。

九十五比五

我們的被召和選上，都是出於神恩慈的邀請。祂爲自己創造了我們，在基督裏救贖了我們，並在我們裏面動工，使我們能自由回應。我們在整個救恩過程中，分量極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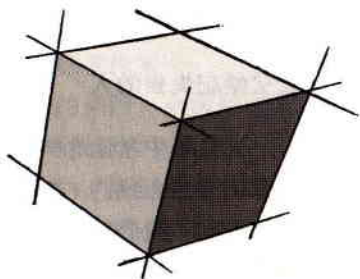
我喜歡採用九十五對五的百分比：救恩是百分之九十五神的行動，百分之五人的回應。但我們所表達自由意志的百分之五，將取決於我們能從那百分之九十五中領受多少。我們不是毫無意志的傀儡。我們都是被愛，被珍惜，被召，被選上的人。但我們有權力選擇自己要被選上。反過來說，我們也可以選擇不被選上。

回到醫院

根據以上所討論耶穌這句話蘊含的深刻意義，讓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喬治和方娜。雖然喬治能滔滔不絕道出信心的話語，但實際上他信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基督。他說得頭頭是道，但生活中卻沒有證據顯示他已將自己降服給基督。他未穿上禮服。他沒有披上聖靈。相反的，他穿着自以為義的袍子。我每次想到他，就聯想起耶穌另一處「甚難」的話：「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太七21～23）。

方娜卻有一種敞開的謙卑，是喬治所欠缺的。她有願意接受的心。那天我們在談話中曾談到我在本章中所描述被召和選上的意義。談話快結束時，她說：「我願意操練我的百分之五那部分。我要主知道，我選擇了被選上。我惟一的遺憾是拖得太久了。實在希奇——過去這麼多年來，我竟然從未確定自己是屬於主的！」

「別擔心！」我安慰她：「你將永遠享受祂！」她確實作到了。那個下午，聖靈已經在她身上作工，將基督的印記，印在她柔軟的心上。她被愛包裹着，踏上通往天國的路。



13 錯過天父的筵席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路十五7）。

前不久在一個退修會上，我們一齊唱完牛頓約翰 (John Newton) 的詩歌「奇異恩典」之後，有一位婦女轉過身對我說：「每一次我們唱這首美麗的詩歌，我都想將歌詞改一下，把『前我失喪，今被尋回』改成『我不斷失喪，需要被尋回』。我認識基督已多年，但我發現自己常常不把祂當一回事。我一開始有這種心態，便會感覺難受。若沉溺在其中太久，禱告會變得沉悶乏味，這時要親近神，簡直不可能。通常都是神來找我。事實上祂從未離開，但祂用一些事情提醒我，重新思想祂的恩典。似乎祂一而再，再而三

地將我尋回。這實在是奇異的恩典！」

天父惦記失喪的人

天父心中常惦念失喪的人。我們若離開祂，祂會切切想念我們。祂看到我們與祂疏遠，不禁心如刀割。我們若刻意反抗祂為我們的生活所定的計劃，祂便憂心如焚。祂渴望與我們有親密的聯合，這也正是祂造我們的目的。我們遠離祂、背向祂而去時，祂並不責備我們。天父看我們，就如失喪的人，需要知道祂多麼愛我們，祂已經赦免我們。

失喪的人並非無藥可救、毫無盼望之輩；只是一些想離開父親、憑自己闖天下的人。我們可以在顯赫的地位上失喪，也可以在貧乏潦倒的光景中失喪。失喪本身與我們是貧是富，學富五車或不學無術，成功或失敗，年輕或年老，沒有多大關係。

在教會裏，在虔誠的人中間，也有失喪的人，他們個人並不認識父。他們心中有一種空虛，是繁忙的生活無法填滿的。失喪的人可能交友廣闊而仍覺孤單。一種說不出的渴望使他們心中沒有安息。那實際上是父親的呼喚，召他們回家。除非我們已回到家中與祂相聚，我們永遠是失喪的人，需要被尋回。

然而一旦我們回應祂恩慈的邀請，返回家中，諸天都要同聲慶賀。天使和天軍高唱喜樂的

讚美詩。他們體會天父的心，所以失喪的人一旦被尋回，他們就與祂一同歡喜快樂。

這就是耶穌來到世上的原因。祂清楚宣告祂的目的：「人子來，爲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十九10）。這正是祂所作的。無論祂走到那裏，有需要的人就立刻蜂擁而至：病患需要醫治，憂愁的需要盼望，傷心的需要赦免。罪人成羣湧向祂。這些人被法利賽人和文士排斥在外，因爲他們未遵守遺傳，條文，和以色列的各種宗教儀式。耶穌來，是作「罪人的朋友」。這個稱呼對神的兒子是再恰當不過了，父的心意就是尋找失喪的人。

失喪在自以爲義中

只有那些自以爲義的宗教領袖會批評耶穌，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正是失喪的人，需要被尋回。有一天他們又論斷耶穌，其實這番論斷可以說是一種稱讚：「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喫飯」（路十五2）。如果我們明白「接待」一詞真正的意思是「歡迎」，這句話褒獎的意思就更明顯了。那些心懷不軌的領袖，倒把耶穌的心意闡釋得正確萬分。耶穌並未提出抗議，祂完全同意他們。祂沒有必要爲自己關心失喪的人而辯護。真正的需要，乃是闡明父神尋回失喪者的心意，以與專好論斷、極其排外的宗教領袖作對比。

因此，耶穌說了四個有關失喪的比喻：一隻

失喪的羊，失落的一塊錢，迷失的浪子，失喪的大兒子。耶穌在結束第一個比喻時，說出了祂最難懂的話語之一，這句話實在是四個比喻的中心要旨。我們若聽出它的本意，一定會驚訝不已，並且更加注意祂下面所說的其它比喻。這些比喻都記載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耶穌首先描述，一個牧人撇下他的九十九隻羊，去尋找那失去的一隻；找着了，就歡喜快樂。然後祂說：「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爲他歡喜，較比爲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路十五7）。

糾正一個謬誤的觀念

這句話其實是在大膽地糾正當代法利賽人和文士一個錯謬的說法。他們從宗教上的勢利角度出發，說：「一旦那些使神惱怒的人從地上滅絕，在神面前一定大有喜樂。」我想耶穌是在反駁這些宗教領袖的觀念，他們扭曲了神的本性。祂採取他們的說法，卻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祂不但肯定自己對失喪之人所作的，列爲祂神聖的使命之一，並且技巧地將文士和法利賽人一併列入那些失喪的人中。

根據上下文有關失喪的比喻，耶穌這句甚難的話或許可以作如下解釋：「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樂要比爲九十九個自認不需要悔改的義人，歡喜要大。」

耶穌一語道破法利賽人和文士的虛假驕傲。祂坦率地揭露，他們對神尋找失喪之人的愛缺乏認識，甚至妄加曲解，此外，也指出了他們的優越感。我們不妨設身處地來揣摩一下他們的感覺。

想像中，他們或許會帶着忿怒說：「天上爲罪人的喜樂大過爲義人的喜樂？我們就是義人，是神的義人！我們可是千辛萬苦才達到這地步的。我們護衛律法，謹守祖先的遺傳。如果對罪人悔改的評價，遠超過對我們這些行爲正直的人，那麼誰還要作義人？難道作義人得不到一點報賞？耶穌阿，你簡直黑白顛倒，是非不明！」

一個熟悉的抱怨

今天我們也可以聽到類似的抱怨。你或許偶爾也會表達相同的感覺，即使不對別人，至少心裏會嘀咕。我們的獎賞制度是隨人搶奪的。那些人四處流蕩，浪費生命，有一天突然悔改了，就搶到了獎賞。我們並不反對他們接受神的愛，但我們覺得，神應該爲我們嚴謹的生活，高尚的道德，和對祂的忠心，而更多愛我們。我們的好行爲應該在天堂的帳簿上爲我們多添一筆獎賞。如果一個人臨終時才悔改，他在天堂的地位和我們一樣，那麼我們何必這麼努力，在今生過善良的生活呢？於是耶穌這句話刺傷了我們——在天上不但只是地位平等，甚至因爲罪人悔改的喜樂更大！

有一個持「報酬論」獎賞制度的人，因着這句話向我提出挑戰。「我覺得最刺耳的就是『更大』這兩個字。爲甚麼一個悔改的罪人所得的掌聲，比我們這些一生循規蹈矩的人多？我們教會中也是拼命鼓勵人們作『重生』的見證。牧師要他們起來見證，說明他們未信主以前是多麼敗壞。他從來不要求我們這些教會的中堅分子作見證。教會忠心的成員得不到機會，見證他們的信心，也從不受邀請寫文章。我並不是反對向人傳福音。只是我覺得，新信主的基督徒就想要和我們這些忠心耿耿的老信徒平起平坐，實在不公平。現在耶穌又說，他們帶給天上的快樂比我們還大。這怎能叫我心服？也許我應該出去作些壞事，好讓天上在我回頭時也歡喜一番。」

這人在態度上已經作了一些「壞事」，他和他所批評的罪人同樣需要悔改。他犯了法利賽人同樣的毛病，而耶穌的這番話對他也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我們或許不會像這個人坦白表達心中的感覺，但是不免也會對耶穌話語中的「更大」一詞，心生關切。祂到底想達到甚麼目的？

我認爲，耶穌是要迫使法利賽人和文士想到，他們自己也需要悔改。他們以爲，自己所承繼的傳統足以令他們自稱爲義人。耶穌對「義」所下的定義卻深刻得多。對祂而言，義就是與父保持正確的關係。這種關係最保險的證據，就是謙卑倚靠神，並且確實愛所有的人。耶穌厭惡假冒

爲善。祂在另一處曾痛斥法利賽人和文士自以爲義：「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太二十一31）。

重點在於，這些宗教領袖已不再意識到他們需要神。因此他們就像自己所嚴厲批評的罪人一樣，是失喪的人。

永不會停止的需要

我們永遠不會停止悔改的需要。耶穌這句話裏所用的「悔改」一詞，希臘文是 *metanoia*，意思是「反省，心意的轉變，轉過來朝一個新方向前進」。我們成爲基督徒時，對神、對自己的看法都改變了，懊悔從前偏行己路，抵擋神的愛，感到自己亟需一百八十度的回轉。不但不再逃離神，反而轉過頭奔向祂。祂伸出雙臂迎接我們，於是一個新的生命開始了。然而，每一天結束時，我們仍當反省，在言行上是否與信仰相牴觸。如此，我們便會再三悔改，不斷更新與父神的關係。

除此之外，基督徒的生命也需要不斷在神的恩典中長進。祂在我們裏面動工，使我們越來越像祂的兒女，同時我們也體會到，自己的生命仍然和祂有一段距離，需要被祂尋回。每一天我們都可以發現更多可以獻給祂的部分，更多值得讚美祂的地方。悔改就是承認我們渴望與祂建立正確的關係。悔改使我們甘願雙膝跪下，向祂敞

開，求祂指示我們在思想，態度，關係上，有那些領域需要被扭轉歸向祂，需要被祂的愛改變。

他們在唱你的歌！

我們若不繼續因祂尋回我們而感驚訝，若不存感謝的心渴望事奉祂，就錯過了天父的盛筵。天上佇足猶疑，不能為我們唱新歌。我們成為基督徒那一天所開啓的喜樂，將隨着我們每一次重新踏出信心的脚步，而益發增加。

這是否和耶穌所提義人不需要悔改的話相矛盾？有人認為，祂是指最初的悔改，過後就不需要進一步的悔改了。但這樣說又和祂一向的呼召不脛合，祂在地上事奉時，一直呼召所有以色列人悔改。

若要證明我們已被尋回，有一個最有把握的鑑定方式，就是我們切望別人也被尋回，而與天父一同歡喜快樂。我們會忙於去分享神尋找失喪人的心意，不再有時間坐下來，等候聆聽為我們唱的詩歌。天上為我們喜樂固然好，但有一件事更能滿足我們，就是為那些被尋回父家中的人歡喜快樂。

我們可以帶給天父快樂——這是多奇妙的事！我們的心若與祂的心契合，一同關心失喪之人，祂的喜樂便會達於極致，甚至大過罪人悔改所帶給祂的喜樂。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句「甚難」之語的核心。大

家都知道，法利賽人和文士並不討神的喜悅。他們所犯的罪，甚至大於他們所指責的罪人。他們對失喪之人漠不關心，這罪就足以使他們從義人中被除名。如果他們為此悔改，天上的喜樂將大過罪人悔改的喜樂。這對我們也是一樣！

似曾相識的比喻

接着，我們便可以從新的角度，來聆聽耶穌有關失喪的比喻。我們一一聽下去，會發現這些比喻簡直就是我們自己的寫照。我們不再會以為對它們太熟悉，而予以忽略。

耶穌作了幾乎不可能作到的事——藉着這段難懂的話，祂為過分熟悉的厭倦症，注射了驚醒的強心針。祂預備我們去聽這些比喻，好像重聞福音。祂讓我們看見，比喻中失喪的人和物，並非沒有主人，在偶然的情形下被發現。他們都是寶貴的，被珍愛的，需要被尋回的。因此這些比喻與我們關係密切，不只提醒：我們是屬於神的，而且申明：我們一旦失去與祂親密的接觸，就需要被找回。這四個比喻即在描述尋找的過程，及神所用的方法。

對個人無止盡的關懷

失羊的比喻提醒我們，天父關心個別的人。神的好牧人基督，看守着祂整個心愛的羊羣，只要有一隻羊走失，祂就會全力去尋找。

那隻迷途的羊離開羊羣和牧人，獨自遊蕩遠去。牠只想滿足自己。一塊一塊綠野綿延下去。牠漫無目的地走着，離開了牧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遠。最後終於身陷危險中。

不要忘記，那隻羊仍是屬於牧人所有。不論我們多麼遠離主，我們仍是屬祂的。我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遊蕩遠去。我們太忙於自己關心的事和生活的壓力，太多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夢想。「成功」的綠野發生誘人的呼喚。我們並沒有放棄信心，只是一天天減少而不自知。於是有一天困難或危機臨到，我們才驟然發現身臨險境。我們體會到，若沒有主，我們無法單獨面對生活的挑戰。離開好牧人而產生的孤獨感，是一種跡象，顯示我們裏面正在經歷神的尋找。我們求助的呼喊，是針對祂呼召的回應。這時我們也能像巴斯噶 (Pascal) 一樣，聽見好牧人慈聲說：「我若未找着你，你就不會尋見我。」我們渴望祂，乃是祂與我們同在，特別個別關心我們的結果。

主找到我們時，我們會因祂個別的關心而感到驚異。在這個冷漠的社會，一切均電腦化，我們不過是幾十億的數目字之一，不再是一個「人」，我們需要知道，祂不僅瞭解、關心我們，那使我們想求助的也是祂，祂又應允我們的呼求。在被尋回的那一刻，我們感到自己是祂關注的焦點。那時，耶穌是好牧人的畫面，對我們個人尤具意義。我們意識到自己就是那隻迷失的

羊，祂撇下一切其它的事，出來尋找我們。不止一次，祂來找我們，而每一次祂找到時，天上就歡喜快樂。

我們對主的價值

失錢的比喻也強調同樣的真理，但特別顯明我們對主的價值。「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的找，直到找着麼」（路十五8）。請留意——錢是屬於那婦人的。即使失落了，那塊錢仍屬於她。它的價值驅使她去仔細的找。路加告訴我們，那塊錢是一個希臘銀幣，相當於一個勞工一天的工資。在耶穌的時代，對大多數人而言，失落一個銀幣損失不小。但錢幣本身的價值並非這比喻的重點。

當時希臘銀幣在巴勒斯坦已不通用，但有時被用來作為一種叫作 *semedi* 的首飾，在耶穌的時代，許多婦女喜歡佩戴。通常是將十個銀幣串在一起，戴在頭上，或當作項鍊。其作用類似今天的結婚戒指，在婚禮上由新郎贈予新娘，象徵兩人的婚姻關係。遺失其中一個銀幣，是很傷感情的。難怪比喻中的婦人那麼急切地去找。銀幣對她意義重大。在巴勒斯坦人的房子中，找一枚錢幣並非易事。他們堅硬的地面上通常鋪着稻草。可以想像她必須先分開稻草和塵土，然後再仔細清掃。但她非找到那錢幣不可！

有了這背景，我們可以體會那婦人找到錢幣時的興奮和快樂。她召來朋友鄰舍一同慶祝，對他們說：「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着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路十五9）。

爲了強調這比喻的重點，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爲他歡喜。」耶穌再一次用比較法來闡明一個重要的真理：如果一個婦人會這麼急切地尋找一枚失落的錢幣，神更是何等迫切要尋找我們？

除了這個基本的真理，我不知道耶穌是否也強調，那一塊錢的失落是出於婦人的粗心大意？我們很多人失喪，是由於別人的忽略。他們的言行使我們對生命，甚至對神心懷不平。同樣的，我們所言所行也可能使別人失喪。或者他們因爲在我們身上看不見基督的影響，而對神的事掉以輕心。

或許耶穌心中所想的，是法利賽人和文士對失喪之人的冷漠態度。他們不在乎別人，不像那婦人始終對失落的一塊錢耿耿於懷。突然之間，耶穌把問題放在我們面前：「你關心別人有多少？勝過你關心自己失落的最寶貴財物嗎？」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產生那樣大的關心，就是不斷去重新發現，主有多關心我們。不斷經歷被祂尋回，可以使我們對那些迫切需要祂的人更加敏感。缺乏新鮮的恩典湧流，我們會變得乾涸，脆弱，消極，喜歡批評論斷。不知不覺中，我們可

能成為現代的法利賽人和文士，住在遠離心靈的地方。

兩個遠方

兩個兒子的比喻，可以稱之為兩個遠方的比喻。小兒子得了父親的產業，就離開父親往遠方去了。大兒子留在家中，但他的心卻在遠方。兩個兒子都失喪了，都悖逆了他們的父親。耶穌對祂難懂之言的解釋，高潮在於比喻中的父親如何對待兩個兒子。祂的目標是針對法利賽人和文士中間的「大兒子」。祂在他們面前舉起一面鏡子，叫他們看見自己在神面前的模樣。小兒子的比喻，是為預備我們明白大兒子的比喻所要教導的真理。耶穌將福音具體而微地表達了出來。我們中間很多人都像小兒子一樣，曾受一處遠方的吸引。回顧往日，我們會很驚奇地發現，主竟給予我們如此大的自由。但我們卻無法逃脫對祂的思念。回憶祂愛之種種，使我們看見自己是何等失喪，又何等想要再回到祂身邊。就像比喻中的父親一樣，當我們回家時，祂會跑來迎接我們。我們知道天父的筵席是何等盛大歡樂，而最奇妙的是，這筵席竟是為慶賀我們而預備的。

令人訝異的是，我們往往轉眼就忘記這一切，而很快採取大兒子的態度。這種例子彼彼皆是。教會裏充滿了大兒子。有些人記憶短暫，立刻忘記了自己曾如何流蕩遠方，悔改，接受父神

的恩典。有些人則從未悔改。他們一輩子敬虔度日。從未有宴會爲他們而舉行。怎麼如此呢？其實最難離開的，是我們內心的「遠方」，那兒也是一片焦土，不見感恩的花朵綻放。

耶穌比喻中的大兒子，不知道爲他父親賜給他的一切感恩。根據申命記的律法，分家業的時候，長子可得雙份。換句話說，大兒子得了他父親三分之二的家業。所有的土地，牛羊，一切財產，他都可任意支配。即使這樣，他仍然心懷忿怒，口出怨言，只因爲他的父親設筵慶賀弟弟歸家。他不肯與大家一同歡喜快樂。

我們可以感覺，那位父親看見大兒子不肯分享他的喜樂時，心中何等傷痛。「兒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路十五31～32）。

這位父親因大兒子引起的傷心，恐怕超過小兒子離家時的痛苦。大兒子對他兄弟的態度，顯示他實際上也從未待在家裏。

假設小兒子在回家的途中遇見他的哥哥，會有甚麼結局？他可能根本回不了家！遠方固然有許多艱難，但還比不上他那論斷、自以爲義的哥哥那樣可怕！

這使我們想到，有多少人在歸返父家的路上遇見了他們的「哥哥」——可能是他們的家人，朋友，或教會裏的人。我們不妨自省：

——我們與父神的心相合或相違？

——是否有人因為我們付出的愛和接納，而願意回到父那裏去？

——我們願意與別人同行，將他們引介到父面前嗎？

歡迎歸家的筵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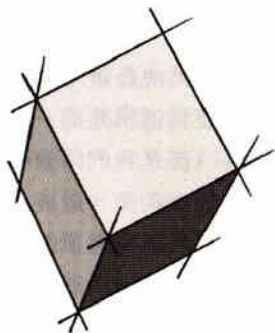
我在好萊塢服事的教會，幾乎每八個禮拜就有一次接納新會友的儀式。我們每次接納這些新會友，就好像接受神所賜最寶貴的禮物一樣。他們中間很多是無意中遇見我們的弟兄姊妹，然後被邀請到教會來的。有些則是透過我們的廣播和電視節目主動來的，他們一來就受到某些會友的歡迎和愛心的照顧。經過八個星期的慕道班課程之後，他們預備好加入教會。然後我們派給每一個人一位「守護天使」，在他們與主建立新關係的過程中，隨時提供協助。到了那個主日，我們就在敬拜中當着所有會衆接納他們，每位守護天使和他們站在一起。這些新信徒見證他們的信心時，臉上洋溢的喜樂，只有他們的守衛天使臉上的喜樂堪與其相比。

儀式結束時，我們彼此攜手同唱「我們在愛裏合一」，然後每一位新會友彼此擁抱。整個會衆都參與慶賀。我想天堂的情形大概亦如此。我們和天使同聲高歌，為失喪被尋回的人歡喜快樂。

基督爲我們設下了長子的榜樣。祂自己作僕人，並召我們作僕人。祂洗門徒的腳，也叫我們以謙卑的慈心洗世人的腳，並關心別人的需要。祂體貼神對我們的心意，甘願上加略山爲我們的罪而死。祂是罪人的朋友，又是罪人的救主。如今祂住在我們裏面，要使我們在性格，態度，和愛心上更像祂。每一次我們悔改，天上就要喜樂，天父的心也得着安慰。透過祂的兒子基督，神要使我們更像祂家中的兒女。

我剛出來事奉時，曾有機會促成一對父子重逢。他們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分散了。那位父親有十二年之久未見到他的兒子。他們重聚之後，作父親的來見我，掩不住的喜悅之情。「我兒子跟我一模一樣！」他說，「他長得像我，動作像我，最妙的是，他的想法也和我同出一轍。一個作父親的復有何求？」

這也是天父惟一的要求。這一位耶穌不斷地鼓勵、挑戰我們，直到我們完全像祂。祂不願意我們錯過了天父的筵席！



14 你的魚在那裏？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路五10）。

「耶穌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魚嗎」（約二十一5，RSV譯本）。

最近我和內人在一處釣魚別舍，渡過一週的假期。我們白天去河上釣魚，晚上則和其他的客人天南地北的聊天，非常有意思。不管是在晚餐桌上，或深夜的火爐邊，每個人都喜歡吹噓一番自己光榮的釣魚史。整整一週，我們的生活、談話都離不開釣魚。

我在那一週內認識的客人之一名叫湯米。他的釣魚設備之齊全，是我前所未見的。他的工具箱裏有幾百個外國進口的假蚊鉤，還有各種不同尺寸和重量的魚桿及捲線框。每晚我們大談釣魚經時，他總是發言最熱烈的一個。湯米的舉手投

足，不愧是道地的釣魚專家。我聽說他每年夏天都要在這裏渡過一整個月。

但是我們停留在那兒的一週中，我卻從未看過他去釣魚。最後我實在按捺不下好奇心，有一晚終於鼓起勇氣問他，爲甚麼來釣魚別舍渡假，卻不去釣魚。他的答覆使我實難忘懷。

「哦！我以前常釣魚，但是近幾年我只是純粹來此渡假，輕鬆一下，見見其他的客人。釣魚客是世上最善良的人，我喜歡和他們聊天，談談他們釣魚的故事。誰知道呢？或許有一天我會再回到河上釣魚的。」

原來這是一位不釣魚的漁夫。想想看，你會不會擁有各種釣魚裝備，而卻從未把一個魚鉤扔進水中？自從和湯米談過話以後，我就再也無法視他爲漁夫或釣魚者了。

我用想像力，在腦中勾勒出一個圖畫，畫面中是一棟釣魚別舍，裏面有各種像湯米一樣的客人。想想看！魚兒在河上活蹦亂跳，等待被捉捕，而那些所謂的釣魚客卻坐在屋裏，大談釣魚經！很荒謬，是吧！

基督的呼召——得人如得魚

湯米的例子給了我一個現代的比喻。基督呼召所有的信徒去得人如得魚。然而卻很少有人真正抓到一條魚！

也有太多的教會像釣魚別舍，裏面的人卻不

去釣魚。我們在講道，詩歌，座談會裏大談得人如得魚，卻少有人真正去得魚。當然這一類教會有些是釣魚專家，專門教導如何釣魚，有些則派代表出去釣魚。教會的講臺上有位好漁夫，又有佈道事工主任親自出馬得新人，這會使許多信徒感覺自己正在得人如得魚。但是他們卻失去了親自參與釣魚的樂趣。

問題是，每一個跟隨耶穌的人，都不能推掉得人如得魚的呼召。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不去釣魚的人，就稱不上是主的門徒。

我們的宗派和地方教會，在傳福音事工和教會增長計劃上，投下了大量的金錢和人力。但是如果會衆中每個人都回應得人如得魚的呼召，每年帶領一個人認識主，會是何等一番景況！然而今天大部分的信徒，都無法提出一個他們曾帶領信主之人的名字。我們把它當作可有可無的一件事，卻不知那是基督徒當盡的本分。

這一位耶穌並不需要一羣不得魚的跟隨者，或者光說不練的教會。祂要我們積極去將信仰與別人分享。

我願意和你一起來思考，這一位耶穌有關得人如得魚的「甚難」之語。這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聖經基礎，來處理「爲甚麼大多數人很難與人分享信仰」的問題。然後我們可以探討，日常生活中有那些最自然、有效的方法，可以將基督的愛與盼望傳達給別人。

你們有魚嗎？

耶穌復活後向門徒發出的問題，今日祂也正在問我們。祂問七個重返加利利海上打魚的門徒：「你們有魚嗎？」

你或許奇怪，爲甚麼我認爲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向一羣正在打魚的人發這樣的問題，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我們若考慮耶穌復活後，當時的時間和環境，就會知道祂發這問題，不僅是關心門徒的魚穫量而已。我認爲這問題多少帶着質問的意味。我們可能也不願意這一位耶穌如此問我們。

容我略加解釋。經過復活的興奮，和耶穌第一次向門徒顯現的喜樂之後，接下來的是一段焦慮的等候期。祂的復活給門徒帶來無窮的盼望。祂告訴他們，要下到加利利去，在那裏等祂。

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門徒開始不耐煩。耶穌現今在那兒？祂是否在回來見他們之前，已經先行往父那裏去了？那麼他們該怎麼辦？

這些問題在門徒心中盤旋不去，他們的不耐煩逐漸轉變成失望。經過三年與耶穌的共處，他們已可確定一件事——沒有祂，實在了無生趣。

急躁衝動的彼得終於決定重操舊業——回到加利利海上，仍過枯燥沉悶的漁夫生涯。帶着夢想破碎的失望，他說：「我打魚去！」他必須作一些事，否則他在耶穌釘十字架前一晚否認耶穌的痛苦回憶，會來折磨他。其他六位門徒隨聲附

和，因為他們同樣對前途感到茫然。「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盼望作一些事，來減輕心中的焦急和挫折感。

門徒整夜打魚，卻一無所獲。空空的魚網使他們聯想到，沒有耶穌的生活是何等空虛。似乎每一件事都不對勁，甚至回來打魚也不順遂。

天將黎明，經過一夜的失望，耶穌突然出現在岸邊。祂已經站在岸上觀看祂的門徒一陣子了。他們太忙着撒網，以致祂招呼他們時，他們竟未認出祂來。「你們有魚麼？」祂問。門徒仍然沒有認出這是復活的主，他們垂頭喪氣地回答說：「沒有。」

「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着。」耶穌說。奇妙的是，這些經驗老到的漁夫竟然聽從岸上陌生人的指示。他們將網在船右邊撒下，網很快裝滿了魚，竟然重得拉不上來了。

這時約翰先望望網，再看看岸上的陌生人，就恍然大悟過來。「是主！」他急促地喊道。

彼得一聽說是主，立刻縱身跳入海裏，游向岸邊。他站在復活的主面前時，心中一定百感交集。一方面他是多麼高興再見到主！然而心中仍有一些抹不去的陰影，因為他尚未承認他三次否認主的事，也還未向祂求赦免。

回想得人如得魚的呼召

我相信那天清晨耶穌向門徒顯現，主要的目

的，是再度提醒他們要得人如得魚。雖然他們跟祂一同事奉三年之久，卻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已認真接受這個挑戰。主被釘十字架期間，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都因顧及己身的安危，而四處逃散。彼得甚至否認他認識主。即使基督復活之後，他們仍因懼怕，不敢將祂復活的消息傳開。

基督未來的使命正陷於危殆中。祂亟需要一批靠得住的門徒——得人如得魚的漁夫。在這之前，祂必須先醫治他們心中對失敗的痛苦記憶。彼得是其中的關鍵人物。基督對他所作的，不僅爲他個人，也是爲全體門徒。祂向他的要求，今日也同樣向我們發出。

你愛我麼？

他們在海邊吃完早餐，耶穌特別喚住彼得。祂先指向彼得養生用的魚船和網子，又指向其餘的門徒，最後指着四周加利利的原野，問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彼得聽了不禁顫抖。他帶着曾否認主的悔恨，非常謹慎地回答：「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耶穌直視他的雙眼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經過短暫令人屏息的沉默，耶穌又一次問：「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西門再度保證他對主的情誼，耶穌也再度向他挑戰，這回是「你牧養我的羊」。耶穌第三次的問題，按希臘文可

直譯作「你是我的朋友麼？」而不是「你愛我麼？」彼得重複他先前的回答，肯定他是耶穌的朋友。耶穌再度強調祂對彼得的呼召：「你餵養我的羊。」

若用希臘文來研讀這段感人的記載，便會立刻看出，耶穌使用的「愛」和彼得回答的「愛」，兩個字並不相同，彼得三次所用的愛，都在表達友情。彼得想起自己曾否認主，他刻意避免使用「愛」這個字。他最多只能說，他是主的朋友——還是很不可靠的一位。於是耶穌在最後一次發問時，乾脆採用了彼得的用字：「你是我的朋友麼？」耶穌似乎是說：「你若真是我的朋友，我們就從這裏開始。讓我們回到我當初呼召你的原因——作我羊羣的牧人，將我的生命、十字架、復活的福音傳開，去作得人如得魚的漁夫！」

主的步驟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耶穌所問「你們有魚麼？」其中蘊含的深意。祂當然知道門徒整夜打魚，卻一無所獲。祂不是要使他們難堪，也不是想知道他們有沒有魚作早餐。即使我們根據希臘文，直譯作「你們有魚吃嗎？」這句話也不含任何質問的意味。

耶穌知道門徒的打算，他們情願回去打魚，把魚賣給人吃，而不去將基督勝過死亡的消息傳開，以得人如得魚。我想耶穌實際上是問：「你

們在海上作甚麼？我呼召你們得人如得魚，為何你們還去打魚？」

不論我們如何解釋祂的問題，今日它仍然從約翰福音的篇章中跳出來，要求我們回答。這一位耶穌要知道，你的魚在那裏？我們如何回答，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認真接受祂的呼召：「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太四19）。

祂在事奉初期呼召門徒時，所發出的這個挑戰，對許多現今忠實的基督徒而言，已成了耶穌最難的話語之一。

有些人似乎覺得，信仰是個人的事，無法與人談論。另有些人認為，他們無權用自己的信仰去干涉別人的隱私。有些人曾遇見過分熱心、強迫別人信主的人，所以不願意步其後塵。但我想最普遍的藉口是，我們並不真正明白得人如得魚的意思。

得人的探險

路加對於這段故事的記載是：「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路五10）。耶穌使用「得」這個字，實際上是指某一種特別的捕魚法，將魚活捉，拿到岸上去賣。路加用希臘文的 *zogreo* 來譯耶穌所用的亞蘭文「得」，意思是「活捉」。

耶穌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活捉人。」這與以色列的宗教領袖正好相反，他們用罪咎感使

人上鉤，又用凌厲的宗教遺傳刺透人；而我們蒙召，卻是要用溫柔、恩慈的方法去得人。我們的目標，是幫助人在世上度日的時候找到基督豐盛的生命，好叫他們能抵達天上最終的目的地。這是耶穌給我們的特權。祂不允許我們只擁有自足自滿、私己的信心。

基督用祂的靈充滿門徒之後，他們才開始真正得人如得魚。祂再也不需要問：「你們的魚在那裏？」祂也不必強迫他們去分享祂的愛。五旬節之前，祂對他們的挑戰——去到這世上，傳講福音，為祂作見證——如今成為祂的靈自然表達出來的方式，祂可以透過他們，接觸世上的人。

門徒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之後，所領受的挑戰最足以描述得人如得魚的意義：「你們去……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徒五20）。為基督「活捉」人，就是傳遞祂的生命，就是我們住在祂裏面，接受祂的愛和赦免，祂也同時住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生命的主。

預備好得魚

預備得人如得魚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確定我們自己有豐盛的生命。我們在基督裏的生命是否美妙、興奮，以致我們也願意其他人經歷同樣的喜樂和能力？要把我們所沒有的東西傳給別人，是不可能的。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今日許多基督徒不去得人，或者即使他們去了，也沒有甚麼收穫。

我們的信仰生活可能變得沉悶乏味。或者我們在屬世的難題上經歷不到基督的大能。我們常常蹣跚前進，忍受生活中的挫折，卻不去尋求基督的能力。

我們若信靠祂的幫助，信心就會更新，滿有活力。既然四周的每一個人都有難題，若向他們分享基督為我們所作的，必然會產生一種親切感，使我們有機會談到，神也能同樣幫助他們。

因此要去接觸世人，最重要的預備方法，就是讓基督觸及我們——包括我們未得醫治的傷痛，和未實現的盼望。這可以產生兩個果效——使我們明白，信靠基督的確有能力，並且在我們告訴別人，基督能為他們作甚麼時，有一種新鮮的能力。

得人如得魚的關鍵——建立關係

「關係」是得人如得魚的關鍵。我們自己與基督日新又新的關係尤其重要。這種基本的關係，表達在我們對世人真誠的關懷中。我們的見證，就是向人分享，基督如何能改變生活中的基本關係。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種關係——與基督建立新的關係，與我們自己建立截然不同的關係，堅定與別人的關係——這一切都是從經歷基督的恩典開始。不論我們是何等樣的人，祂都愛我們。十字架是最好的證據，給我們新的能力去接受死己，並尋求基督得復活的大能。它也使我們能自

由自在地肯定主在別人身上所賦與的恩典。

預備妥魚餌

在出發往河邊或湖邊釣魚之前，我必須先檢查魚餌。如果我要用假蚊鈎釣魚，就必須帶足各樣不同的假蚊鈎。最令人感挫折的事之一，就是站在河邊，眼睜睜地看着別人用某種假蚊鈎不斷釣上魚來，而我卻將它忘在家裏了。如果我要去湖邊或海上釣魚，一定會帶着整箱不同的餌前去，以應不時之需。

得人的事也一樣。每個人的需要不一，但在作見證時，最重要的是我們曾真正在生活的挑戰和掙扎中經歷恩典。親身的經歷，便是我們的預備，可在機會臨到時向人分享信仰。基督正不斷在安排這類機會。

然而必須記住，我們的責任不是在塑造一個完美的形像，我們也不必有問必答，無所不知。那樣只會把人嚇走。我們不必有高深的神學素養，那樣只會給人一種印象，以為認識基督的祕訣在於一些觀念和理論。

我們所需要的，是與基督有活潑的關係，常以新鮮的事，證實祂能在日常生活的掙扎中幫助我們。四周的人都在與罪咎感和挫折感爭戰。許多人婚姻出問題。有些人對教養兒女束手無策。有的人厭倦工作，或因工作過度而緊張焦慮。幾乎每一個人都擔心自己的健康，害怕生病或年

老。許多人對自己失望——回憶中盡是失敗和未完成的夢想。

我們若允許基督對付我們裏面的這類掙扎，那麼我們和人分享的內容，就會深具感化力，使人無可抗拒。我們可以與他們站在同樣的層面上，分享基督能如何幫助他們。如果我們出於真誠，關心他們的難處，他們就會對我們的話認真。最後他們的心會敞開，聽我們如何從主得力，勝過爭戰的經歷。我們就有了傳講基督的機會。

得人如得魚，實際上就是花時間作那人的朋友。常常這種友誼一開始是單向的。大多數人只對自己，自己的需要和希望有興趣。當有人願意毫無所求地作他的朋友，他會開始感覺被愛。他們知道可以倚靠我們，不斷從我們這裏得到肯定和鼓勵。過了一陣子，他們會相信我們是與他們站在一起的，即使他們失敗，我們的態度也不會改變。他們也知道，一旦成功，我們會是第一個鼓掌慶賀的人。我們的目的是成爲一種人——在別人遭遇難處，或想與人分享快樂時，會第一個想去找的人。若贏得了這種權利，我們就能夠分享基督如何幫助我們應付難題，以及如何發現生命的樂趣和盼望。

傅藍的故事

傅藍是一位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但他就是無

法向人談自己的信仰。他其實很關心他的同事和鄰人，渴望他們也認識基督。他們中間若有人有需要，他會立刻打電話給我，安排我與那人見面。他說：「去見見歐果維，他一定能幫助你。」

有一天我和他談到他所錯過的喜樂。我說：「你認識基督，也聽過上百次如何把主介紹給人的方法。當初你成為基督徒，是因為有人與你作朋友，在你需要的時候總是出現在你身旁。為甚麼你不作那樣的朋友呢？機會來的時候，你就推給我。為何不告訴他們基督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事？我相信你一定有機會親自將主介紹給他們。」

傅藍接受了這個挑戰。他開始為四周需要認識基督作救主的人禱告。同時他也試着去成為值得信賴的朋友。他的同事發現，他是頗靠得住的人。

有一天，一位同事到他的辦公室來，關上門，向他傾訴心中的問題。那人說：「傅藍，我知道你也有難題，但你總是這麼積極，充滿希望。你一向都是如此嗎？如果不是，到底發生了甚麼使你改變呢？」

傅藍心中暗暗獻上感恩的禱告。基督回答了他過去為這人的代禱。他一切的探訪、請吃午餐，和耐心的傾聽，如今都有了報償。他心中向主禱告，求主幫助他能用最自然、平實、有效的方法，向這人傳講基督。

他首先同情這人的問題，並表示他也有過類似的遭遇。然後他談到基督爲他所作的。看到這人相當願意領受，他頗受激勵，就引用了他所記得有關基督的愛和能力之經文。他描述罪是包括我們所作的毀滅性的事，以及我們與主隔絕的可怕光景。接着他又談到十字架和赦免。最後傅藍問他的同事，是否願意將他的問題交託給主。

「現在？就在你的辦公室？」那人大感驚訝。「爲何不可呢？」傅藍熱切地說：「主現在就在這裏呀！」

那人已預備好，表示願意。傅藍於是帶領他一句一句禱告，將那人的難處交給主，求祂幫助解決。然後傅藍又幫助他，祈求基督以聖靈充滿他，使他成爲新造的人，賜他能力作一個新人。

那天下午，傅藍的同事成了基督徒。爲了幫助他成長，傅藍答應每週一次與他一起查聖經。

那天晚上傅藍打電話給我。「牧師，這回我可不是介紹人和你約談。今天我在辦公室帶領一個人信主，心裏真是喜樂，現在我才明白以前我錯過了甚麼。」我也分享了他的快樂。我告訴他，這是他將捉到的無數魚中的第一條。

確是如此。他開始與他帶領信主的那人定期會面查經。如今每週一天早晨，共有十六個人參加他的查經。其中有十一個人是由傅藍帶領成爲基督徒的。

到魚羣所在之處

每個有經驗的漁夫都知道，必須往魚羣聚集的地方打魚。至於得人如得魚，到處都是魚。我們不必千里跋涉去找他們。有人蒙召去宣教工場傳福音，但大多數人蒙召在所住的地區傳福音。想想看，你認識的人中，有那些人你盼望他們也經歷基督的恩典和能力。他們可能是你的朋友，鄰居，或同事。

在你繼續讀下去之前，不妨略停一下，列出一個名單，寫下你想到的人名。不要限制主。只要列出任何主帶到你腦海中的人名。除非我估計錯誤，相信你的名單一定很長。

我曾邀請教會中的一個團契這樣作。沙莉就因她自己能列出這麼多的名字而大吃一驚。「現在我該怎麼辦？」她說。我笑着回答：「我早就希望你提出這個問題，沙莉，你已經預備好釣魚的單子。你可以開始每天為這些人禱告。求主幫助你更深關懷他們，作他們的朋友，也求主給你機會向他們顯明你有多愛他們。然後準備就緒，神會給你機會和他們談及你與基督的關係。你如今已加入了得人如得魚的大業！」

把線拉緊

我從釣魚中發現一件事：絕對不要使用鬆馳的線。假蚊鈎和餌都會漂起來。我若不小心留出多餘的線，便會浮在水面上。當魚輕咬餌時，我

來不及設好鈎，通常魚就會輕易溜走。

得人如得魚的時候，拉緊的線就相當於高度的警覺。人和魚一樣，常常在吞餌之前會在餌四周盤旋、輕咬一番。他們或許會發表一些言論、意見，這正暴露他們內心的需求。或許他們會談及別人的需要，而事實上那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往往聽不出人們話語後面隱藏的真正需要。

得人的策略

我發現一種相當奏效的得人策略，姑且稱之為「我為你禱告」祕方。每當有人提及一個棘手的難題，或擺在前頭的機會時，我只是說：「我會為你禱告。」或許對一個傳道人而言，這是極普通的回答，但是一般信徒這樣說時，也可以產生驚人的後果。它給我們預留機會，以後可以回去查問事情進展得如何。我們可以說：「我一直在為你禱告，怎麼樣？情形如何？」這句話一方面顯明說話者是基督徒，同時立刻把兩人的關係提昇到更深的層面。最後我們會找到機會談及個人對基督的需要。

諾瑪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她在我常用午餐的一家餐廳作女侍。有一天我看見她面容沮喪。「你還好嗎？諾瑪？」我問道。

「馬馬虎虎。」她回答，給我的感覺是一點都不好。

「日子不大好過，對吧！」我說，企圖鼓勵她談下去。

「嗯！我只好盡力而爲了！」她皺着眉說。她那飽經風霜的臉孔滿佈着愁苦。

「諾瑪，我會爲你禱告。」我說。

她聽了似乎很驚訝。「你會嗎？謝謝！」然後她又忽忽離開去伺候別的客人。

我爲她每天禱告，過了一兩週之後，我又回到那家餐廳。正巧被分到她負責招呼的那一區。她走過來時，我說：「嗨！諾瑪，我守諾言每天爲你禱告呢！」

「真的？你還記得那天的談話，並且爲我禱告？」語氣中滿是訝異，「這真是對我別具意義！」

我故意慢吞吞用餐，一直到巔峯時刻過去，諾瑪負責的幾個桌子客人都走了。她清理好桌面，就走過來坐下。「你竟然還想到我，爲我禱告，真令我感動。」她說，「如果你有時間，我想和你談談。」

她把所有難處傾倒而出。我專心地聽着，直到她說完。然後我說：「諾瑪，你其實不必一個人承擔。主願意幫助你。祂愛你甚深。」我向她分享主曾如何在我面臨困境時幫助我。然後告訴她，其他人也曾在類似的危機中，建立起與主個人的關係。我說：「諾瑪，你認識這位主嗎？」

「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有個別的認識。」她坦

白承認，淚水在她眼中打轉，「但是我願意認識祂！」

就在那個餐廳空蕩的一角，我向她解釋成為基督徒的基本步驟。然後我帶領她禱告，將她的難處和她整個生命交給主，求祂掌管，賜下聖靈充滿她。就在那個簡單的禱告中，諾瑪開始有了一個新的生命。

我下一次去吃午餐時，幾乎不敢相信諾瑪臉上的改變。愁容盡消，代之的是基督喜樂的榮光，及祂的和平寧靜。

我們的魚遍佈各處。在那一天我和諾瑪談話，和她一起禱告之前，從來沒有人問過她，她是否願意認識基督。

生死相關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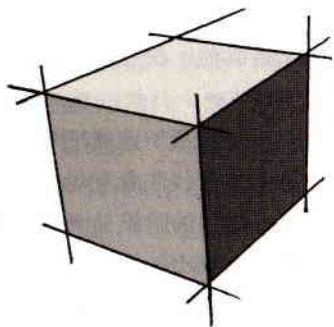
得人如得魚，是一個生死相關的問題。接受基督是上天堂惟一的通行證，而我們必須在活著的時候作此決定。等到肉體死亡之後，就為時晚矣。

許多基督徒輕忽得人如得魚的呼召，很可能是因為他們不相信。有人持含糊的論調，認為所有人類不論信主與否，到頭來都會得救。他們主張，人死後，即使不信基督，至少其善行仍能得褒獎，似乎人類的功德是永生的惟一條件。不，耶穌說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十四6）。

我們當持敬畏的心面對這呼召。基督要我們去幫助別人得永遠的生命。我們常因太忙碌，或輕忽別人的需要，而導致許多人沒有機會認識主，對此我們應該感到汗顏。

但是主耶穌不允許我們坐在那裏自怨自責。過去的疏忽祂已赦免。今天可以重新開始！

換句話說，何時我們祈求基督與我們共度那一整天，我們就已跨出了得人如得魚的第一步。祂是大漁夫。二千年前，祂來到世上時就是「活捉」人，從那時迄今，祂仍然透過像我們這樣的人，去得人如得魚。祂一貫的心意，就是幫助我們得人。祂也不會讓我們忘記，祂曾藉着一些有愛心，關懷我們的人「捉住」我們。每天祂都不斷發出同樣的問題：「你們有魚麼？」



15 次要之事的引誘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啓二3～4）。

有一年夏天，我在愛丁堡參加當地一個教會的主日崇拜。那天早晨我一共領受了兩篇信息。一篇是牧師所講的，另一篇是從坐在我不遠處一位容光煥發的年輕婦女得來的。

那位婦女在整個敬拜中都洋溢着對基督的愛。她對牧師的講章頻頻領首，面容充滿了從基督的靈而來的喜樂。

敬拜結束時，我們起立唱麥時松 (George Matheson) 寫的「愛歌」(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這位作者是在他處境最艱難的時刻寫下這首詩的。當時他即將失明，他的未婚妻

又告訴他，決定取消婚約，因為她不願意嫁給一個盲人。

坐在我不遠處的那位婦女，起勁地唱着這首詩。然後我注意到她的詩本特別大，而且樣式老舊。她唱的時候並未看詩本，而且用手指前後摸觸紙上突出的記號。這時我才發現，原來她是瞎眼的，她使用的是盲人專用的點字詩本。

我一邊唱，眼淚一邊流下來。這一位婦女用她心靈的眼睛看到了基督，她正在唱一位蘇格蘭的盲人牧師寫的詩歌，那首詩歌所歌頌的愛，足以承受生命中任何苦難和艱辛。敬拜結束時，我問自己：我愛基督有這麼多嗎？

我走過去向那位婦女致意，謝謝她給我的影響。「哦！謝謝你，先生。」她謙虛地說，「我一直禱告主，求祂的愛能藉着我照耀出來。我無法像常人一樣，從鏡子中看自己的面目，但是我可以以不同的眼睛來看耶穌。我求祂給我一些迹象，證明祂可以透過我彰顯出來。你剛才的話，就是祂的回答。謝謝你！」

我開車回旅館的路上，心中一直縈繞着麥時松的詩歌：

「仁愛，不忍棄我的愛，
勞疲靈魂因你得安；
虛逝殘生，我今歸獻，
願如潦水流入淵洋，
翻作壯闊波瀾。」

那天下午我坐下來，準備寫這一章稿子時，我知道主已經使用早上的經歷預備我，讓我對這本書要討論的最後一段甚難之語，有新鮮的領悟。那時我正在思考，準備寫到關於主藉使徒約翰啓示給以弗所教會的一段話：「你也能忍耐，曾爲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啓二3～4）。

過去三十五年的生活，突然以嶄新的方式浮現出來。基督徒的生命基本上是與基督之間愛的聯結。祂的愛沒有任何條件。認識祂，被祂的靈充滿，傳達祂的能力，一直是我生命的目標。然而我仔細思考這一段經文，才發現我就像第一世紀末期的以弗所信徒；或者如現今的許多基督徒一樣，被拖進次等事物造成的引誘陷阱中。

次要的事

次要的事是指因我們信基督而作的一切事，亦即基督徒生活的責任。那個下午我列出了一張清單。它包括禱告，讀經，對家庭和朋友的責任，與其他基督徒交通，以使信心長進，教會工作，向非信徒作見證，參與一些課程或節目，以促進社會正義，貢獻時間或金錢給貧窮或不幸的人。除此之外，還包括不斷與潛伏在個人、團體、文化中的惡勢力爭戰。這一切責任對作門徒而言，都是必要的。但是危險在：我們可能太專

注於為主忙碌工作，而個人與祂的關係卻被忽略了。

我正思考論到起初的愛心這段經文，受上述的這些想法不斷衝擊着。在愛丁堡那個主日之前的一個星期，我的日程表就被各種責任排得滿滿的。我要牧養教會，為一個廣播電視節目籌款，演講，寫作，協談，還加上一連串的會議和約會。這一切都是重要的，好的，但也都是次要的。我檢視手中的清單，心中浮起不安的感覺：我們為主所作的事，永遠無法取代與祂親密的交通。問題是，我們在被次要事物引誘的過程中，常不知不覺以其事為滿足。

重陷情網

那天下午經過思考，禱告，我經歷到了再度與基督墜入情網的喜樂。在此之前，我並沒有失去對祂的愛。但，就像人際關係需要不斷更新一樣，我再度發現自己是多麼愛祂，渴望與祂保持活潑而生動的關係。祂對我的愛沒有改變。我所需要的，是讓這愛釋放我，使我能自由表達我對祂的愛。我重新發現一個祕訣：祂不是因我為祂作的事而愛我。而我能愛祂的惟一方法，是先被祂的愛充滿。我對基督的愛，只不過是祂對我的大愛自然的回流罷了。

這一位耶穌向我們所提最大的挑戰是，在我們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叫停，要我們看見，儘管我

們在作各種善工，但卻未花時間接受祂最好的禮物：更深經歷祂奇妙的愛。

祂反覆用一個問題面對我們：「我對你是最重要的嗎？你正在事奉我的那些事，是否對你日趨重要，以致不再留時間讓我愛你，使你能更愛我，將它視為次要了呢？」

我們如果抗議，並一一列出我們試着為祂成就的事，祂會提醒我們：「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對我而言，這是最嚴厲的一句話。或許你以為，我打算把焦點從自己的經歷轉移到你身上，其實我無權這樣作，我只是願意輕聲問：「你也是如此嗎？」先不要急着回答，讓我們先一齊探討啓示錄第二章一至七節。

上下文

使徒約翰當時被放逐，置身於愛琴海中拔摩島的監獄中。他心中惦記着小亞西亞教會的親愛朋友。他渴望能與他們在一起，幫助他們面對在異教徒中作基督徒的艱難。他透過心靈的眼睛，遙望羅馬諸城的教會——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

突然之間，約翰為這些受逼迫教會的禱告蒙了應允，復活的耶穌以驚人的方式向他顯現。祂再次向這位使徒保證，祂知道眾教會的需要，並且針對每一個教會向他啓示了一段話。祂向以弗

所教會所說的，就包括了本章討論的這一段「甚難」之語。但這段話的前後文，今日對我們而言尤具挑戰性。我相信其信息對二十世紀的教會尤其重要。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辨明它對我們的意義。

首先請留意主的命令口氣。「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啓二1）。前面祂還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啓一17～18）。

在這個引人矚目的聲明中，基督提醒我們，祂起初與父同在，祂是宇宙最初的創造者，祂為我們存活，又為我們死，祂要永遠掌王權。因此祂右手握着教會的領袖，行走在眾教會中間，觀察他們。「拿着」一詞的希臘文是 *kratein*，此處的用法，指拿着一件物體的全部。基督掌握着整個生命，不僅是教會的領袖，也包括每一個肢體。

今日情形亦然。基督慈愛地拿着我們——我們生命的全部，不讓我們走。祂知道我們遭遇的一切，並會為祂的榮耀和我們的成長，而使用我們的境遇。

那位拿着我們、與我們同在的主，有權柄評估我們的生活。祂在挑戰之前先予以稱讚：「我知道你的勞碌」（二2）。祂肯定我們為祂作的善

工。我們不敢冒然炫耀的事，祂以鼓勵的語氣主動提及。知道主曉得，這是何等的安慰。

耶穌知道以弗所信徒的勞苦，忍耐，和堅忍的忠心。他們抵擋惡魔，試驗假教師，並竭力保持教會的純潔和教導的純正。以弗所信徒對異端保持高度的警覺性，在異教文化中卓然獨立。這在小亞西亞普遍祭拜亞底米女神的環境中，實非易事。以弗所教會緊緊持守福音的真理，並且以辛勞為主工作而聞名。主知道這一切。

這使得祂接下去的挑戰更形嚴峻。我們可以想像，以弗所教會讀到下面這段話時的反應：「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希臘文的句子結構，是把受詞放在動詞前面，重點就格外明顯：「你最初的愛，你離棄了。」以弗所教會最初認識基督時的那種熱忱、興奮和喜樂，已因次要事物的誘惑而被擱置一旁了。他們太忙於作工，以致於逐漸從與祂合一的親密中漂離了。

個人的清單

讓我們暫停一下。先回到你個人第一次感覺基督的愛的時候，或許是你剛成為基督徒時，或許是在某一時刻，祂穿過你的重重障礙，向你保證祂全備的愛。或許是當你知道祂寬恕你，而你自覺不配時。或許是你面臨困境，基督賜你力量和勇氣，使你不僅安然渡過，並且得勝有餘。或

許是你在病痛中，那位大醫生以祂醫治的愛來觸摸你。

不論環境如何，你知道自己被祂所愛，也知道你愛祂甚於任何人或事。這種愛超越人世間一切浪漫的愛，比人類任何情感更深刻。你深深與基督陷入情網。

有些人是初信主時如此。有些人最初是基於理性的認知，願意委身基督，後來才與基督墜入情網。還有一些人則從未經歷過這種愛。但對我們而言，不論它是否發生過，這種最初的愛都需要每日更新，發生，加強，引動。

狂喜

狂喜？用這詞來描述我們日常與基督的關係，豈不是太強烈了？我不作如是想。狂喜是指被一種極強的情感或心思的高潮深深感動。它發生在我們遇見基督，和祂住在我們裏面的時候。還有甚麼比想到祂為我們所作的事，更能產生心思的高潮呢？只要回想祂最近向我們顯明的慈悲和恩典，一股強烈的感激之情會自然興起，攪動我們，克服我們的沉默和畏縮。我們感覺到一種遠比人類關係更偉大的愛。它比浪漫的戀情更強烈，與其忘憂的愉悅感也有幾分類似。它比人間最美的愛還持久，因為它是植根於基督的信實和不死之愛上。從人的層面上看，墜入情網就是放鬆束縛，完全沉浸在所愛的人裏面，想要與這位

攫獲我心的人永遠在一起。難道我們與基督之間愛的關係，比不上這種愛的動人、興奮嗎？

耶穌這段話不是要我們回到原處，停留在最初愛上祂的地方。祂是指將祂對我們的愛，和我們回報祂的愛，放在生活的首要地位。不斷與祂墜入情網，可以帶來新鮮的喜樂，這是在面對每一次新的挑戰時，基督所要賜給我們的。這樣一來，我們為祂所作的，就不致於成為次要的事，落在與祂的交通之後。

愛消失在日常生活裏

我們常常從婚姻和友誼關係中，看見愛會消失在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裏。我記得，曾有一對夫婦因婚姻出問題來找我。那位妻子整天被日常瑣事纏得團團轉，除了持家，育子，還要幫助丈夫的事業，結果她少有時間和精力去表達她對丈夫的情感。我和他們協談時，他丈夫用懇求的語氣問：「你愛我嗎？」她聽了頗感震驚。

「我愛你嗎？」那位婦女驚訝地說，「我為你作這一切是為了甚麼？我為你洗衣服，把家整理得窗明几淨，滿足孩子們永無止盡的要求，還要抽空陪你社交，招待客人。這不是愛，是甚麼？」

作丈夫的表示，他感激她所作的一切，但是他又問道：「你愛我嗎？」那位婦女太專注於她為他作的事，以致她和丈夫之間的關係流於形式。

他們已有好幾個月未互訴愛意，愛的生活也變得機械化。她忙碌到一個地步，已無暇用行動或言詞表達溫暖的情意。每當她的丈夫想向她示愛時，她都被手邊的瑣事分心，或者正盤算下一個小時要作甚麼，結果對丈夫的話似乎充耳未聞。最後作丈夫的感覺是她不再愛他了。

也有許多丈夫以為，他們辛勤工作養家，就足以替代個人的關懷、扶持、情愛，而使他們的婚姻維續不墜。快步調的繁忙生活，使他們沒有時間與妻子作深入的交談，瞭解妻子內心深處的景況。有些妻子會咆哮抗議，但大多數都只是默默容忍，一任浪漫的情感褪色淡去。

朋友之間也一樣。我們很多人會驚奇，為甚麼朋友對我們之間的關係作如是想。我們以為偶爾為他們作一件好事就夠了。但是如果我們少有時間見面，不向他們表達心中的愛，這種友情很難滋長進深。

再更深一層看，我們與基督的交通應該是生命中最重要關係。祂對我們的愛永不改變，但我們對祂的愛，卻可以使我們與祂的關係一日比一日加深。

最近我參加一個基督教廣播人員的會議，有機會談到我們越來越需要與耶穌墜入情網。我建議說，只有讓基督的愛不斷更新，我們才能將祂的愛和喜樂傳達出去，填補現代人的虛空。

那次會議的與會者，許多是傑出的電視和電

台工作人員，包括各傳播機構的製作人，導播，技術人員，行政主管。我提到作為大眾傳播工作者，我們有自己的一套次要誘惑，那就是工作的方式——包括策劃，製作，組織，募款。我們可能太專心埋首於市場報告，收視率，聽眾反應，財務狀況，而忘記了我們廣播的主要目的。

與會者非常專心聽我的分享，使我大得鼓勵，於是我繼續談到媒體世界的引誘，和它可能對我們「起初的愛」造成的傷害。這些次要的事很可能因所帶給人的滿足，而逐漸提昇到首要的位置，使人受其擺佈而不自知。

散會之後，我得到與會者熱烈的反應。許多家喻戶曉的廣播、電視人員承認，他們需要更新與基督的關係，重拾起初的愛。也有許多廣播工作者承認，他們過分沉迷在次要的事上。那晚我們談至深夜，有不少人作下承諾，願意每天花時間單獨與基督相處，好讓他們對主的愛日益加深。

有一個人甚至訂下了一計妙策，以確保他在過度忙碌的生活裏，仍保持對主的愛。他在大會結束數天之後，打電話告訴我他的決定。「我打算每天靈修時都寫日記，記下我那天與主的關係如何。我已經在本子上寫了一個問題：『我是否比昨天更愛耶穌？』」接着他又向我挑戰：「以後每次你遇見我，都可以問我，今天我是否比昨天更愛基督。不過你得小心——我也會問你同樣的問題。」

如何重陷情網？

我們若發現自己已經失去起初的愛心，該怎麼辦？基督提供了答案。祂對以弗所教會說的話，正是最佳解決之計。「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啓二5）。請特別留意「回想」，「悔改」，和「行」幾個詞。

「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是指每一天都回想我們最初愛上基督的情景。此外也包括更進一步發現祂的恩典和赦免。有沒有任何事攔阻我們與祂之間愛的聯結？

我們若思想這些，就會願意悔改。悔改包括兩件事：認出那與我們對基督的愛相爭的事，然後將之捨棄。悔改就是意識到自己的方向錯誤，立刻調轉回頭，朝新的方向走。要克服次要事物的引誘，我們必須承認對基督的愛已變得冷淡，敷衍，並向祂承認，我們需要祂的愛再一次的澆灌。

起初所行的事

重新有了對基督的愛，我們就可以自由去「行起初所行的事」。對我而言，那就是我當初體會基督多麼愛我時，所作的事，或是我在對那份愛有更深刻、更新鮮的體會時，所行的事，現在每一天都去行。在那些時刻之後，我無法停止讚美祂，渴望長時間與祂安靜相處，以更認識祂，

享受祂的同在。我渴想明白祂的旨意，並有能力。禱告不再是責任，而是一種喜樂。我對聖經的話極其飢渴，一見到別人就忍不住要述說祂的愛。沒有人強迫我作見證，完全是發自內心自然的舉動。把我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給人，不是義務，而是喜樂。別人的需要不是我的累贅，而是將基督的愛分享出去的良機。

基督是不是要我少作一些事呢？重點在，我們因委身於祂而為祂作的一切次要之事，都可以本着最初的愛心去作，只要我們不斷更新與祂之間愛的關係。

人們的需要

我們四周的人迫切需要祂的愛。靠自己，我們無法深刻地、持久地去愛別人。基督在我們裏面的愛，和我們對祂的愛，可以使我們發出光芒。經歷基督的愛，以及有效地將祂的愛傳達給別人，兩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的朋友安妮發現了這個祕訣。她雖然上教會多年，也作了多年虔誠的基督徒，但她一直發現自己無法向別人表達溫暖的愛。她變得喜好批評論斷。當她年邁的父母相繼去世時，她發現竟然身旁沒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幫助她渡過那一段悲傷的日子。「我需要朋友的時候，那些基督徒朋友跑到那裏去了？」她問。

「他們需要你的時候，你在那裏呢？」我問

她。這導致我們更深一步談到，她在過去年間對人缺乏關心和感情的問題。

我坦白對她說：「安妮，你需要讓基督愛你，你也重新愛上祂。你的信仰目前只是消極的，彆扭的。你還記得當初真正感覺到基督的愛和接納時的情形嗎？」

她開始跌進回憶，想起大學時代最初接受基督的情景。離開大學後，她加入一間非常嚴謹的教會，他們極強調法則和規定。安妮試着去符合他們的要求，最後他們認為她有資格「配得」加入教會。但是她被論斷的靈籠罩，以致失去了最初對基督的愛。幾年下來，她已經變成了嚴格護守教義的人。難怪她的朋友寥寥無幾。

感謝神，安妮的故事並非到此為止。我念耶穌對以弗所教會說的這段話給她聽。基督藉着許久以前說過的話，幫助她看見自己的光景。她花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想去糾正、教導別人神學規條，但她的教義從未導致一個人認識基督。

基督用驚人的事實刺透安妮的心，她開始哭泣。她的驕傲徹底粉碎了。她求基督用祂的愛充滿她，給她自由去愛祂。我很少看見一個嚴守規則教條的人，這麼奇妙地被轉變成如此可愛、親切的人。幾個月之後我又遇見她，當她向我介紹她所帶領信主的朋友時，臉上所煥發的光采是我永難忘記的。

確定的記號

我們與基督重投情網，有一個萬無一失的記號，就是我們會感覺對別人有一種新鮮的、自然流露的愛。關心人，不再只是責任。基督的愛和我們的喜樂滿溢而出，直湧向別人。我們能給周圍的人最好的禮物，就是每天被祂的愛所更新、激動。

麥時松的詩句「愛歌」，不只是安慰，也是挑戰。基督不會讓我們長久陷在自滿自足、次要的代替品中。祂關心屬祂的人，祂要藉着我們將祂的愛延伸出去。

這一位耶穌繼續要作的事，就是讓我們面對自己受次要之事引誘的證據。拿撒勒人耶穌當日所作的，今日祂也要以生命之主的身分，毫不放鬆地成就在我們身上。

我們所討論過的每一句甚難之言，其實中心主題都相同，就是呼召我們重拾最初的愛。這一位耶穌竭盡一切努力，要警告、震撼，甚至攪動我們，直到我們把祂放在生命的首位，並且和岑親道夫 (Count Zinzendorf) 一樣說：「我所愛慕的只有一位，就是祂！就是祂！」

《再認識耶穌》，藉着剖析耶穌所講的「甚難」之言，本書要帶領讀者對耶穌有更深入、更完整的認識。不同於一般人對祂的印象，以為祂只是一個滿有慈悲憐憫、滿有愛心恩惠的人，新約中的耶穌除了良善溫柔以外，祂更是一個敢於對人提出嚴峻挑戰的主。福音書中和啓示錄中祂的「甚難」之言，正可激發讀者再認識這位耶穌。

